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周作人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355B

# 序

周作人先生別號苦雨齋主，筆名智堂。浙江紹興府人，現年五十二歲，爲現代中國散文家。周樹人（即當代中國文壇巨子魯迅，業已逝世）乃爲其兄長，其弟周建人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謂一門三傑，均爲現代中國文學家。

氏會在南京水師學堂畢業，繼後又往日本留學，故對於日本文學亦頗有心得。回國後歷任北平各大學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等文學教授。

氏除教學外，課餘之閒，即努力從事文學研究和著作。對於文學造詣極深。歷來著作甚富，其中尤以散文居多。其作文態度係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現社會不滿，筆調常帶諷刺，富有幽默趣味。而其作文的特色，妙在清淡，別有風味，讀之如啖橄欖，清芬可口，使人讀時不忍釋手，讀後又不易遺忘。

本書原定編選標準，從其歷年來所有全部散文中選出最佳傑作若干篇，以十五萬字爲限度。現因編者爲顧到讀者利益計，決將原定標準改變。現今所定的選擇標準，對於時隔久遠

的舊作，一律割愛（不選），完全從最近的新作品中精選出來。氏在近二年來產生佳作特多；故本書亦儘多採選，字數超出原定數一倍以上。

本書是選集周氏最近傑作的清筆而成，也就是周氏的最新的代表作，無疑地更非常值得寶貴的。

民國廿六年三月五日 編者

# 周作人代表作選目錄

關於魯迅	一
關於魯迅之二	二
論罵人文章	三
談鬼論	二七
談油炸鬼	三七
談養鳥	四〇
談詩文	四四
談雅片	四九
談策論	五六
螟蛉與螢火	六〇
家之上下四旁	六七

結緣豆·····	七七
讀書隨筆·····	八一
科學小品·····	八八
懷東京·····	九三
懷東京之一·····	一〇六
日本管窺之二·····	一一三
北平的春天·····	一二六
北平的好壞·····	一二九
買墨小記·····	一三六
自己的文章·····	一四〇
舊日記抄·····	一四四
梅花草堂筆談等·····	一五八
毛氏說詩·····	一六四

關於紙	一六九
關於家訓	一七三
關於試帖	一七七
關於尺牘	一八四
王湘客書牘	一九四
本色	二〇一
燕京歲時記	二〇五
老年	二一〇
三部鄉土詩	二一四
古音系研究序	二一九
瓜豆集題記	二三三
說閒情	二二七
入廁讀書	二三三

奴俗與真率·····	一三七
遊山日記·····	一四三
談桐城派與隨園·····	一四八
陶筠厂論竟陵派·····	一五六
逸語與論語·····	一六四
宋人的文章思想·····	一七〇
中國的滑稽文學·····	一七五
文人之行·····	一八二
關於焚書坑儒·····	一八七
關於雷公·····	一九〇
明末的兵與虜·····	一九九
記海錯·····	三〇五
寶存·····	三一



食味雜詠	三二六
談變態性及賣淫制度	三三二
急進的妓女	三三〇
女子的去路	三三八

# 周作人代表作選

## 關於魯迅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正傳與任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即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傅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賬」至今我還是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就

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爲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爲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裡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爲命名曰張，或以爲與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爲名，蓋非也。書名定爲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羣從譜名爲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爲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爲

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爲拉稿，豫才爲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侯，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爲兩部，甲爲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爲創作。今略舉於下：

### 甲 部

-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
- 二，謝承後漢書（未刊）。
- 三，古小說鉤沈（未刊）。
- 四，小說舊聞鈔。
- 五，唐宋傳奇集。
- 六，中國小說史。
- 七，嵇康集（未刊）。
- 八，嶽表錄異（未刊）。
- 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 乙 部

- 一，小說：吶喊，彷徨。
- 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爲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

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敬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

不會自己學了書。此外陳湜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里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朝演義，綠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西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游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掇華」吧，當時很是珍重就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拚攏坌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鏡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

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憂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梗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蕙花雜志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土馱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鹼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卽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曾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C. Lyell）的地學淺說（案卽是Principles of 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爲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



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穎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為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闕逢攝提格（民國三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茲時嘗見武威張樹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尙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里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

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騰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為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爲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爲古小說鈎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爲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爲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爲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爲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爲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卽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

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鈞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為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為「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質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閒談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惲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眾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為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為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

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所不能及者，卽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會）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會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

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里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選自宇宙風）

## 關於魯迅之二

我爲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託都一律謝絕了，因爲我覺得多寫有點近乎投機學時髦，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事實，並不是普通宦鄉要則裏的那些祝文祭文。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却也沒價值，因爲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蹟，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

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裏邊曾經提及，却沒有敘述。這也成爲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京爲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東京及仙臺爲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東京爲後期。這里我所要說的只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臺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嘗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二三十種罷。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還有一篇慕俄（Victor Hugo）的偵探談似的短篇

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同陳獨秀在國民日日新聞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爲我們的愛讀書，蒐來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卽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爲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校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爲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

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爲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麼。又有人（彷彿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有什麼用處？答云，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了，確實的人數裏有一位許季黻（壽裳），聽說還有袁文敷，但他往西洋去後就沒有通信。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會根據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雜誌的原稿紙却還有好些存在。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竭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擊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瀕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



豐益書社願意重印，豫才又加了一篇新序（此文係署我的名字，但實豫才所作，故苦雨齋序跋文中未曾收入。）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里：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却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裡可以附註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畫甚為贊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勳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卽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Leonid Andrejev）作一篇，伽爾洵（V. Garshin）作一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Ben Tobit），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介紹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覓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介紹

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弗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Aus Fremden Zungen (記不清楚是否如此) 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藹單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

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M. Ler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 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V. Korolenko），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N. 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二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歷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Pä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受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加利則有詩人裴象飛（Petőfi Sandor），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裴象飛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象飛為之繼，甚致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

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王羲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趣。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沈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則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裏多年沒有拏出來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徽，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 Konde），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至

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財力不繼而散。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徽，錢均甫（家治），朱邊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怕印刷爲難，始將這些古字再改爲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却並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只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厭，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篆字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爲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會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

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低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云「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里也只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爲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者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

（選自宇宙風）

## 論罵人文章

罵人的文章可以分作兩大類，正如晉惠帝所問的蝦蟆叫，一是爲官的，一是爲私的。爲私的一類裏又可以說有兩個分派，甲是消極的，曰報復的罵，乙是積極的，曰進取的罵，是也。本來還有一種回罵、即抵抗的罵，不過我沒有把他放進去，因爲這裏所謂罵人必須是主動的，若被動的便不能算。報復的罵雖說是消極，却還不是被動，蓋其被欺侮是一件事，被欺侮了沒有辦法却另用罵的方法來求滿足又是別一件事，正如阿Q被人打了一頓，姑且說打我的是王八旦，這口氣也就平了。中國有一位名人說過，只看報上登出一大篇冤單，便可以知道這人一定是喫了虧，（却並不一定是他理直或是人好，）再沒有力量掙扎了，這樣哭罵一陣，就此沈靜下去。這樣的報復實在是很可憐的，要說是報復還不及流氓的通小刀子爲能實踐，可是我們要知道天下不少外強中乾的人，忍氣呢覺得不甘心，去拚又有點怕，結果只



有這樣做，彷彿像佛典上所戒的非法出精，不足為訓却又未始不是也難怪的事也。進取的罵似乎比較的難懂，因為這個名詞是我所新造的，雖然這件事並非新起頭，而且流行得也很廣遠，比起報復的罵來恐怕還要多上幾倍也未可知。這種罵法有人稱作爬梯子，或曰借頭。其辦法甚是簡單，只要挑選社會上稍有聲名的一二人，狗血噴頭的痛罵一番，罵得對不對完全不成問題，只要使人家知道某人這樣的被我所罵了就好。假如某人身高五尺，我既然站在他的頭頂上，那麼自然應該更高，至少也總是在五尺以上了。某人不理本也無妨，若是他回說了一句話，那更證明了我罵的有力量，總之都是於自己有利的。所以這種罵法行得很普遍，因為利多害少，青年人想鑽上文壇或思想界去最容易採用，只消找一個人做梯子，幾步爬上他的頭去，人家看去（或者自己覺得）確是站得很高了，雖然也不免有缺點，這樣的做法與冒認闊人是自己的爹根本上很相像，只是軟硬不同，實在也是有點可憐的。還有一層，找人要找得好，必須找著在文壇或思想界上身材高的才行，矮子已經要不得了，萬一不小心扯到一個水平線下的，他的頭就是同地面一樣平的，如今却想站在他的頭上去出風頭，不但毫無效果，而且還白費氣力，這真成了偷鷄弗着折把米了。進取的罵人家雖然大抵都是很聰明

的，但是這種失敗也很難免，可見江湖訣之還不是萬全也。

爲官的罵人說起來恐怕是最有意思，也是最有意義的事吧。官罵本是古已有之，如歷來的傳旨申飭卽是，不過零碎的例引用很麻煩，我們只舉出別的一件大案，卽清雍正四年欽定的那冊名教罪人。（此書已由故宮博物院鉛印的出版，每冊定價五角。）據上論說，錢名世獲罪名教，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卽正典刑，褫職遞歸，且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懸其門，復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爲歌詩，以刺其惡。這一冊裏所收自大學士以至筆帖式，凡二百八十五人，都是由科舉出身者，各恭做賦得名教罪人的打油詩一首，真是洋洋大觀，可以爲後世這派文學的模範的。第一名協理大學士事尙書徐元夢七律第二聯云，含毫不復知羞惡，索句應全失本心，倒正好拏來當作這書的題詞用。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五名（名次是照着官的大小排列的）禮部右侍郎查嗣庭，他在這裏也跟着以喝胡罵，但是過了幾年他自己却又成了大逆，這回乾隆似乎不喜歡再寫扁徵詩，所以只同普通文字獄的那樣辦了。名教罪人所以成爲空前絕後的官罵總集，是研究罵人文章的學者所不可不看的。卽是後來皇帝消滅，文字獄漸爲世人所不滿意，而講道統爭正宗的脾氣乃是民之秉彝，統制

思想之舉在老頭兒與其兒子還是同樣的愛好，於是官罵事業照舊經營下去，不過如智士所云「已易主」耳。鄙人記性不佳，文獻匱乏，愧未能詳徵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說來，這個運動大約是始於成仿吾的詩壇之防禦戰，這名稱上顯然露出斷然的處置之神氣，不過多少提高了挨罵者的資格，彷彿是被承認作交戰團體了。隨後又聽見「勦」的口號，勦的對面自然就還有「撫」，雖然這個名稱沒有顯明的聽說過。這樣，官罵便以一種新的姿態第二次出現於舞台上。未開幕以前當然有些籌備，這且不談，只看突然發動，四面總攻，其攻擊不擇手段，却有一定公式，這就可以認定是那個來了，雖然不能百戰百勝，總之這勢力是很強的。誰被指定挨這官罵的有禍了！他就得準備守，戰，或是降，勝總是休想。老實說，這只有兩條路，守或戰。戰之後即不能再守，末了還是降，與尋常之降不同者只在一是不戰而降，一是戰而降，即是撫耳。守即不理，即兵法上的堅壁清野，甯可讓他牽扯開去，無中生有的亂罵，不可回答以致多生糾纏，此最省事，只須持久。戰即是回罵。當回罵之初大約覺得很痛快的，自己喜得還有這樣力氣舞動大刀，而且一刀刀都劈中敵陣的要害，却不知已中了道兒，猶如遇見鬼打牆，拳打足踢，氣力用盡而牆終如故，結果只贖了一口氣倒在核心，

變成俘虜了事。也有硬明一點的，始終力戰不屈，罵不絕口，那麼這情形就有點不同，雖然殊途而未始不是同歸。相持不下，終究有個了局，如何了法其機密不能詳知，大抵看水滸傳可以知道一點，如及時雨之率衆推戴玉麒麟，歸根結蒂仍是一種撫法，又是一種降法，不過是極高妙的一種罷了。話說到這裏，這一段故事應該收場了，總之這類集團的官罵，古有臣工之罵，今有幫行之罵，都是很厲害的，單身獨客千萬注意，沾惹不得，而有志業罵者則以此爲最佳，可以過罵人之癮而得勇士之名焉。不佞對於斯道別無研究，唯道聽塗說，一知半解，姑述其大略，作論語之材料。他日如有國立研究院的學人根據人類學與歷史的知識大規模的研究中國罵學，五十年後得成專著，而以不佞此文爲嚮引，則光榮莫過於此矣。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平記。（選自論語）

## 談 論 鬼

三年前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有一聯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有些老實的朋友見之譁然，以爲此刻現在不去奉令喝道，却來談鬼的故事，豈非沒落之尤乎。這話

說的似乎也有幾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對。蓋詩原非招供，而做詩又是打油詩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單純的頭腦去求解釋。所謂鬼者焉知不是鬼話，所謂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講得過去，若一一如字直說，那麼真是一天十二小時站在十字街頭聽聊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臨十七帖，這種解釋難免爲姚首源所評爲癡叔矣。據東坡事類卷十三神鬼類引癸辛雜志序云：

「坡翁喜密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說者以爲東坡晚年厭聞時事，強人說鬼，以鬼自晦者也。東坡的這件故事很有意思，是否以鬼自晦，覺得也頗難說，但是我並無此意則是自己最爲清楚的。雖然打油詩的未必即是東坡之所說，雖然我亦未必如東坡之厭聞時事，但假如問是不是究竟喜歡聽人說鬼呢，那麼我答應說，是的。人家如要罵我應該從現在罵起，因爲我是明白的說出了，以前關於打油詩的話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詩句之故也。

話雖如此，其實我是，與鬼大有什麼情分的。遼陽劉青園著常談卷一中有一則云：

「鬼神奇蹟不止匹夫匹婦言之鑿鑿，士紳亦及之。唯余風塵斯世未能一見，殊不可解。」

或因才不足以爲惡，故無鬼物侵陵，德不足以爲善，亦無神靈呵護。平庸坦率，無所短長，眼界固宜如此。」金谿李登齋著常談叢錄卷六有「性不見鬼」一則云：

「予生平未嘗見鬼形，亦未嘗聞鬼聲，殆氣稟不近於陰耶。記少時僭族人某宿鵝塘楊甥家祠堂內，兩室相對，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鳴鳴不已，聲長而亮，甚可畏。予謂是夜行者戲作呼嘯耳，某曰，略不似人聲，烏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歡娛如是者，必鬼也。予終不信。越數日予甥楊集益秀才夫婦皆以暴病相繼歿，是某所聞者果爲世所傳勾攝之走無常耶。然予與同堂隔室宿，殊不聞也。郡城內廣壽寺前左有大宅，李玉漁庶子傳熊故居也，相傳其中多鬼，予嘗館寓於此，絕無所聞見。一日李拔生太學僭客來同宿東房，晨起言夜聞鬼叫如鴨，聲在壁後呀呷不已，客亦謂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聽之果有聲，擁被起坐，靜察之，非蟲非鳥，確是鬼鳴。然予亦與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聞，詢諸生徒六七十人，悉無聞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歲曾以訟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則後堂啼叫聲，或如人行步聲，器物門壁震響聲，無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幾難言狀。然予居此兩載，迄無聞見，且連年夏中俱病甚，恆不安寐，宵深每強出臥堂中炕座上，視廣庭月色將盡升簷際，乃復歸室，其

時旁無一人，亦竟毫無影響。諸小說家所稱鬼物雖同地同時而聞見各異者甚多，豈不有所以異者耶。若予之強頑，或鬼亦不欲與相接於耳目耶。不近陰之說尙未必其的然也。」李書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劉書記有道光十八年事，蓋時代相同，書名又均稱常談，其不見鬼的性格也相似，可謂巧合。予生也晚，晚於劉李二君總將一百年吧，而秉性愚拙，不能活見鬼，因得附驥尾而成鼎足，殊爲光榮之至。小時候讀聊齋等志異書，特別是夜談隨錄的影響最大，後來腦子裏永遠留下了一塊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滅論的，也沒有領教過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於我可以說是完全無緣的了。——聽說十王殿上有一塊匾，文曰，「你也來了！」這個我想是對那怙惡不悛的人說的。紀曉嵐著欒陽消夏錄卷四有一條云：

「邊隨園徵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蜷縮而已。」關徵草堂筆記多設詞嘲笑老儒或道學家，頗多快意，此亦其一例，唯因不喜程朱而並併惡無鬼論原是講不通，於不佞自更無關係，蓋不佞非老儒之比；卽是死後也總不會變鬼者也。

這樣說來，我之與鬼沒有什麼情分是很顯然的了，那麼大可乾脆分手了事。不過情分雖然沒有，興趣却是有的，所以不信鬼而仍無妨喜說鬼，我覺得這不是不合理的事。我對於鬼的故事有兩種立場不同的愛好。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關於第一點，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並不要十分新奇，結構也無須怎麼複雜，可是文章要寫得好，簡潔而有力。其內容本來並不以鬼爲限，自宇宙以至蒼蠅都可以，而鬼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其體裁是，我覺得志怪比傳奇爲佳，舉個例來說，與其取聊齋志異的長篇還不如閱微草堂筆記的小文，只可惜這裏也絕少可以中選的文章，因爲裏邊如有了世道人心的用意，在我便當作是值得紅勒帛的一個大瑕疵了。四十年前讀段柯古的西陽雜俎，心甚喜之，至今不變，段君誠不愧爲三十六之一，所寫散文多可讀。諾皋記卷中有一則云：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警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警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警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不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鏃形，乃火上沃醃，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警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



婦人復還大笑，警亦隨出。警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警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警至死不肯言其情狀。此外如舉人孟不疑，獨孤叔牙，盧侯景乙，宣平坊賣油人各條，亦均有意趣。蓋古人志怪卽以此爲目的，後人則以此爲手段，優劣之分卽見於此，雖文詞美富，敘述曲折，勉爲時世小說面目，亦無益也。其實宗旨信仰在古人似亦無礙於事，如佛經中不乏可喜的故事短文，近讀梁寶唱和尚所編經律異相五十卷，常作是想，後之作者氣度淺陋，便難追及，只緣面目可憎，以致語言亦復無味，不然單以文字論則此輩士大夫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第二所謂歷史的，再明瞭的說卽是民俗學上的興味。關於這一點我曾說及幾次，如在河水鬼，鬼的生成，說鬼諸文中，都講過一點兒。鬼的生長中云：

「我不信鬼，而喜歡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雖然，我不信人死爲鬼，却相信鬼後有人，我不懂什麼是二氣之良能，但鬼爲生人喜懼願望之投影則當不謬也。陶公千古曠達人，其歸園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神釋云，應盡便須盡，無復更多慮。在擬輓歌辭中則云。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陶公於生死豈尙有迷

戀，其如此說於文詞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覺推想死後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於自然者也。常人更執着於生存，對於自己及所親之翳然而滅，不能信亦不願信其滅也，故種種設想，以爲必繼續存在，其存在之狀況則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惡而稍稍殊異，無所作爲而自然流露，我們聽人說鬼實卽等於聽其談心矣。」（廿三年四月）這是因讀望杏樓志痛編補而寫的，故就所親立論，原始的鬼的思想之起原當然不全如此，蓋由於恐怖者多而情意爲少也。又在說鬼（廿四年十一月）中云：

「我們喜歡知道鬼的情狀與生活，從文獻從風俗上各方面去覓求，爲的可以了解一點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換句話說就是爲了鬼裏邊的人。反過來說，則人間的鬼怪伎倆也值得注意，爲的可以認識人裏邊的鬼吧。我的打油詩云，街頭終日聽談鬼，大爲志士所訶，我卻總是不管，覺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捨不得不談，不過詩中所談的是那一種，現在且不必說。至於上邊所講的顯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屬於民俗學的範圍，不是講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決心去作死後的生活的研究，實是學術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稱贊的。英國弗來則博士（J. G. Frazer）有一部大書專述各民族對於死者之恐怖，現在如只以中國爲限，却將

鬼的生活詳細地寫出，雖然是極浩繁困難的工作，值得當博士學位的論文，但亦極有趣味與實益，蓋此等處反可以見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還要可憑信也。」照這樣去看，那麼凡一切關於鬼的無不是好資料，卽上邊被罵爲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那些亦都在內，別無好處可取，而說者的心思畢露，所謂如見其肺肝然也。此事當然需要專門的整理，我們外行人隨喜涉獵，略就小事項少材料加以參證，稍見異同，亦是有趣的事。如眼能見鬼者所說，俞少軒的高辛硯齋雜著第五則云：

「黃鐵如者名楷，能文，善視鬼，並知鬼事。據云，每至人家，見其鬼香灰色則平安無事，如有將落之家，則鬼多滲黃色。又云，鬼長不過二尺餘，如鬼能修善則日長，可與人等，或爲淫厲，漸短漸滅，至有僅存一眼旋轉地上者。亦奇矣。」王小毅的重論文齋筆錄卷二中有數則云：

「曾記族樸存兄淳言，（兄眼能見鬼，凡黑夜往來俱不用燈。）凡鬼皆依附牆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牆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

「兄又言，鬼最畏風，遇風則牢握草木蹲伏不敢動。」

「兄又云，左傳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說確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則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視之如烟雲消滅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見人則躍入水中，水有聲而不散，故無圍暈。」紀曉嵐的灤陽銷夏錄卷二云：

「揚州羅兩峯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沈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爲害。其僮僕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牆陰，午後陰盛則四散游行，可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爲害。又曰，鬼所聚集恆在烟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希。喜圍繞廚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莫明其故，或取入跡罕到耶。」羅兩峯是袁子才的門人，想隨園著作中必有說及其能見鬼事，今不及翻檢，但就上文所引也可見一斑了。其所說有異同處最是好玩，蓋說者大抵是讀書人，所依據的與其說是所見無甯是其所信，這就是一種理。因爲鬼總是陰氣，所以甲派如王樸存說鬼每遇牆壁必如蚓却行而後能入，蓋以其爲陰，而乙派如羅兩峯則云鬼可穿壁而過，殆以其爲氣也。其相同之點轉覺無甚意思，殆因說理一致，或出於因襲，亦未可知。如紀曉嵐的如是我聞卷三

記柯禹峯畫鬼事，有云：

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窗，見黑烟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丈餘，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鬢儼然，昂首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又槐西雜誌卷四記一奴子婦爲狐所媚，每來必換一形，歲餘無一重複者，末云：

「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卽逝。小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鬢，婦所見則黯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此兩節與常談叢錄所說李拔生夜聞鬼叫如鴨，又鬼物同時同地而聞見各異語均相合，則恐是雷同，當是說鬼的傳統之一點滴，但在研究者却殊有價值耳。羅兩峯所畫鬼趣圖很有名，近年有止書局有複印本，得以一見，乃所見不逮所聞遠甚。圖才八幅，而名人題詠有八十通，可謂巨觀，其實圖也不過是普通的文人畫罷了，較玉曆鈔傅稍少匠氣，其鬼味與諧趣蓋猶不及吾鄉的文戲與目連戲，倘說此是目擊者的描寫，則鬼世界之繁華不及人間多多矣。——這回論語社發刊鬼的故事專號，不遠千里徵文及於不佞，重違尊命，勉寫小文，略述談鬼的淺見，重讀一過，缺乏鬼味諧趣，比羅君尤甚，既無補於鬼學，亦不足以充鬼話，而猶妄評昔賢，豈不將爲九泉之下所抵

掌大笑耶。廿五年六月十一日，於北京之智堂。選（自論語）

## 談油炸鬼

劉廷璣著在園雜志卷一有一條云：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驛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鳩，錫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草棚下挂油燂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股如粗繩，長五六寸，於熱油中燂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燂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為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一在園的意思我們可以了解，但說黃河以北才有油燂鬼却並不是事實。江南到處都有，紹興在東南海濱，市中無不有麻花攤，叫賣麻花燒餅者不絕於道。范寅著越諺卷中飲食門云：

「麻花，即油燂檜，迄今代遠，恨磨業者省工無頭臉，名此。」案此言係油燂秦會之，

殆是望文生義，至同一癸音而曰鬼曰檜，則由南北語異，紹興讀鬼若舉不若癸也。中國近世有饅頭，其緣起說亦怪異，與油煤鬼相類，但此只是傳說罷了。朝鮮權甯世編支那四聲字典，第一七五 Kuo 字項下註云：

「餛 (Kuo)，正音。油餛子，小麥粉和雞蛋，油煎拉長的點心。油炸餛，同上。但此一語北京人悉讀作 Kuei 音，正音則唯鄉下人用之。」此說甚通，鬼檜二讀蓋卽由餛轉出。明王思任著讀菴文飯小品卷三游滿井記中云：

「讀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斂，好栗子。」所云果子卽油餛子，並不是頻婆林禽之流，謔菴於此多用土話，邀訶亦卽詼喝，作平聲讀也。

鄉間製麻花不曰店而曰攤，蓋大抵簡陋，只兩高橈架木板，於其上和麵搓條，傍一爐可烙燒餅，一油鍋炸麻花，徒弟用長竹篾翻弄，擇其黃熟者夾置鐵絲籠中，有客來買時便用竹絲穿了打結遞給他。做麻花的手執一小木棍，用以攤趕濕麵，却時時空敲木板，的答有聲調，此爲熱麻花的一種特色，可以代呼聲，告訴人家正在開淘有火熱麻花吃也。麻花攤在早晨也兼賣粥，米粒少而十厚，或謂其加小粉，亦未知真假，平常粥價一碗三文，麻花一版二

文，客取麻花折斷放碗內，令盛粥其上，如板橋家書所說，「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代價一共只要五文錢，名曰麻花粥。又有花十二文買一包蒸羊，用鮮荷葉包了拏來放在熱粥底下，略加鹽花，別有風味，名曰羊肉粥，然而價增兩倍，已不是尋常百姓的吃法了。

麻花攤兼做燒餅，貼爐烤之，俗稱洞裏火燒。小時候會見一種似麻花單股而細，名曰油龍，又以小塊麵油炸，任其自成奇形，名曰油老鼠，皆小兒食品，價各一文，辛亥年同鄉使都已不見了。麵條交錯作「八結」形者曰巧果，二條纏圓木上如藤蔓，炸熟木自脫去，名曰倭纏。其最簡單者兩股稍粗，互扭如繩，長約寸許，一文一個，名曰油饊子。以上各物越諺皆失載，蘇伯龍著南通方言疏證卷四釋小食中有饊子一項，註云：

「州志方言，饊子，油煤環餅也。」又引丹鉛總錄等云寒具今日饊子。寒具是什麼東西，我從前不大清楚，據庶物異名疏云：

「林洪清供云，寒具捻頭也，以糯米和麵麻油煎成，以糖食。據此乃油膩粘膠之物，故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污桓玄之書畫者。」看這情形豈非是蜜供一類的物事乎？劉禹錫寒具詩



乃云：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詩並不佳，取其頗能描寫出寒具的模樣，大抵形如北京西域齋製的奶油鐺子，却用油煎一下罷了。至於和靖後人說外面搽糖的或係另一做法，若是那麼粘膠的東西，劉君恐亦未必如此說也。和名類聚抄引古字書云，「纒餅，形如葛藤者也」，則與倭纏頗相像，巧果油鐺子又與「結果」及「捻頭」近似，蓋此皆寒具之一，名字因形而異，前詩所咏只是似環的那一種耳。麻花攤所製各物殆多係寒具之遺，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為到處皆有的緣故，不見得會令人引起鄉思，我只感慨為什麼為著述家所捨棄，那樣地不見經傳。劉在園范嘯風二君之記及油炸鬼真可以說是豪傑之士，我還想費些功夫翻閱近代筆記，看看有沒有別的記錄，只怕大家太熱心於載道，無暇做這「玩物喪志」的勾當也。（選自宇宙風）

## 談 養 鳥

李笠翁著閑情偶寄頤養部行樂第一，「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下有看花聽鳥一款云：

「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產嬌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語，復生羣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妝，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爲蠢然一物，常有奇花過目而莫之睹，鳴禽闖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買之侍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竊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卽驚，聞歌輒喜，爲其貌似花而聲似鳥也。噫，貴似賤眞，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妍之日，飛鳴鬥巧之時，必致謝洪鈞，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姬之佞佛者，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唯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又鄭板橋著十六通家書中，「維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末有「書後又一紙」云：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爲鳥國鳥家，將日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聽一片啾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頰面嗽口啜茗，見其揚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囿，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大快，比之盆魚籠鳥，

其鉅細仁忍何如也。」李鄭二君都是清代前半的明達人，很有獨得的見解，此文也寫得好，笠翁多用對句八股調，文未免甜熟，却頗能暢達，又間出新意奇語，人不能及，板橋則更有才氣，有時由透徹而近於誇張，但在這裏二人所說關於養鳥的話總之都是不錯的。近來看到一冊筆記鈔本，是乾隆時人秦書田所著的曝背餘談，卷上也有一則云：

「盆花池魚籠鳥，君子觀之不樂，以囚鎖之象寓目也。然三者不可概論。鳥之性情唯在林木，樊籠之與林木有天淵之隔，其爲狂狷固無疑矣，至花之生也以土，魚之養也以水，江湖之水水也，池中之水亦水也，園囿之土土也，盆中之土亦土也，不過如人生同此居第少有廣狹之殊耳，似不應大拂其性。去籠鳥而存池魚盆花，願與體物之君子細商之。」三人中實在要算這篇說得頂好了，樸實而合於情理，可以說的是儒家的一種好境界，我所佩服的梵網戒疏裏賢首所說「鳥身自爲主」乃是佛教的，其徹底不徹底處正各有他的特色，未可輕易加以高下。抄本在此條下却有硃批云：

「此條格物尙未切到，盆水養魚，不繁易淪，亦大拂其性。且玩物喪志，君子不必待商也。」下署名曰於文叔。查餘談又有論種菊一則云：

「李笠翁論花，於蓮菊微有軒輊，以藝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謂凡花皆可藉以人力，而菊之一擲止宜任其天然。蓋菊，花之隱逸者也，隱逸之倍正以蕭疏清澹爲真，若以肥大爲美，則是李勣之擇將，非左思之招隱矣，豈非失菊之性也乎。東籬主人，殆難屬其人哉，殆難屬其人哉。」其下有於文叔的硃批云：

「李笠翁金聖歎何足稱引，以昔人代之可也。」於君不贊成盆魚不爲無見，唯其他思想頗謬，一筆抹殺笠翁聖歎，完全露出正統派的面目，至於隨手抓住一句玩物喪志的咒語便來胡亂嚇唬人，尤爲不成氣候，他的態度與餘談的作者正立於相反的地位，無怪其總是格格不入也。秦書田並不聞名，其意見却多很高明，論菊花不附和笠翁固佳，論魚鳥我也都同意。十五年前我在西山養病時寫過幾篇山中雜信，第四信中有一節云：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爲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爲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爲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爲妾——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的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淵源。如要吃肉，便吃罷了。（其實飛鳥的肉於養生上也並非必要。）如要賞玩，在他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

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裏，擎着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鑑，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十年七月十四日信。）那時候的確還年青一點，所以說的稍有火氣，比起上邊所引的諸公來實在慚愧差得太遠，但是根本上的態度總還是相近的。我不反對「玩物」，只要不大違反情理。至於「喪志」的問題我現在不想談，因為我乾脆不懂得這兩個字是怎麼講，須得先來確定他的界說才行，而我此刻却又沒有工夫去查十三經注疏也。

廿五年十月十一日。（選自談風）

## 談 詩 文

宇宙風新年號「二十四年愛讀書」中有王肯堂的筆墨一種，係葉遐菴先生所舉，原附有說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雖很有長處，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誕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實通通弄錯，王肯堂這一部書，不但見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數醫工等等都由實地研究而發生很新穎堅確的論斷，且其態度極為忠實。王肯堂生當明末，好與利瑪竇等交游，故他的治學方法大有科學家

的意味。這是同徐光啓李之藻金聲等都是應該推爲先覺的，所以我亦很歡喜看這部書。」

我從前只知道王肯堂是醫生，對於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這回經了遐菴先生的介紹，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來看。原書有萬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圖書館用鉛字排印，四卷兩冊實價三元，只是粉連還不是機製的，尙覺可喜。筆麈的著者的確博學多識，我就只怕這有許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醫，我雖然略略喜歡涉獵醫藥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國舊醫的醫理，我知道一點古希臘的醫術情形，這多少與漢醫相似，但那個早已蛻化出去，如復育之成爲「知了」了。第二是數，曆，六壬，奇門，陽宅等，皆所未詳。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會論清初傅馮二君云：

「青王爲明遺老中之鐸鐸者，通二氏之學，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鈍吟雖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論史及論政事文章的意見，故有時亦頗有見解，能說話。」我們上溯王陽明李卓吾袁中郎鍾伯敬金聖歎，下及蔣子瀟俞理初龔定菴，覺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談佛原來不是壞事，不過正經地去說教理禪機便非外行的讀者所能領解，雖然略略點綴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順觸食說東坡的「飲酒但飲濕」，又引耳以聲爲食說赤壁賦末「所共食」的

意思，在筆記中均是佳作。歸根結蒂，筆墨裏我所覺得有興趣的實在就只是這一部分，即說名物談詩文發意見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長之所在，因為在普通隨筆中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見解，與一般隨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錄之機會也。卷四有兩則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爲文字縛，伸紙濡毫，何異桎梏。得趣者哀憤佻條皆於文字中銷之，而况志滿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錄錄孫武子行軍篇，甚訝其不倫，後綴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以爲記之也字章法出於此也。何意眉公棄儒冠二十年，尙脫頭巾氣不盡。古人弄筆，偶爾興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豈關仿效。王右軍筆陣圖帖謂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吾以爲必非右軍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則是死字，豈能造神妙耶。世傳右軍醉後以退殘筆寫蘭亭敘，且起更寫皆不如，故盡廢之，獨存初本。雖未必實，然的有此理。吁，此可爲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書傭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學究下初級對學生也。此言很簡單而得要領，於此可見王君對於文學亦是大有見識。其

後又有云：

「四月四日燈下獨坐，偶閱袁中郎錦帆集，其論詩云，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讀未終篇不覺擊節白曰，快哉論也，此論出而世之稱詩者皆當頰面咋舌退矣。」案此論卷見四與丘長孺書中，與小修詩序所說大旨相同，主意在於各抒性靈，實即可爲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說也。不過這趣與性靈的說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誤解，不，這或者與解不甚相關，還不如說這容易得人家贊成附和或是「叢詞攢罵」。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卷十六袁宏道條下云：

「傳有言，琴瑟旣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



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日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沈疴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是何異棄蘇合之香取蝓蟻之轉耶。」這里他很贊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與丘長孺書中的話。卷十七鍾惺條下又云：

「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龍漦鷄禍也，惟詩有然。萬曆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旣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詩亡而國亦隨之，可謂妙語，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罵，有纏夾二先生之風，至於先後說話不一致還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憤憤？豈非由於性靈云云易觸喜怒耶。李越縵稱其成見未融，似猶存厚道，中國文人本無是非，翻覆褒貶隨其所欲，反正不患無辭，朱不過其一耳。後來袁子才提倡性靈，大遭訶罵，反對派的成績如何，大家也記不起來了。性靈被罵於今已是三次，這雖然與不佞無關，不過因爲見

聞多故而記憶真，蓋在今日此已成爲史料觸機中物，有志作時文者無不取用，殆猶從前做策論之罵管仲焉。在一切都講正宗道統的時候，汨沒性靈當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說，殆是氣運使然。我又相信文藝感衰於世道升降了無關係，所以漠然視之。但就個人的意見來說，則我當然贊成王君的話，覺得一個人應該伸紙濡毫要寫就寫，不要寫就不寫，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寫聖經耳。（選自宇宙風）

## 談 雅 片

查舊日記第二冊，在戊戌（一八九八）十二月十三日下有一項記事云：

「至新試前，購思痛記二卷，江甯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小池於咸豐庚申被擄，在長毛中凡三十二月，此書卽記其事，根據耳聞目覩，甚可憑信，讀之令人驚駭，此世間難得的鮮血之書也。我讀了這書大約印象甚深，至民國十九年八月拿出來看，在卷頭題字數行云：「中國民族似有嗜殺性，近三百年中張李洪楊以至義和拳諸事卽其明徵，書冊所紀錄百不及一二，至今讀之猶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記，益深此感。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乎。」

李小池後來做了外交官，到過西洋，著有遊記等書，我未得見。孫彥清寄龕丙志卷四云：

「近聞李小池圭游覽隨筆，載強水棉花，云以強水煉成，有乾濕兩種，乾者得火即發，濕者置火中可以一刻不燃，以電線發之，方三寸，厚寸許，重不過二兩者，百步外能震巨石成齏粉。」所記蓋是棉花火藥歟。又所著有鴉片冊略，近日在北平市上獲得一部，其價却比思痛記要高了三十倍了。書凡兩卷，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刻，後於思痛記十五年，板式却是一樣，很覺得可喜。卷首說明著書的宗旨云：

「鴉片爲中國漏卮，爲百姓鴆毒，固盡人知之，而其於郡縣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張之互用，與夫英人以售鴉片而興戎戈撫，又以惡鴉片而設會勸禁，三百年來之事，則未必盡人知之。用就見聞所及，或採自他書，或錄諸郵報，薈萃成此，附以外國往來文牘，曰鴉片事略。」由此可知這是鴉片文獻的重要資料，北平圖書館之有翻印本也可以作證，我所留意的却不全在此，只是想看看中國人對於鴉片的態度，其次，稍找民俗的資料而已。這種材料在

道光十八年湖廣總督林則徐奏中找得一點，乃是關於烟具的：

「查吸烟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烟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烟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烟油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唯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又云：

「如烟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烟袋舖所製，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又聞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漆而飭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烟斗自廣東製者以洋磁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寶。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金銀，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在秦摺中本來不易詳敘，却也已寫得不少，很是難得，所云甘蔗槍在小時候曾經看見過，烟斗與烟籤子也有種種花樣，這倒都是中國的自己創造。鴉片事略卷上記罌粟花云：

「產土耳其波斯多白花白子，產印度者兩種，一亦白花白子，一紅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馬拉山俱紅花。法國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頗好之，英人亦用其漿爲藥材。印人則取乾塊爲餅，嚼食款客，南洋諸島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

末蘇門答臘人變生食爲吸食，其法先取漿蒸熟，濾去渣滓復煮，和烟草末爲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又云：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鴉片列入藥材，每斤徵稅銀三分。其時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鑲竹爲管，就燈吸食其烟，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烟。」我會聽說鴉片烟的那種吸食法是中國所發明，現在已得到文獻的證明了，烟具的美術工藝雖然是在附屬的地位，但是其成績却亦大有可觀也。

中國人對於鴉片烟的態度是怎樣呢？人民似乎是非喫不可，官廳則時而不許喫時而許喫，卽所謂禁令張弛之互用也。雍正中的辦法是：

「興販鴉片烟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烟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擬絞監候。」吸食者沒有關係。嘉慶中改正如下：

「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道光中議嚴禁，十九年五月定有章程二十九條，中云：

「一開設烟館首犯擬絞立決。」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  
「一製賣鴉片烟具者照造賣賭具例分別治罪。」三年後江甯條約簽字，香港割讓，五口通商，烟禁復弛，至於戊戌。事略卷末論禁烟之前途云：

「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風會所至，非人力能強，必有禁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罌粟而植茶始。中國土烟既收稅釐，是禁種罌粟之令大弛，民間種植必因之漸廣，或至盡易茶而植罌粟，數十年後中國或無植茶地，印度則廣植之，中國無茶以運外洋，印度亦無鴉片以至中國，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間嗜食者亦必猶淡巴菰之人人習爲固常，則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這一篇文章我讀了好幾遍，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似諷刺，似慨歎，總之含有不少的幽默味，而亦很合於事實，又不可不謂有先見之明也。現今鴉片已不稱洋藥而曰土藥，在店吸食則云試藥，早已與淡巴菰同成爲國貨矣，中國自種罌粟而印度亦自有茶，正如所言，然則鴉片烟之在中國恐當以此刻現在爲理想的止境歟。

一八七五年倫敦勸禁鴉片會稟請議院設法漸令印度減植罌粟，議院以四端批覆，其首二條云：

「鴉片爲東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華人自甘吸食，與英何尤，二也。」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言請弛鴉片之禁，中有云：

「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這些話都似乎說得有點偏宕，實在却似能說出真情，至少在我個人看去是如此。去年四月裏寫了一篇關於命運，末後有一節話是談這個問題的，我說：

「第一，中國人大約特別有一種麻醉享受性，卽俗云嗜好。第二，中國人富的閑得無聊，窮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勸酬，有販賣之便利，以麻醉玩耍。衛生不良，多生病痛，醫藥不備，無法治療，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癮，法寬則蔓延，法嚴則駢誅矣。此事爲外國或別的殖民地所無，正以此種癖性與環境亦非別處所有耳。我說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難免，但非全無根據，如古來的念咒畫符讀經惜字唱皮黃做八股叫口號貼標語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畫，或以聲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藥劑則是他力麻醉耳。」我寫此文時大受性急朋友的罵，可是仔細考察亦仍無以易吾說，即使我爲息事甯人計，刪除口號標語二項，其關於鴉片的說法還是可以存在也。至於許君所說，不佞亦有相同

的意見，不過以前只與友人談談而已，不會發表過。但是，這裏也有不同的地方。許君只說烟民都是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所以大可任其糊裏糊塗的麻醉到死，社會的事由不喫鴉片的人去做，只消多分擔一點子也就可以過去了。若照我的看法，麻醉的範圍推廣了，准烟民的數目未免太多，簡直就沒有辦法。對於真烟民向來一直沒有法子，何況又加上准烟民乎，我想大約也只好任其過癮。寫到這裏乃知李小池真有見識，我讀其思痛記將四十年猶不會忘，今讀鴉片事略，其將使我再記憶他四十年乎。

廿五年四月九日，北平。

## 附記

上文寫了不久就在實報上看見王柱宇先生的兩篇文章，都很有價值。十一日的一篇是談烟具的，有許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十日的文章題爲土藥店一瞥，記北平櫻桃斜街的鴉片烟店情形，更是貴重的資料。今抄錄一部分於下：

「我向櫃上說了聲，掌櫃辛苦。他說，你買什麼？我說，借問一聲，我買烟買土，沒有登記的執照，可以嗎？他說，有錢就賣貨，不要執照，因為從我們這裏買去的烟或是土，紙包上都貼有官發的印花，印花上邊印著一條蛇一隻虎，紙的四角印有毒蛇猛



虎四字，這種意思便表示是官貨，不是私售。」後來掌櫃的又說，「你如果願意在這裏抽，裏邊有房間，每份起碼兩角。」此即報上所記的「試藥」，吾鄉俗語謂之開烟盤者是也。王先生記其情景云：

「樓上樓下約莫有五六間房，和旋館相彷彿。我在各房看了一遍，每房之中有兩炕的，有三炕的。一炕之上擺著兩個枕頭，每個枕頭算是一號買賣。這種情形又和澡堂裏的雅座一樣。不過，枕頭雖白，臥單却是藍色的。」我真要感謝作者告訴我們許多事情，特別使我不能忘記的是那毒蛇猛虎的印花，很想得他一張來，這恐怕非花二元四角去買一兩綏遠貨不可吧。代價是值得的，只是這一兩土無法處置，所以有點爲難。

四月十二日又記（選自宇宙風）

## 談 策 論

自從吳稚暉先生提出土八股洋八股的名稱以來，大家一直沿用，不會發生過疑問，因爲這兩種東西確實存在，現在給他分類正名，覺得更是明瞭了。但是我有時不免心裏納悶，這

兩個名稱雖好，究竟還是諱名，他們的真姓名該是什麼。土八股我知道卽是經義，以做成散文賦似的八對股得名，可是洋八股呢，這在中國舊名詞裏叫做什麼的呢？無意之中，忽然想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洋八股的本名就只是策論。頂好的證據是，前清從前考試取士用八股文，後來維新了要講洋務的時候改用策論，二者同是制藝或功令文，而有新舊之別，亦卽是土洋之異矣。不過這個證據還是隨後想到的，最初使我得到這新發見的是別人的偶然一句閑話。我翻閱馮班的鈍吟雜續，卷一家戒上有一則，其上半云：

「土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何義門評註云，「此亦名言。」此其所以爲名言據我想是在於教人切勿作論。做策論的弊病我也從這裏悟出來，這才了解了與現代洋八股的關係。同是功令文，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論則使人謬妄，其一重在模擬服從，其一則重在胡說亂道也。專做八股文的結果只學會按譜填詞，應拍起舞，裏邊全沒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說亂道者仍靠兼做策論之力也。八股文

的題目只出在經書裏，重要的實在還只是四書，策論範圍便很大了，歷史政治倫理哲學玄學是一類，經濟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類，一個人那裏能夠知道得這許多，於是只好以不知爲知，後來也就居然自以爲知，胡說亂道之後繼以誤國殃民，那些對空策的把「可得而言」改做「可得而言也」去繳卷，還只庸腐而已，比較起來無妨從輕發落。鈍吟上邊所說單是史論一種，弊病已經很大，或者這本來是策論中頂重要的一種也未可知。我們小時候學做管仲論漢高祖論，專門練習舞文弄墨的勾當，對於古代的事情胡亂說慣了，對於現在的事情也那麼地說，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處並不在他的無聊瞎說。乃是在於這會變成公論。

朱子語類中有云：

「秀才好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闕闕地闕過了又只休，凡事皆然。」又云：

「真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卻口中說得，筆下寫得，足以動人聽聞，多至敗事。」可見宋朝已是如此，但是時代遠了，且按下不表，還是來引近時的例吧。「蘆涇遁士」元是清季浙西名士，今尚健在，於光緒甲午乙未之際著己錄三卷，蓋取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其卷下言公論難從節下有論曰：

「士大夫平日未嘗精密義理，所論雖自謂不偏，斷難悉合於正，如左傳所引君子曰及馬班諸史毀譽褒貶，名爲公論，大半雜以偏見，故公論實不可憑。……夫因循坐誤，時不再來，政事有急宜更張者，乃或徇公論而姑待之，一姑待而機不再來矣。百病嬰身，豈容矧力，用兵有明知必敗者，乃竟畏公論而姑試之，一姑試而事不可救矣。濟濟公卿，罕讀大學，知止之義，胸無定見，一念回護，一念徇俗，甚至涕泣彷徨，終不敢毅然負謗，早挽狂瀾，而乘艱危之來巧盜虛名者，其心尤不勝誅。」註中又有云：

「山左米協麟有言，今日之正言讜論皆三十年後之夢囈笑談。」自乙未到現在已整四十年了，不知今昔之感當何如，米君的意見似猶近於樂觀也。求己錄下卷中陶君的高見尙多，今不能多引。讀書人以爲自己無所不知，又反正只是口頭筆下用力，無妨說個痛快，此或者亦是人情，然而誤事不少矣。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卽是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老圃之意。何況打仗，這只好問軍事專家了，而書生至今好談兵，蓋是秀才的脾氣，朱晦菴原也是知道了的。我聽說山西有高小畢業會考，國文試題曰明恥教戰論，又北平有大學招考新生，國文試題曰國防策。這是道地的洋八股，也是策論的正宗，這樣下去大約開闢地攘臂談

天下事的秀才是不會絕跡的，雖然我們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與一般常識之養成是很不容易希望做到的。

中國向來有幾部書我以為很是有害，即春秋與通鑑綱目，東萊博議與胡致堂的讀史管見，此外是古文觀止，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本是一句謊話，朱子又來他一個續編，後世文人作文便以筆削自任，儼然有判官氣象，博議管見乃是判例，觀止則各式詞狀也。這樣養成的文章思想便是洋八股，其實他還是真正國貨，稱之曰洋未免冤枉。這種東西不見得比八股文好，勢力卻更大，生命也更強，因為八股文只寄託在科舉上，科舉停了也就了結，策論則到處生根，不但不易拔除，且有愈益繁榮之勢。他的根便長生在中國人的秀才氣質上，這叫人家如何能拔乎。我對於洋八股也只能隨便談談，實在想不出法子奈何他，蓋欲木之茂者必先培其本根而此則本根其固也。（廿五年一月）

## 螟蛉與螢火

中國人拙於觀察自然，往往喜歡去把他和人事連接在一起。最顯著的例，第一是儒教

化，如烏反哺；羔羊跪乳，或梟食母，都一一加以倫理的解說。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蟲化爲果蠶，腐草化爲螢，這恰似「僊人變形」，與六道輪迴又自不同。李元著嬌範卷二有「物化」一篇，專記這些奇奇怪怪的變化，其序言云：

「天地一化境也，萬物一化機也。唯物之化，忽失其故，無情而有，有情而無，未不虞來，既不追往，各忽忽不自知而相消長也。」話說得很玄妙，覺得不大了然，但是大家一般似乎都承認物化，普通過繼異姓子女就稱爲螟蛉子，可見通行得久遠了。關於腐草爲螢也聽見過這故事，云有人應考作賦以此爲題，向友人求材料，或戲語之云，青青河畔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囊螢照讀，皆是。此人即寫道：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以此考取第一云。讀書人從前大抵都知道這件故事，因爲這是文章作法上的一條實例，至於老百姓則相信牛糞變螢火，或者因鄉間無腐草故轉變爲性質相近的牛糞亦未可知，其實蓋見牛糞左近多爲「火螢蟲」所聚集故耳。

自然科學在中國向不發達，我恐怕在「廣學會」來開始工作以前中國就不會有過獨立的植物或動物學。這在從前只附屬於別的東西，一是經部的詩經與爾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

是子部的農與醫。地志與農學沒有多少書，關於不是物產的草木禽蟲更不大說及，結果只有詩經爾雅的注箋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記載動植物事情的書籍。現在我們想問問關於物化他們的意見如何。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疏按向來都說蜾蠃是個老繇夫，他硬去把桑蟲的兒子抱來承繼，給他接香煙。只有宋嚴粲的詩得引了解頤新語，辨正舊說，云蜾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非螟蛉所化，而後之說詩者卻都不接受，毛晉在毛詩陸疏黃要卷下之下歷舉諸說後作斷語云：

「若細腰土蜂借他蟲兒爲己子，古今無異，陶隱居異其說，范處義附之，不知彼窠見有卵如粟及死蟲，蓋變與未變耳。」此語殊支離，然以後似竟無人能識其誤，即較多新意見的姚際恆方玉潤亦均遵循舊說，其他不必說了。本草綱目卷三十九蟲部蠨蛸下，首列陶弘景說，韓保昇寇宗奭贊成，李含光蘇頌反對，李時珍結論亦以陶說爲正，可以說多數通過了，即此可知醫家中似比儒生更多明白人。爾雅釋蟲，蜾蠃蒲盧，螟蛉桑蟲。這顯然是在釋詩，註爾雅的自然也都是這種說法，刑昺疏陸佃埤雅皆是，唯羅願爾雅翼卷二十六云：

「案陶氏之說實當物理，……然詩之本旨自不如此，而箋疏及揚子雲之說疏矣。」想對

於陶隱居的「造詩者未審」這句話加以辨解，本可不必，但能知道陶說之合於物理，可謂有識。邵晉涵的爾雅正義刻於乾隆戊申（一七八八），他的意見卻比羅端良更舊。卷十六引鄭箋陸疏陶弘景蘇頌及法言各說後云：

「揚雄所說，卽詩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之義，合諸莊子淮南，則知化生之說不可易矣。」這裏我們就得特別提出郝懿行的爾雅義疏來。郝氏晒書堂文集卷二有一篇「與孫淵如觀察書」，時爲嘉慶戊辰，正是戊申的二十年後，中有一節云：

「爾雅正義一書足稱該博，猶未及乎研精，至其下卷尤多影響。懿行不揆禱昧，創爲略義，不欲上掩前賢，又不欲如劉光伯之規杜過，用是自成一書，不相因襲，性喜簡略，故名之爾雅略義。（案卽義疏原名。）嘗論孔門多識之學殆成絕響，唯陸元恪之毛詩疏，剖析精微，可謂空前絕後。蓋以故訓之倫無難鉤稽搜討，乃至蟲魚之注，非夫耳聞目驗，未容置喙其間，牛頭馬脾，強相附會，作者之體又宜舍諸。少愛山澤，流觀魚鳥，旁涉天條，靡不覃研鑽極，積歲經年，故嘗自謂爾雅下卷之疏幾欲追蹤元恪，陸農師之坤雅，羅端良之翼雅，蓋不足言。」這裏批評正義固然很對，就是自述也確實不是誇口，蓋其講蟲魚多依據耳聞目



驗，如常引用民間知識及俗名，在別家箋注中殆不可得。邵氏自序中亦誇說云：

「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傳，今就灼知傳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這與乾隆辛卯（一七七二）刻毛詩名物圖說中徐鼎自序所云，「凡釣叟村農，樵夫獵戶，下至輿臺皂隸，有所聞必加試驗而後圖寫，正是一樣，然而成績都不能相副，陳氏圖不工而說亦陳舊，邵氏蟲魚之注仍多「影響」，可見實驗之不易談也。爾雅義疏下之二關於東果羸贊成陶隱居之說，案語云：

「牟應震爲余言，嘗破蜂房視之，一如陶說，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測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則不必盡取桑蟲。詩人偶爾興物，說者自不察耳。」雖然仍爲作詩者開脫，卻比爾雅翼說得更有情理，蓋古代詩人雖然看錯自可原諒，後世爲名物之學者猶茫然不知，或更悍然回護舊說，那就很有點講不過去了。

爾雅，熒火卽炤。郭注，夜飛，腹下有火。郭景純在這裏沒有說到他的前身和變化，後來的人卻總不能忘記月令的「季夏之月腐草爲螢」這句話，拿來差不多當作唯一的註脚。那疏，陸新義及埤雅，羅爾雅翼，都是如此，邵正義不必說了，就是王引之的廣雅疏證也難免

這樣。更可注意的是本草家，這一回他們也跳不出圈子了。本草綱目四十一引陶弘景曰：

「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如蛹，腹下已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李時珍則詳說之曰：

「螢有三種。一種小而宵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呂氏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螢者是也。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蠋，俗名螢蛆。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蠋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視有光，復感溼熱之氣，遂變化成形爾。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螢賦所謂彼何爲而化草，此何爲而居泉，是也。」我們再查爾雅義疏，則曰：

「陶說非也。今驗螢火有二種，一種飛者形小頭赤，一種無翼，形似大蛆，及黑色，而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乃詩所謂宵行，爾雅之卽炤亦當兼此二種，但說者止見飛螢耳。又說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復感溼熱之氣，遂化成形，亦不必然。蓋螢本卵生，今年放螢火於屋內，明年夏細螢點點生光矣。」此是何等見識，雖然實在也只是常識，但是千百年來沒有人能見到，則自不愧稱爲研精耳。不過下文又云：

「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說，丹良是螢火也。」於此別無辨解，蓋對於夏小正文不發生疑問。本草綱目四十一蚊子下，李時珍曰，「螢火蝙蝠食之，」意亦相同。羅願卻早有異議提出，爾雅翼二十六蚊下云：

「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謂螢以蚊爲葶糧，則未知其審也。」二十七螢下又云：

「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此言螢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燈之蛾以螢爲雌，故誤赴火而死。然螢小物耳，乃以蛾爲雄，以蚊爲糧，皆未可輕信。此亦憑常識即可明瞭，郝君惜未慮及正如義疏在螟蟻蟲賦卽下仍信「蠶子遇旱還爲蠶，遇水卽爲魚，」不免是千慮之一失耳。

廿五年一月十四日，於北平記。

### 補記

頃查季本的說詩解頤字義卷六，小宛三章下註云：

「舊說蹇贏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其說蓋本陸璣蟲魚疏，而范氏解頤新語乃曰云云，此其爲說似嘗究物理者。然自莊列揚雄皆有純雌自化類我速肖之

說，則其來已久而非起於漢儒矣，且與詩義相合，豈范氏所言別是一蟲而誤指爲蝶蠃歟？不然，鯽蠃之與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兩存之。」其說模稜兩可，但較蠻悍的已稍勝，故特爲抄出。一月二十又記。

## 家之上下四旁

論語這一次所出的課題是「家」，我也是考生之一，見了不禁着急，不怨自己的肚子空虛得很，只恨考官促狹，出這樣難題目來難人。的確這比前回的「鬼」要難做得多了，因爲鬼是與我們沒有關係的，雖然普通總說人死爲鬼，我却不相信自己會得變鬼，將來有朝一日即使死了也總想不到鬼門關裏去，所以隨意談論談論也還無妨。若是家，那是人人都有的，除非是不打謊話的出家人，這種人現在大約也是絕無僅有了，現代的和尚熱心於國大選舉，比我們還要積極，如我所認識的紹興阿毛師父自述，他們的家也比我們爲多，即有父家妻家與寺家三者是也。總而言之，無論在家出家，總離不開家，那麼家之與我們可以說；關係深極了，因爲關係如此之深，所以要談就大不容易。賦得家是個難題，我在這裏就無妨堅決地

把他宣布了。

話雖如此，既然接了這個題目，總不能交白卷了事，無論如何須得做他一做才行。忽然記起張宗子的一篇俗志來，第一節中有云：

「故余之志俗，非志俗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俗，亦言俗之上下四旁已耳。」但是抄了之後，又想道，且住，家之上下四旁有可說的麼？我一時也回答不來。忽然又拿起剛從地攤買來的一本醒園編來看，這是二十篇訓女的韻文，每行分三三七共三句十三字，題曰西園廖免驕編。首篇第三葉上有這幾行云：

犯小事，由你說，倘犯忤逆推不脫。

有碑文，你未見，湖北有個漢川縣。

鄧漢真，是秀才，配妻黃氏惡如豺。

打婆婆，報了官，事出乾隆五十三。

將夫婦，問剛罪，拖累左鄰與右舍。

那鄰里，最慘傷，先打後充黑龍江。

那族長，伯叔兄，有問絞來有問充。

後家娘，留省城，當面刺字充四門。

那學官，革了職，流徙三千杖六十。

坐的土，掘三尺，永不准人再築室。

將夫婦，解迴城，凌遲碎剮曉諭人。

命總督，刻碑文，後有不孝照樣行。

我再翻看前後，果然在卷首看見「遵錄湖北碑文」，文云：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奉 上諭：朕以孝治天下，海嶽山陬無不一道同風。據湖北總督疏稱漢川縣生員鄧漢積之妻黃氏以辱母毀姑一案，朕思不孝之罪別無可加，唯有剝皮示衆。左右鄰舍隱匿不報，律杖八十，烏龍江充軍。族長伯叔兄等不教訓子姪，亦議絞罪。教官并不訓誨，杖六十，流徙三千里。知縣知府不知究治，罷職爲民，子孫永不准入仕。黃氏之母當面刺字，留省四門充軍。漢積之家掘土三尺，永不准居住。漢積之母仰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給米銀二兩，仍將漢積夫婦發回漢川縣對母剝皮示衆。仰湖北總督嚴刻碑文，曉諭天下，後

有不孝之徒，照漢禮夫婦治罪。」我看了這篇碑文。立刻發生好幾個感想。第一是看見朕以孝治天下」這一句，心想這不是家之上下四旁麼，找到了可談的材料了。第二是不知道這碑在那裏，還存在麼，可惜弄不到拓本來一看。第三是發生「一丁點兒」的懷疑。這碑文是真的麼？我沒有工夫去查官書，證實這漢川縣的忤逆案，只就文字上說，就許多破綻。十全老人的漢文的確欠亨的地方，但這種論旨既已寫了五十年，也總不至於還寫得不合格式。我們難保皇帝不要剝人家的皮，在清初也確實有過，但乾隆時有這事麼，有點將信將疑。看文章很有點像是老學究的手筆，雖然老學究不見得敢於假造上諭，——這種事情直到光緒末革命黨才會做出來，而且文句也仍舊造得不妥貼。但是無論如何，或乾隆五十三年真有此事，或是出於士大夫的捏造，都是同樣的有價值，總之足以證明社會上有此種意思，即不孝應剝皮是也。從前翻閱阮雲臺的廣陵詩事，在卷九有談逆婦變猪的一則云：

「寶應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載，太平寺中一豕現婦人足，弓樣宛然，（案，此實乃婦人現豕足耳。）同游說爲異，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妬婦後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見命題云。憶元幼時聞林庚泉云，曾見某處一婦不孝其姑遭雷擊，身變爲彘，唯頭

爲人，後脚猶弓樣焉，越年餘復爲雷殛死。始意爲不經之談，今見安若此詩，覺天地之大事變之奇，真難於恆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書之。」阮君本非俗物，於考據詞章之學也有成就，今記錄此等惡濫故事，未免可笑，我抄了下來，當作確實材料，用以證此種思想之普遍，無雅俗之分也。翻個轉面就是勸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二十四孝圖說，這裏邊固然也有比較容易辦的，如扇枕席之類，不過大抵都很難，例如喂蚊子，有些又難得有機會，一定要湊巧冬天生病，才可以找尋魚或筍，否則終是徒然。最成問題的是郭巨埋兒掘得黃金一釜，這件事古今有人懷疑。偶看尺牘，見朱蔭培著芸香閣尺一書（道光年刊）卷二有致顧仲欽書云：

「所論岳武穆何不直搗黃龍，再請違旨之罪，知非正論，姑作快論，得足下引春秋大義辨之，所謂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純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喬文評弟郭巨埋兒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異論同，皆可補芸香一時妄論之失。」以我看來，顧喬二公同是妄論，純是道學家不講情理的門面話，但是社會上却極有勢力，所以這就不妨說是中國的輿論，其主張與朕以孝治天下蓋全是一致。從這勸與戒兩方面看來，孝爲百行先的教條那是確



實無疑的了。

現在的問題是，這在近代的家庭中如何實行？老實說，仿造的二十四孝早已不見得有，近來是資本主義的時代，神道不再管事，奇蹟難得出現，沒有紙票休想得到筍和魚，世上一切都已平凡現實化了。太史公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這就明白的說明盡孝的難處。對於孝這個字想要說點閒話，實在很不容易。中國平常通稱忠孝節義，四者之中只有義還可以商量，其他三德分屬三綱，都是既得權利，不容妄言有所侵犯。昔者，施存統著非孝，而陳仲甫頂了缸，至今讀經尊孔的朋友猶津津樂道，謂其曾發表萬惡孝爲首的格言，而林琴南孝廉又拉了孔北海的話來胡纏，其實獨秀文存具在，中間原無此言也。我寫到這裏殊不能無戒心，但展側一想，余行年五十有幾矣，如依照中國早婚的習慣，已可以有會孫矣，余不敏今僅以父親的資格論孝，雖固不及曾祖之鬪氣，但資格則已有了矣。以余觀之，現代的兒子對於我們殊可不必再盡孝，何也，蓋生活艱難，兒子們第一要維持其生活於出學校之後，上有對於國家的義務，下有對於子女的責任，如要衣食飽暖，成爲一個賢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須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綵衣弄雛，鼎烹進食，勢非貽公務虧公款不

可，一朝捉將官裏去，豈非飲鳩止渴，爲之老太爺老太太者亦有何快樂耶。鄙意父母養育子女實止是還自然之債。此意與英語中所有者不同，須引笑林疏通證明之。有人見友急奔走，問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筆債，即日須償。再問何債，曰，實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話，却非戲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卽此意也。自然無言，生物的行爲乃其代言也，人雖靈長亦自不能出此民法外耳。債務既了而情誼長存，此生物亦有之，而於人爲特顯著，斯其所以爲靈長也歟。我想五倫中以朋友之義爲最高，母子男女的關係所以由本能而造於倫理者，豈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強，父乃語之曰，他事卽不論，爾我共處二十餘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鬧意氣。此事雖然滑稽，此語却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兒子們對於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處耳，不必再長跪請老太太加餐或受訓誡，但相見怡怡，不至於疾言厲色，便已大佳。這本不是石破天驚的什麼新發明，世上有些國土也就是這樣做着，不過中國不承認，因爲他是喜唱正調的。凡唱高調的亦並不能行低調，那是一定的道理。吾鄉民間有目連戲，本是宗教劇而富於滑稽的插話，遂成爲真正的老百姓的喜劇，其中有張蠻打爹一段，蠻爹對衆說白有二云：

「現在真不成世界了，從前我打爹的時候爹就算了，現在我逃了他還要追著打哩。」這就老百姓的「犯話」，所謂犯話者蓋即經驗之談，從事實中「犯」出來的格言，其精銳而討人嫌處不下於李耳與伊索，因為他往往不留情面的把政教道德的西洋鏡戳穿也。在士大夫家中，案頭放著二十四孝和太上感應篇，父親乃由暴君降級欲求為老朋友而不可得，此等事數見不鮮，亦不復諱，亦無可諱，恰似理論事實原是二重真理可以並存也者，不佞非讀經尊孔人却也聞之駭然，但亦不無所得，現代的父子關係以老朋友為極則，此項發明實即在那時候所得者也。

上邊所說的一番話，看似平常，實在我也是很替老年人打算的。父母少壯時能夠自己照顧，而且他們那時還要照顧子女呢，所以不成什麼問題。成問題的是在老年，這不但是衣食等事，重要的還是老年的孤獨。兒子闊了有名了，往往在書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圖說，給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領寵妾到洋場官場裏為國民謀幸福去了。假如那老頭子是個希有的明達人，那麼這倒也還沒有什麼。如曹庭棟在老老恆言卷二中所說。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

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念，念便傷肝，於人何損，徒損乎己耳。

少年熱鬧之場非其類則弗親，苟不見幾知退，取憎而已。至與二三老友相對閒談，偶聞世事，不必論是非，不必較長短，慎爾出話，亦所以定心氣。」又沈赤然著寒夜叢談卷一有一則云。

「膝前林立，可喜也，雖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勞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水火又勞我心矣。黃髮台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爲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如能像二君的達觀，那麼一切事都好辦，可惜千百人中不能得一，所以這就成爲問題。社會上既然尚無國立養老院，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對於已替社會做過相當工作的老年加以收養，衣食住藥以至娛樂都充分供給，則自不能不託付於老朋友矣，——這裏不說子孫而必戲稱老朋友者，非戲也，以言子孫似專重義務，朋友則重在情感，而養老又以銷除其老年的孤獨爲要，唯用老朋友法可以做到，卽古之養志也。雖然，不佞不續編二十四孝，而實際上這老朋友的孝亦大不容易，恐怕終亦不免爲一種理想，不違反

人情物理，不壓迫青年。亦不委屈老年，頗合於中庸之道，比皇帝與道學家的意見要好得多了，而實現之難或與二十四孝不相上下，亦未可知。何也？蓋中國家族關係唯以名分，以利害，而不以情義相維繫也，亦已久矣。聞昔有龔橙自號半倫，以其只有一妾也，中國家庭之情形何如固然一言難盡，但其不為龔君所笑者殆幾希矣。家之上下四旁如只有半倫，欲求朋友於父子之間又豈可得了。

## 附記

關於漢川縣一案，我覺得乾隆皇帝（假如是他），處分得最妙的是那鄧老太太。當著她老人家的面把兒子媳婦都剝了皮，剩下她一個孤老，雖是每月領到了藩臺衙門的一兩銀子，也沒有家可住，因為這掘成一個茅廁坑了，走上街去，難免遇見黃宅親家母面上刺著行金印，在那裏看守城門，彼此都很難為情。教官族長都因為不能訓誨問了重罪，那麼鄧老太太似乎也同一罪名，或者那樣處分也就是這意思吧。甚矣皇帝與道學家之不測也，吾輩以常情推測，殊不能知其萬一也。廿五年十月十八日記。（選自論語）

# 結緣豆

范寅越諺卷中風俗門云：

「結緣，各寺廟佛生日散錢與丐，送餅與人，名此。」敦崇燕京歲時記有「捨緣豆」一條云：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緣豆，預結來世緣也。謹按日下舊聞考，京師僧人念佛號者輒以豆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爲結緣，今尙沿其舊也。」劉玉書常談卷一云：

「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雲集，寺僧之青頭白面而年少者著鮮衣華屨，托朱漆盤，貯五色香花豆，蹀躞於婦女襟袖之間以獻之，名曰結緣，婦女亦多嬉取者。適一僧至少婦前奉之甚殷，婦慨然大言曰，良家婦不願與寺僧結緣。左右皆失笑，羣婦赧然縮手而退。」

就上邊所引的話看來，這結緣的風俗在南北都有，雖然情形略有不同。小時候在會稽家裏常喫到很小的燒餅說是結緣分來的，范疇風所說的餅就是這個。這種小燒餅與「洞裏火燒」的燒餅不同，大約直徑一寸高約五分，餡用椒鹽，以小舉步的爲最有名，平常三文錢一個，底有兩個窟窿，結緣用的只有一孔，還要小得多，恐怕還不到一文錢吧。北京用豆，再加上念佛，覺得很有意思，不過二十年來不會見過有人拏了鹽煮豆沿路邀喫，也不聽說浴佛寺廟中有此種情事，或者現已廢止亦未可知，至於小燒餅如何，則我因離鄉里已久不能知道，據我推想或尚在分送，蓋主其事者多係老太婆們，而老太婆者乃是天下之最有閒而富於保守性者也。

結緣的意義何在？大約是從佛教進來以後，中國人很看重緣，有時候還至於說得很有點神秘，幾乎近於命數。如俗語云，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又小說中狐鬼往來，未了必云緣盡矣，乃去。敦禮臣所云預結來世緣，卽是此意。其實說得淺淡一點，或更有意思，例如唐伯虎之三笑，才是很好的緣，不必於冥冥中去找紅繩縛脚也。我很喜歡佛教裏的兩個字，曰業曰緣，覺得頗能說明人間的許多事情，彷彿與遺傳及環境相似，却更帶一點兒

詩意。日本無名氏詩句云：

「蟲呵蟲呵，難道你叫著，業便會盡了麼？」這業的觀念太是冷而且沈重，我平常笑禪宗和尚那麼超脫，却還掛念臘月二十八，覺得生死事大也不必那麼操心，可是聽見知了在樹上喳喳地叫，不禁心裏發沉，直感得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走沒有救的了。緣的意思便比較的和溫得多，雖不是三笑那麼圓滿也總是有人情的，即使如庫普林在晚間的來客所說，偶然在路上看見一雙黑眼睛，以至夢想顛倒，究竟逃不出是春叫貓兒貓叫春的圈套，却也還好玩些。此所以人家雖怕造業而不惜作緣歟？若結緣者又買燒餅煮黃豆，逢人使邀，則更十分極矣，我覺得很有興趣者蓋以此故也。

爲什麼這樣的要結緣的呢？我想，這或者由於不安於孤寂的緣故吧。富貴子嗣是大眾的願望，不過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財神送子娘娘等處，然而此外還有一種苦痛却無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說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會說過，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人是喜羣的，但他往往在人羣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裏，特別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著。念佛號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會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



還要深切吧，想用什麼儀式來施行被除，列位莫笑他們這幾顆豆或小燒餅，有點近似小孩們的「辦人家」，實在却是聖餐的麵包葡萄酒似的一種象徵，很寄存著深重的情意呢。我們的確彼此太缺少緣分，假如可能實有多結之必要，因此我對於那些好善者著實同情，而且大有加入的意思，雖然青頭白面的和尚我與劉青園同樣的討厭，覺得不必與他們去結緣，而朱漆盤中的五色香花豆蓋亦本來不是獻給我輩者也。

我現在去念佛拈豆，這自然是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寫文章，平常自己懷疑，這是爲什麼的：爲公平乎，爲私乎？一時也有點說不上來。錢振鐸名山小言卷七有一節云：

「文章有爲我兼愛之不同。爲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雖無第二人解，亦何傷哉。老子古簡，莊生詭誕，皆是也。兼愛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於天下，話不盡不止，孟子詳明，墨子重複，是也。論語多弟子所記，故語意亦簡，孔子誨人不倦，其語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盡而過於丁甯周至，陳壽以爲亮所與衆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於兼愛者也。詩亦有之，王孟閒適，意取含蓄，樂天諷諭，不妨盡言。」這一節話說得很好，可是想拏來應用却

不很容易，我自己寫文章屬於那一派的呢？說兼愛固然夠不上，爲我也未必然，似乎這里有點兒纏夾，而結緣的豆乃彷彿似之，豈不奇哉。寫文章本來是爲自己，但他同時要一個看的對手，這就不能完全與人無關係，蓋寫文章卽是不甘寂寞，無論怎樣寫得難懂，意識裏也總期待有第二人讀，不過對於他沒有過大的要求，卽不必要他做嘍囉而已。煮豆微撒以鹽而給人喫之，豈必要索厚價，來生以百豆報我，但只願有此微末情分，相見時好生看待，不至俛俛來去耳。古人往矣，身後名亦復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贈後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幾顆豆豆，喫過忘記未爲不可，能略爲記得，無論轉化作何形狀，都是好的，我想這恐怕是文藝的一點效力，他只是結點緣罷了。我却覺得很是滿足，此外不能有希求，而且過此也就有點不大妥當，假如想以文藝爲手段去達別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愛亦自有道，何爲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盤豆以圖之，此則深爲不佞所不能贊同者耳。廿五年九月八日，在北平。（選自談風）

## 讀書隨筆

在又滿樓叢書中有沈赤然著寒夜叢談三卷，頗有妙語。如卷二談禮中云；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後世恐無此人。蓋其弔時本無哀心，卽有哀心，弔畢忘之矣。當求之眼不識杯鐺而又能長齋綉佛者。」

「婦人及五十無車者皆不越疆弔人，今時皆然。非守禮也，蓋無車者則懶於行路，婦人則惜舟車費耳。」

我覺得這個人很有點意思，便想覓求他別的著作來看，總算得到了幾種，有寄傲軒讀書隨筆十二卷，續筆三筆各六卷，五硯齋文鈔十卷，據叢書舉要四五說還有詩鈔二十卷，不能得到雖是可惜，但是我是不大懂得詩的，所以也就罷了。文鈔卷四「名字釋誤」云：

「予初名玉輝，字韞山，後應童子試，更名赤熊，而字則如故。甲申歲試入德深縣舉，案發乃誤態爲然。」卷二「更生道人自序」中云：

「予平生有硯癖，有書畫癖，皆以貧故其癖得不甚。性好游，聞佳山水輒神往，苦無濟勝具，遇巖壑歷落則止，遇林木叢密則止，故敗意時常多。又好酒，苦不能卯午飲，不能晝夜飲，有公事不飲，無佳醪不飲，對俗人不飲，故不醉日常多。」又云：

「所爲詩古文及行草書皆無師，師古人，雖十不得一，視竊今人面貌者謬自謂過之。」  
卷五「答吳穀人論文書」云：

「僕亦有所不爲者三焉。一曰，故爲靦澀以託於古奧。二曰，摭拾浮豔以破壞法度。三曰，刻意規模以失吾本真。故僕之爲文詞達而已矣，不鄙俚，不失體裁，卽已矣。」這幾節關於自己的表白都很有意義。論文書末尾又有云：

「近時爲古文詞者，唯同年友山陰章君學誠，擇精語詳，神明於法，海內作者罕有其比。」很足以證明他自己的立場。卷三有「與章實齋書」云：

「比示文史通義一書，內論六經皆史云云，初謂詞勝於理，反覆讀之，乃嘆漢唐以來未有窺此祕者，足驚大師結舌，經生失步矣。志乘諸論議亦足補劉子元史所不逮，然見少多怪，恐急索解人不得耳。又云，講韓歐之法者不可以升馬班之堂，深馬班之學者豈復顧韓歐之筆，初亦不能無疑，及讀至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歎語，又聞未聞，何論之奇而確也。夫人情貴遠而賤近，此書一出，譏彈者必多，然天下大矣，安知無如桓譚其人者在乎。僕近著讀書讀經十卷，中論經子百餘條，頗有創解，然自信未堅，他日得

就政足下，或不叱其病狂，此外雖有笑我罵我者，亦聽之而已。查劉氏刻章氏遺書，未見有答書，唯文史通義外篇二王穀陸編目中有「評沈梅村古文」，有目無文，後始刻入章氏遺書補遺中，其題首數語云：

「同年友梅村沈君（名赤然，錢塘人）雜鈔前後所著古文詞爲一卷，示余辱問可否。君志潔才清，識趣古雅，所撰皆直舒膺臆，無枝辭飾句，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讀書隨筆共三集二十二卷，皆讀經史的札記，多有好意思，我覺得這乃是他的傑作，比文章更有價值，惜章實齋不及評，想或未及見也。隨筆卷六有二則云：

「梁蔡樽爲郡，不飲郡井。非不飲也，蓋齋前既自種白苧紫葵以爲常餌，不能不鑿井澆灌，衝齋既有井矣，故不須更汲於外。若在官以飲水爲嫌，是固蝸之所不能也，而況於人乎。」

「到漑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嘗疑一冠十年事或有之，履不應耐久若是，至朝服穿補尤非致美黻冕之道。凡若此者，未可信也。」所說皆有理，而又富於情趣，故不易企及。卷七下：

「後唐趙在禮在宋州時入苦之，及罷去，宋人喜私相謂曰，眼中丁今拔矣。尋復受詔居原職，乃籍其部內口率錢一千，曰拔丁錢。此與鄭文寶江表志載張崇之徵梁伊錢捋鬚錢極肖，正如乞兒強丐，任爾唾罵，不得殘羹冷飯終不去也，可奈何。」又云：

「宋既南渡，江淮以北悉非所有，然數十年後，戶亦有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視宣和前僅減七百萬，固由從龍而南者實蕃有徒，然休養生息亦不可謂非和議之力。」此則本平凡無奇：唯查三集對於南宋時大家所喜談的和戰問題並不提及，只此處間接說著，其見解似亦有獨異處。卷八云：

「歐陽公自言，平生作文構思多在馬上枕上廁上。錢思公亦言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廁上則讀小詞。然廁上構思古今文人通病，若展卷其間，無乃太褻乎。因憶左太冲作三都賦，溷處亦置紙筆，不知有底忙，却拋不下此片刻工夫耳。」卷九云：

「士生秦漢後，佛固不必佞，亦正不必闕，蓋立身自有本末，非僅撒糞佛頭即可上儕類也。昔司馬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曰十月齋僧誦經，可見溫公亦未嘗盡排斥也，况遠不及溫公者乎。」又云：

「洪景慮謂退之潮州上表與子瞻量移汝州上表同一歸命君父，而退之頗有摧挫獻佞語，子瞻則略無佞詞云云。此論固當，然退之豈好爲詔諛者，唯生死看得太重，不覺措詞過於乞憐，如游華山不得下，便痛哭作書與家人訣，亦只是怕死耳。子瞻深於禪理，故能隨在洒然，然獄中二詩何嘗不哀迫怕死耶。」前兩篇都是很好的小文章，末篇說穿韓退之的毛病，大是痛快，這樣一個可笑人而舉世奉爲聖賢，何耶。讀筆卷三云：

「臧洪殺愛妾食將士，將士咸流涕。夫婉孌之肉區區幾何，乃忍解割於刀楯之上，烹爓於鼎鑊之中，以求堅衆心而作士氣，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吾讀史至此等事，未嘗不笑其愚而憎其很也。」卷四云：

「昭成帝嘗擊賊，爲流矢所中，後得射者，釋不問，曰各爲其主也。石勒擢參軍樊坦爲章武內史，入辭，衣服弊甚，勒問之，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貨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耶？今嘗償卿。坦悟，大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狡吏，不關卿輩老書生也。竟厚賜之去。此等大度尤人所難。天生豪傑豈限華夷，彼蒂芥睚眦以語言罪人者，視此不適成蟻肝蠅腹耶。」沈君生於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序續筆時爲嘉慶十年乙丑，蓋年已周甲

矣，語言文字之獄見聞必多親切，今爲此言，讀了更令人感歎，想見著者意識下很有不平的塊磊在也。二筆卷一有讀經的一則云：

「論語，子路曰不仕無義一節，皆以爲子路爲丈人家人之言，然朱註言嘗見澤州國初時寫本，子路下有反字，曰字上有子字，蓋子路既反而夫子言之也。余謂丈人既行，其家止有村妻稚子，更有何人能理會得此段說話，其爲今本脫去二字無疑。」這裡說子路在丈人家裏大發勞騷爲未必有，固然不錯，照朱註這樣一改，就講得過去了，可是這回未免有點使得孔子爲難，因爲孔子對了子路大發勞騷也可笑，而且情形也不像，孔子平時對於這些隱逸不六這樣的發脾氣，如長沮桀溺楚狂接輿可以爲證。我引三筆的這一則，只爲他說得有意思，若論解釋則未能恰好，本來丈人一章的文章很不好講也。

沈梅村的著作近來頗不易得，蓋嘉道間刊本經太平天國之亂多毀於兵火，大抵如此，覺得也就可以珍重，而其文章思想亦均有特色，因抄錄數則爲之紹介。讀史的札記大都易犯一種毛病，即是陳舊偏狹，沈君却正相反，甚爲難得，讀去常有新的氣味，不像是百年前人所說的話，有時實在比今人還要明白有理解也。（選自宇宙風）



## 科學小品

二月底的某日，我剛寄出明信片給書店，要英國大威爾士編著的生命之科學，去年改訂爲分冊的叢書，已出三冊，這天就收到上海商務印書館代郭君寄贈的一冊大書，打開看時原來即是生命之科學漢譯本，此爲第一冊，即包含前三冊分也。這是一件偶然湊巧的事，却覺得很有意思。譯者弁言之二有二云：

一譯者對於作者之原旨，科學之綜合化大衆化與文藝化，是想十分忠實地體貼着的，特別是在第三化。原著實可以稱爲科學的文藝作品。譯者對於原作者在文學修辭上的苦心是盡力保存着的，譯文自始至終都是逐字移譯，盡力在保存原文之風貌。但譯者也沒有忘記，他是在在用中國文譯書，所以他的譯文同時是照顧着要在中國文字上帶有文藝的性格。〔這里所說關於原書的文藝價值與譯文的忠實態度都很明瞭，我們可以不必多贅。我看原書第二分冊第四章七節有講輪蟲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譯文於下：

「輪蟲類又是一門，是微小而結構高級的動物，大抵居於池沼，溝渠，濕地等處，對於

有顯微鏡的人是一項快樂之源泉。

假如我們能夠保留着感覺和視覺，縮小成一個活的原子而潛下水去，我們會參加進一個怎樣驚異的世界嚟！我們會發現這座仙國有最奇異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備浮泳，有瑤玕色的眼睛在頸上灼灼，有望遠鏡式的脚可以納入體中，可以伸出去比身體長過數倍。這兒有些是繫着錨的，繫在脚趾所紡出的細絲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鎧甲，猬集着犀利的針刺或裝飾着龜甲形和波形的浮彫，迅速地浮過，更有固着在綠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牽牛花，由眼不能見的力量把一道不間斷的犧牲之流吸引進張開着的盃裏，用深藏在體中的鉤顎把它們咬碎致死。（赫貞與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圖譜輪蟲類 *The Rotifera* 1888 中如是說。）

輪蟲類對於人沒有益處，也沒有害處，它們的好處幾乎全在這顯微鏡下的美觀上。」這可以夠得上稱為科學小品了罷。所謂科學小品不知到底是什麼東西，據我想這總該是內容說科學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寫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題材或以科學的人生觀寫文章，加似乎還只是文章罷了，別的頭銜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學的原作者是大小威爾士與小赫胥黎，其科學文學兩方面的優長既是無可疑的了，譯者又是專門研究近代醫學的人，對於

文藝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這書的譯出殆可以說是鬼擎鐵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誤，還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價高，假如能分作三冊，每冊賣一元之譜，不但便於翻閱，就是爲讀者購買力計也有方便處，像現在這樣即不佞如不蒙寄贈亦大抵未必能夠見到也。

我不是弄科學的，但當作文章看過的書裏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學小品，略早的有英國懷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國法布耳的昆蟲記。這兩部書在現今都已成爲古典了，在中國知道的人也已很多，雖然還不見有可靠的譯本，大約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終於未曾譯出，昆蟲記則譯本已有三種了。此外我個人覺得喜歡的還有英國新近去世的湯木生

(J. A. Thomson) 教授，他是動物學專門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種，其中兩種最有意思，即動物生活的祕密與自然史研究。這還是一九一九至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國板，價錢很貴，裝訂也不好，現在背上金字都變黑了，黑得很難看，可是我仍舊看重他，有時拏出來翻翻，有時還想怎樣翻譯一點出來也好，看看那暗黑難看的金字真悔不早點譯出幾篇來。可是這是徒然。我在這裡並不謙虛地說因爲關於自然史的知識不夠，實在乃是由於文章寫不好，往往翻看一陣只得望洋興歎地放下了。動物生活的祕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

動物生態以至進化遺傳諸問題都有講到，每篇纔七八頁，而談得很簡要精美，卷中如貝殼崇拜，乳香與沒藥，鄉間的聲響等文，至今想起還覺得可愛。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短，副題曰「從著者作品中輯集的文選」，大約是特別給青年們讀的吧，動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爲簡短了。話雖如此，要想譯這節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終于割愛了去找別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題曰秋天，內分六節，今抄取其關於落葉的一節於下：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無過於落葉的悉索聲了，牠們生時是慈祥的，因爲植物所有的財產都是牠們之賜，在死時牠們亦是美麗的。在死之前，牠們把一切還給植物，一切牠們所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東西。她們正如空屋，住人已經跑走了，臨走時把好些家具毀了燒了，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東西，除了那灶裏的灰。但是自然總是那麼豪爽的肯用美的，垂死的葉故有那樣一個如字的所謂死灰之美。」第二十五篇是專談落葉的，覺得有可以互相說明的地方，再抄幾節也好：

「但在將死之先，葉子把一切值得存留的牠們工作的殘餘都還給那長着牠們的樹身。有

糖分和其他貴重物質從垂死的葉慢慢地流到樹幹去，在冬天的氣息吹來以前。

那樹葉子在將死時也與活着時同樣地有用，漸漸變成空虛，只餘剩廢物了，在那貴重物質都退回防冬的庫房的時，便要真預備落下了。在葉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韌很結實的，現在從裏邊長出一層柔軟多汁的細胞來，積極地增加擴大成爲一個彈簧椅墊，這就把葉子攥掉，或是使葉與枝的附著很是微小，一陣風來便很容易把那緊聯生死的橋折斷了。這是一種很精良的外科，在手術未行之先已把創痕治好了的。

的確到現在那葉子是死了，只是空座，一切器用門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裏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麼華麗呀！黃的和橙色的，紅的和紫的，緋的和赤的，那些枯葉發出種種色彩。牠們變形了，在這死的一刹那，在秋陽的微光裏。黃色大抵由於所謂葉綠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顏色則由於特種色素的存在，這都是葉子的緊張的生活裏的副產物或廢物。

末了，葉子輕輕地從樹上落下了，或是在風中宛轉掙扎悉索作聲，好像是不願意離開似的，終於被強暴地拉下來滾在地上了。但是那樹雖然年年失掉葉子，却並不因此而受什麼損

失，因為葉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菌類所黴化了，於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幫助，使牠變成植物性的壤土，這裏邊便保育着來年的種子。」

文章實在譯不好，可是沒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廣博的知識，覺得還不若自己來寫可以更自在一點，不過寫的自在是一問題，而能否這樣的寫得好又是另一問題，像秋天裏的那一節，寥寥五句，能夠將科學與詩調和地寫出，可以說是一篇落葉贊，却又不是四庫的那一部文選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難能希有也。我們搖筆想寫出此種文章來，正如畫過幾筆墨梅的文士要去臨摹文藝復興的名畫，還該免動尊手。莫怪滅自己的威風，我們如想有點科學小品看看，還得暫時往外國去借。說也奇怪，中國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藝政策」的，最不高興人家談到蒼蠅，以為無益於人心世道也，准此則落葉與蚯蚓與輪蟲縱說得怎麼好亦復何用，豈有人肯寫或准寫乎。中國在現今雖嚷嚷科學小品，其實終于只一名詞，或一新招牌，如所謂衛生臭豆腐而已。廿四年四月七日，北平。（選自文飯小品）

## 懷 東 京

我寫下這個題目，便想起谷崎潤一郎在攝陽隨筆裏的那一篇憶東京來。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別人實在只該闔筆了，不佞何必明知故犯的來班門弄斧呢。但是，這裏有一點不同。谷崎氏所憶的是故鄉的東京，有如父師對於子弟期望很深，不免反多責備，雖然溺愛不明，不知其子之惡者世上自然也多有。谷崎文中云：

「看了那尾上松之助的電影，實在覺得日本人的戲劇，日本人的面貌都很醜惡，把那種東西津津有味的看著的日本人的頭腦與趣味也都可疑，自己雖生而為日本人却對於這日本的國土感覺到可厭惡了。」從前堀口大學有一首詩云：

「在生我的國裏

反成爲無家的人了。

沒有人能知道罷——

將故鄉看作外國的

我的哀愁。」

正因為對於鄉國有情，所以至於那麼無情似的譴責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寫一篇論紹興

的文章，恐怕一定會有好些使得鄉友看了皺眉的話，不見得會說錯，就只是嚴刻，其實這一點却正是我所有對於故鄉的真正情愫。對於故鄉，對於祖國，我覺得不能用今天天氣哈哈的態度。若是外國，當然應當客氣一點才行，雖然無須瞻恭維，也總不必求全責備，以至吹毛求疵罷。這有如別人的子弟，只看他清秀明慧處予以賞識，便了吾事。世間一般難得如此，常有爲了小兒女玩耍相罵，弄得兩家媽媽扭打，都滾到泥水裏去，如小報上所載，又有「白面客」到癮發時偷街坊的小孩送往簞子所開的「白面房子」裏押錢，也是時常聽說的事，（門口的電燈電線，銅把手，信箱銅牌，被該客借去的事尤其多了，寒家也曾經驗，至今門口無燈也。）所以對於別國也有斷乎不客氣者，不過這些我們何必去學乎。

我會說過東京是我第二故鄉，但是他究竟是人家的國土，那麼我的態度自然不能與我對紹興相同，亦即是與谷崎氏對東京相異，我的文章也就是別一種的東西了。我的東京的懷念差不多即是對於日本的一切觀察的基本，因爲除了東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學美術中最感興趣的也是東京前身的江戶時代之一部分。民族精神雖說是整個的，古今異時，變化勢所難免，我們無論怎麼看重唐代文化的平安時代，但是在經過了室町江戶時代而來的現代



生活裏住着，如不是專門學者，要去完全了解他是很容易的事，正如中國講文化總推漢唐，而我們現在的生活大抵是宋以來這一統系的，雖然有時對於一二模範的士大夫如李白韓愈還不難懂得，若是想了解有社會背景的全般文藝的空氣，那就很有點困難了。要談日本把全空間時間的都包括在內，實在沒有這種大本領，我只談談自己所感到的關於東京的一二點，這原是身邊瑣事，個人偶感，但他足以表示我知道日本之範圍之小與程度之淺，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東京只繼續住過六年，但是我愛好那個地方，有第二故鄉之感。在南京我也曾住過同樣的年數，學校內外有過好些風波，記念也很不淺，我對於他只是同杭州彷彿，沒有忘不了或時常想起的事。北京我是喜歡的，現在還住着，這是別一回事，且不必談。辛亥年秋天從東京歸國，住在距禹蹟寺季彭山故里沈園遺址都不過一箭之遙的老屋裏，覺得非常寂寞，時時回憶在東京的學生生活，勝於家居吃老米飯。曾寫一篇擬古文，追記一年前與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釣魚，至田端遇雨，坐公共馬車（囚車似的）回本鄉的事，頗感慨係之。這是什麼緣故呢？東京的氣候不比北京好，地震失火一直還是大威脅，山水名勝也無餘力游玩，官費

生的景況是可想而知的，自然更說不到娛樂。我就喜歡在東京的日本生活，即日本舊式的衣食住。此外是買新書舊書的快樂，在日本橋神田本鄉一帶的洋書和書新舊各店，雜誌攤，夜店，日夜巡閱，不知疲倦，這是許多人都喜歡的，不必要我來再多說明。回到故鄉，這種快樂是沒有了，北京雖有市場裏書攤，但情趣很不相同，有些朋友完全放棄了新的方面，回過頭來鑽到琉璃廠的古書堆中去，雖然似乎轉變得急，又要多花錢，不過這也是難得的，因為在北平實在只有古書還可買，假如人有買書的癮，回國以後還未能干淨戒絕的話。

去年六月我寫日本管窺之二，關於日本的衣食住稍有說明。我對於一部分的日本生活感到愛著，原因在於個人的性分與習慣，文中曾云：

「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裏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醃菜也是很鹹的醃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還有第二的原因，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文中云：

「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裏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爲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和服也很可

以穿，若袍子馬褂在民國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東京穿這種衣服即是奴隸的表示，弘文書院照片裏（裏邊也有黃軫胡衍鴻）前排靠邊有楊哲子的袍子馬褂在焉，這在當時大家是很爲駭然的。我們不喜被稱爲清國留學生，寄信時必寫支那，因爲認定這摩訶脂那，至那以至支那皆是印度對中國的美稱，又佛爾雅八，釋本第十二云：「桃曰至那你，漢持來也。」覺得很有意思，因此對於支那的名稱一點都沒有反感，至於現時那可憐的三上老頭子要替中國正名曰支那，這是着了法西斯的悶香，神識昏途了，是另外一件笑話。關於食物我會說道：

「吾鄉窮苦，人民努力吃三頓飯，唯以醃菜臭豆腐螺螄當菜，故不怕鹹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也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干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嗒，（咯嗒猶骨柔，此言醬大頭菜也。）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鯨，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鹹豆豉，澤菴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蒟弱即四川的黑豆，刺身（shimi）即廣東的魚生，壽司（Sushi）即古昔的魚鮓，其製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

蔬魚介爲主，鷄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谷崎氏文章中很批評東京的食物，他舉出鱒魚的雀燒（小鱒魚破背煮酥，色黑，形如飛雀，故名。）與疊網（小魚晒干，實非沙丁魚也。）來做代表，以爲顯出脆薄，貧弱，寒乞相，毫無腴潤豐盛的氣象，這是東京人的缺點，其影響於現今以東京爲中心的文學美術之產生者甚大。他所說的話自然也有理，但是我覺得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這地方，換句話可以說是清淡質素，他沒有富家廚房的多油多團粉，其用鹽與清湯處却與吾鄉尋常民家相近，在我個人是很以爲好的。假如有人請吃酒，無論魚翅燕窩以至熊掌我都會吃，正大葱卵蒜我也會吃一樣，但沒得吃時決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饞，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點還是白鯊湯一類，其次是鱉（鄉俗讀若米）魚鯊湯，還有一種用擠了蝦仁的大蝦殼，砸碎了的鞭筍的不能吃的「老頭」，（老頭者近根的硬的部分，如甘蔗老頭等。）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麼的湯，這實在是寒乞相極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這寒乞即清淡質素之中，殆可勉強稱之曰俳優也。

日本房屋我也頗喜歡，其原因與食物同樣的在於他的質素。我在管窺之二中說過：

「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下文又云：

「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徧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廚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中國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板牀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侷促，無安閒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宜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因憑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從別方面來說，他缺少闊大。如谷崎潤一郎以為如此紙屋中不會發生偉大的思想，荻原朔太郎以為不能得到圓滿的戀愛生活，永井荷風說木造紙糊的家屋裏適

應的美術其形不可不小，其質不可不輕，與鋼琴油畫大理石彫刻這些東西不能相容。這恐怕都是說得對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事實是如此，日本人縱使如田口卯吉所說日日戴大禮帽，反正不會變成白人，用洋灰造了文化住宅，其趣味亦未必遂勝於四席半，若不佞者不幸生於遠東，環境有相似處，不免引起同感，這原是個人愛好，若其價值是非那自可有種種說法，並不敢一句斷定也。

日本生活裏的有些習俗我也喜歡，如清潔，有禮，洒脫。洒脫與有禮這兩件事一看似乎有點衝突，其實却並不然。洒脫不是粗暴無禮，他只是沒有宗教與道學的偽善，沒有從淫逸發生出來的假正經。最明顯的例是對於裸體的態度。葛理斯在論聖芳濟及其他 (St. Francis and others) 文中有云：

「希臘人會將不喜裸體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種特性，日本人——別一時代與風土的希臘人——也並想不到避忌裸體，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逸的怕羞的眼告訴了他們。我們中間至今還覺得這是可嫌惡的，即使單露出腳來。」他在小註中引了時事來證明，如不例顛博物院閱覽室不准穿鑲空皮鞋的進去，又如女伶光腿登台，致被檢察，結果是謝罪於公

衆，併罰一鉅款云。日本現今雖然也在竭力模仿文明，有時候不許小說裏親嘴太多，或者要叫石像穿裙子，表明官吏的眼也漸漸淫逸而怕羞了，在民間却還不盡然，浴場的裸體羣像仍是「司空見慣」，女人的赤足更不足希奇，因為這原是當然的風俗了。中國萬事不及英國，只有衣屨不整者無進圖書館之權，女人光腿要犯法，這兩件事倒是一樣，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中國還有纏足，男女都纏，不過女的裹得多一點，縛得小一點，這是英國也沒有的，不幸不佞很不喜歡這種出奇的做法，所以反動的總是贊美赤足，想起兩足白如霜不著鴉暗襪之句，覺得青蓮居士畢竟是可入，不管他是何方人氏，只要是我的同志就得了。我常想，世間鞋類裏邊最美善的要算希臘古代的山大拉（Sandalia），閑適的是日本的下駄（Geta），經濟的是中國南方的草鞋，而拖鞋之流不與也。凡此皆取其不隱藏，不裝飾，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於不適用與不美觀。不佞非拜脚狂者，如傳說中的辜湯生一類，亦不曾作履物之叢集，本不足與語此道，不過鄙意對於脚或身體的別部分以為解放總當勝於束縛與隱諱，故於希臘日本的良風美俗不能不表示贊美，以為諸夏所不如也。希臘古國恨未及見，日本則幸曾身歷，每一出門去，即使別無所得，只見幢幢往來的都是平常人，無一裹足者在內，令人見之

愀然不樂，如現今在北平行路每日所經驗者，則此事亦已大可喜矣。我前寫天足一小文，於今已十五年，意見還是仍舊，真真自愧對於這種事情不能去找出一個新看法新解釋來也。

上文所說都是個人主觀的見解，蓋我只從日本生活中去找出與自己性情相關切的东西來，有的是在經驗上正面感到親近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覺得嫌惡，如上邊的裹足，則取其相反的以爲補償，所以總算起來這些東西很多，却難有十分明確的客觀解說。不過我愛好這些總是事實。這都是在東京所遇到，因此對於東京感到懷念，對於以此生活爲背景的近代的藝文也感覺有興趣。永井荷風在江戶藝術論第一篇浮世繪之鑑賞中會有這一節話道：

「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威耳哈倫（Verhaeren）似的比利時人而是日本人也，生來就和他們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戀愛的至情不必說了，凡對於異性之性欲的感覺悉視爲最大的罪惡，我輩卽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勝不過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訓的人類也，知道「說話則唇寒」的國民也。使威耳哈倫感奮的那滴着鮮血的肥羊肉與芳醇的蒲桃酒與強壯的婦女之繪畫，都於我有什麼用呢。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爲親賣身的游



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麵的紙燈寂寞地停留着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樹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永井氏是在說本國的事，所以很有悲憤，我們當作外國藝術看時似可不必如此，雖然也很贊同他的意思。是的，却也不是。生活背景既多近似之處，看了從這出來的藝術的表示，也常令人有瘞旅文的「吾與爾猶彼也」之感。大的藝術裏吾爾彼總是合一的，我想這並不是老託爾斯泰一個人的新發明，雖然御用的江湖文學不妨去隨意宣傳，反正江湖訣 (Journalism) 只是應時小飯而已。還有一層，中國與日本現在是立於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為自己國民的幸福勝過至少也等於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併亞洲，稍有愧色，而藝術家乃感到「說話則唇寒」的悲哀，此正是東洋人之悲哀也，我輩聞之亦不能不惘然。木下杢太郎在他的食後之歌序中云：

「在雜耍場的歸途，戲館的歸途，又或常盤木俱樂部，植木店的歸途，予常嘗此種異香

之酒，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滿眼淚的江戶平民藝術以爲樂。「我於音樂美術是外行，不能了解江戶時代音曲板畫的精妙，但如永井木下所指出，這裏邊隱著的哀愁也是能夠隱隱的感着的。這不是代表中國人的哀愁，却也未始不可以說包括一部分在內，因爲這如上文所說其所表示者總之是東洋人之悲哀也。永井氏論木板畫的色彩，云這暗示出那樣暗黑時代的恐怖與悲哀與疲勞。俗曲裏禮讚戀愛與死，處處顯出人情與禮教的衝突，偶然聽唱義太夫，便會遇見紙治，卽是這一類作品。日本的平民藝術彷彿善於用優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這是與中國很不同的。不過我已聲明關於這些事情不甚知道，中國的戲尤其是不懂，所以這只是信口開河罷了，請內行人見了別生氣才好。

我寫這篇小文，沒有能夠說出東京的什麼真面目來，很對不起讀者，不過我借此得以任意的說了些想到的話，自己倒覺得愉快，雖然以文章論也還未能寫得好。此外本來還有些事想寫進去的，如書店等，現在却都來不及再說，只好等將來另寫了。

廿五年八月八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懷東京之一

說到東京的書店第一想起的總是丸善（Maruzen）。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會社，翻譯出來該是丸善有限公司，與我們有關係的其實還只是書籍部這一部分。最初是個人開的店舖，名曰丸屋善七，不過這店我不曾見過，一九〇六年初次看見的是日本橋通三丁目的丸善，雖舖了地板還是舊式樓房，民國以後失火重建，民八往東京時去看已是洋樓了，隨後全燬於大地震，前年再去則洋樓仍建在原處，地名却已改爲日本橋通二丁目。我在丸善買書前後已有三十年，可以算是老主顧了，雖然賣買很微小，後來又要買和書與中國舊書，財力更是分散，但是這一點點的洋書却於我有極大的影響，所以丸善雖是一個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說有師友之誼者也。

我於一九〇六年八月到東京，在丸善所買最初的書是聖茲伯利（G. Sainsbury）的英文學小史一冊與泰納的英譯本四冊，書架上現今還有這兩部，但已不是那時買的原書了。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學的外國語是英文，當初的專門是管輪，後來又奉督練公所命令改學土木工

學，自己的興趣却是在文學方面，因此找一兩本英文文學史來看看，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實在也並不全是如此，我的英文始終還是敲門磚，這固然使我得知英國十八世紀以後散文的美富，如愛迭生，斯威夫忒，蘭姆，斯替文生，密倫，林特等的小品文我至今愛讀，那時我的志趣乃在所謂大陸文學，或是弱小民族文學，不過借英文做個居中傳話的媒婆而已。一九〇九年所刊的域外小說集二卷中譯載的作品以波蘭俄國波思尼亞芬蘭為主，法國有一篇摩波商（即莫泊三），英美也各有一篇，但這如不是犯法的淮爾特（即王爾德）也總是酒狂的亞倫坡。俄國不算弱小，其時正是專制與革命對抗的時候，中國人自然就引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蓋是後起的名稱，實在我們所喜歡的乃是被壓迫的民族之文學耳。這些材料便是都從丸善去得來的。日本文壇上那時有馬場孤蝶等人在談大陸文學，可是英譯本在書店裏還很缺少，蒐求極是不易，除俄法的小說尚有幾種可得外，東歐北歐的難得一見，英譯本原來就很少。我只得根據英國倍忒（H. Baker）的小說指南（A Guide to Best Fictions），抄出書名來，託丸善去定購，費了許多的氣力與時光，纔能得到幾種波蘭，勃爾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新希臘的作品，這裏邊特別可以提出來的有育珂摩耳（Jokai Mor）的

小說，不但是東西寫得好，有匈加利的司各得之稱，而且還是革命家，英譯本的印刷裝訂又十分講究，至今還可算是我的藏書中之佳品，只可惜在紹興放了四年，書面上因為潮濕生了好些黴菌的斑點。此外還有一部插畫本土耳其涅夫（Turgenev）小說集，共十五冊，伽納忒夫人譯，價二鎊。這部書本平常，價也不能算貴，每冊只要四先令罷了，不過當時普通留學官費每月只有三十二圓，想買這樣大書，談何容易，幸而有蔡谷清君的介紹把哈葛德與安特路朗合著的紅星佚史譯稿賣給商務印書館，凡十萬餘字得洋二百元，於是居然能夠買得，同時定講的還有勃蘭克思（Georg Brandes）的一冊波蘭印象記，這也給予我一個深的印象，使我對於波蘭與勃蘭克思博士同樣地不能忘記。我的文學店逐漸地開了門，除了水滸傳吉訶德先生之外不再讀中外小說了，但是雜覽閑書，丹麥安徒生的童話，英國安特路朗的雜文，一方面如威斯忒瑪克的道德觀念發達史，部丘的關於希臘的諸講義，都給我很愉快的消遣與切實的教導，也差不多全是從丸善去得來的。末了最重要的是藹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七冊，這是我的啓蒙之書，使我讀了之後眼上的鱗片倏忽落下，對於人生與社會成立了一種見解。古人學藝往往因了一件事物忽然省悟，與學道一樣，如學寫字的見路上的蛇或是雨中在柳枝

下往上跳的蛙而悟，是也。不佞本來無道可悟，但如說因「妖精打架」而對於自然與人生小有所了解，似乎也可以這樣說，雖然卍字派的同胞聽了覺得該罵亦未可知。資本論讀不懂，（後來送給在北大經濟系的舊學生杜君，可惜現在墓木已拱矣！）考慮婦女問題却也會歸結到社會制度的改革，如愛的成年的著者所已說過。葛理思的意見大約與羅素相似，贊成社會主義而反對「共產法西斯底」的罷。葛理思的著作自新精神以至現代諸問題都從丸善購得，今日因為西班牙的反革命運動消息的聯想又取出他的一冊西班牙之魂靈來一讀，特別是吉訶德先生與西班牙女人兩章，重復感歎，對於西班牙與葛理思與丸善都不禁各有一種好意也。

人們在戀愛經驗上特別覺得初戀不易忘記，別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最初的印象很重要。丸善的店面經了幾次改變了，我所記得的還是那最初的舊樓房。樓上並不很大，四壁是書架，中間好些長桌上攤著新到的書，任憑客人自由翻閱，有時站在角落裏書架背後查上半天書也沒人注意，選了一兩本書要請算賬時還找不到人，須得高聲叫夥計來，或者要勞那位不良於行的下田君親自過來招呼。這種不大監視客人的態度是一種愉快的事，後來改變以後自然也還是一樣，不過我回想起來時總是舊店的背景罷了。記得也有新聞記者問過，這

樣不會缺少書籍麼？答說，也要遺失，不過大抵都是小冊，一年總計纔四百圓左右，多僱人監視反不經濟云。當時在神田有一家賣洋書的中西屋，離寓所比丸善要近得多，可是總不願常去，因為夥計跟得太凶。聽說有一回一個知名的文人進去看書，被監視得生起氣來，大喝道，你們以為客人都是小偷麼！這可見別一種的不經濟。但是不久中西屋出倒於丸善，改為神田支店，這種情形大約已改過了罷，民國以來只去東京兩三次，那里好像竟不會去，所以究竟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因丸善而聯想起來的有本鄉真砂町的相模屋舊書店，這與我的買書也是很有關係的。一九〇六年的秋天我初次走進這店裏，買了一冊舊小說，是匈加利育珂原作美國薄格思譯的，書名曰獨體所說 (Told by the Death's Head)，卷首有羅馬字題曰：K. Tokutomi, Tokio Japan. June 27th. 1904. 一看就知道是不如歸的著者德富健次郎的書，覺得很是可以寶貴的，到了辛亥歸國的時候忽然把他和別的舊書一起賣掉了，不知為什麼緣故，或者因為育珂遺長篇傳奇小說無翻譯的可能，又或對於德富氏晚年篤舊的傾向有點不滿罷。但是事後追思有時也還覺得可惜。民八春秋兩去東京，在大學前的南陽堂架上忽又遇見，似乎他直立在那

軍有八九年之久了，趕緊又買了回來，至今藏在寒齋，與育珂別的小說黃齋等作伴。相模屋主人名小澤民三郎，從前曾在丸善當過夥計，說可以代去拏書，於是就託去拏了一冊該業的英文學上的古典神話，色剛姆與尼珂耳合編的英文學史繡像本第一分冊，此書出至十二冊完結，今尚存，唯古典神話的背皮脆裂，早已賣去換了一冊青灰布裝的了。自此以後與相模屋便常有往來，辛亥回到故鄉去後一切和洋書與雜誌的購買全託他代辦，直到民五小澤君死了，次年書店也關了門，關係始斷絕，想起來很覺得可惜，此外就沒有遇見過這樣可以談話的舊書商人了。本鄉還有一家舊書店郁文堂，以賣洋書出名，雖然我與店裏的人不會相識，出時常去看看，曾經買過好些書至今還頗喜歡所以記得的。這裏邊有一冊勃蘭兌思的十九世紀名人論，上蓋一橢圓小印朱文曰勝彌，一方印白文曰孤蝶，知係馬場氏舊藏，又一冊斯干地那微亞文學論集，丹麥波耶生 (H. H. Boyesen) 用英文所著，卷首有羅馬字題曰，Number 8th. 08. M. Abe. 則不知是那一個阿部君之物也。兩書中均有安徒生論一篇，我之能夠懂得一點安徒生差不多全是由於這兩篇文章的啓示，別一方面安特路郎 (Andrew Lang) 的人類學派神話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我以前只知道格林兄弟輯錄的童話之價值，若安



徒生創作的童話之別有價值則至此方才知道也。論文集中又有一篇勃蘭兌思論，著者意見雖似右傾，但在這里却正可以表示出所論者的真相，在我個人是很喜歡勃蘭兌思的，覺得也是很好的參考。前年到東京，於酷熱匆忙中同了徐君去過一趟，却只買了一小冊英詩人克刺勃傳（Crabbe），便是丸善也只匆匆一看，買到一冊瓦格納著的倫敦的客店與酒館而已。近年來洋書太貴，實在買不起，從前六先令或一圓半美金的書已經很好，日金只要三圓，現在總三倍不能買得一冊比較像樣的書，此新書之所以不容易買也。

本鄉神田一帶的舊書店還有許多，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工夫，也是消遣之一妙法。庚戌辛亥之交住在麻布區，晚飯後出來游玩，看過幾家舊書後忽見行人已漸寥落，坐了直達的電車迂回地到了赤羽橋，大抵已是十一二點之間了。這種事想起來也有些意思，不過店裏的夥計在賬台後蹲山老虎似的雙目炯炯地睨視着，把客人一半當作小偷一半當作肥豬看，也是可怕的，所以平常也只是看看，要遇見真是喜歡的書才決心開口問價，而這種事情也就不甚多也。廿五年八月廿七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日本管窺之三

此刻現在自己伸出嘴來談中日事情，有點像樊遲、樊噲的小兄弟一樣，實實是「樊惱自取」。可是不相干，我還想來說幾句話。這並不是像小孩玩火，覺得因危險而好玩，也當然不是像法師振錫，想去醒迷警頑。我只是看到別人的幾句文章，略略有點意思，想隨便說說罷了。胡適之、室伏高信二君的兩篇大文都在報上讀過了，兩篇都寫得很好，都說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卻不是這個。我所說的是一個在東京的留學生眞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來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隨東師觀早大演劇博物館，初期肉筆浮世繪展，昨又隨有赴上野帝室博物館並美術館之現代板畫展等，東師一一賜爲詳細說明，引起無限的興趣。同時益覺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過去的日本卻實在更可愛。江戶今雖已成東京，但仍極熱望能在此多住幾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來東京，則更多賜教啓發的機會了。然而這些希望看來似乎都很渺茫也。」

這裏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兩個人，黃遵憲與葉昌熾。黃君著的人境廬詩草卷八有「馬關

紀事」五首，顯然是光緒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貽驕倨書。改書追玉璽，絕使復輜車，唇齒相關誼，干戈百戰餘。所期捐細故，盟好復如初。」黃君雖然曾著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在中國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戰爭的甲午的次年就敢於這樣說，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識。葉君詩文集外著有語石，最有名，歿後出版的綠督廬日記鈔卷八記庚子六月間事有兩則云：

「初九日，蔭南來久談，云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爲其國王擲歸，此必各國有實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

初十日，昨蔭南云，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教之云，爲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剿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剿，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爲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這裏所記的是否事實我不能知道，或者蔭南所談原只是道聽塗說亦未可知，不過那都沒有什麼關係，所可注意的是葉君在庚子那時對於日本的態度。這種態度大約也不只葉君一人，有蔭南等人展轉相傳地來說，可知這空氣傳播得頗廣，葉君卻把牠表示出來罷了。

從庚子到現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聽到了真君的話，很有點出於意外。真君本來是頗愛入境廬的詩的，所以意見與黃君相近吧？但是這裏有點不同，黃葉二君親日的意見大抵以政治爲立腳點，而真君則純是文化的，這是我所很感到興味的地方。說到親日，我在這裏不免要來抄錄一篇小文，對於這個名詞略加說明：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同樣的爲世詬病，卻也同樣的並沒有真實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

中國所痛惡的，日本所歡迎的那種親日派，並不是真實的親日派，不過是一種牟利求榮的小人，對於中國，與對於日本，一樣有害的，一面損了中國的實利，一面損了日本的光榮。

我們承認一國的光榮在於他的文化——學術與藝文，並不在他的屬地利權或武力，而且這些東西有時候還要連累了缺損他原有的光榮。（案如歐戰時德國文學家霍普忒曼，非洲戰爭時義國科學家馬爾可尼，各爲本國辯解，說好些可笑的話。）

中國並不會有真的親日派，因爲中國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真的光榮，這件事只看中

國出版界上沒有一冊書或一篇文講日本的文藝或美術，就可知道了。日本國民曾經得到過一個知己，便是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他才是真的親日派。中國有這樣的人麼？我慚愧說，沒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紹介英德法俄等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真的親英親德等派麼？誰又是專心研究與中國文化最有關係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國文化的價值，真實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復古與自大的，真的愛國的國學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們同你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却舉不出一個人來，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時也有一句勸告，請你不要認不肖子弟的惡友爲知己，請你拒絕他們，因爲他們只能賣給你土地，這卻不是你的真光榮。」

此文係民國九年所寫，題曰親日派，登在當時晨報「第七版」上，因爲還沒有所謂副刊。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樣寫法與有些意思現在看來覺得有點幼稚，十幾年中事實也稍有變更了，這裏所說的話未必能算全對，不過對於親日的解說我還是那麼想，所以引用了。所謂親日應該是 Nipponophilos 一語的翻譯，是愛日本者，也可以說是日本之友，而友誼又與親族關係不同，他不會去附和械鬪，也不講酒食徵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

個人與民族給大小懸殊，情形卻無二致。世界上愛日本者向來以小泉八雲爲代表，近來又加添了一個葡萄牙人摩拉藹思（W. De Moraes）。此外如法國的古修（P. I. Courchard）等大約還不少，不過在日本沒有翻譯，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雲的全集已有日譯，原書又是英文，大家見到的很多，摩拉藹思的著作今年有兩種譯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與德島的盆踊。講到專門的研究，文學方面不及張伯倫，美術方面不及菲納羅沙與龔枯爾，他們只對於日本一般的文化與社會情形感到興趣，加爲讚賞，因爲涉及的範圍廣大，敘說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數的讀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淺薄的缺點。還有一層，「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贊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或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根據。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這是十年前所說的話，到現在也是這樣想。小泉八雲的文章與思想還有他的美，摩拉藹思的我更覺得別無特色，或者一半因爲譯文的無味的緣故亦未可知。他們都不免從異域趣味出發，其次是濃厚的宗教情緒，這自然不會是希伯來正宗的了，他們要來了解東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汎神的眼鏡，或又固執地抓住了輪迴觀，憑空看出許多幻影來。日本原來也是富於宗教情緒的民族，卻未必真是耽溺於靈魂與

輪迴的冥想，如基督教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雲著怪談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我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餓鬼道中，那麼我願意有這機會去轉生在墳前的那些竹花瓶裏，將來我可以從那裏偷偷地出來，唱著我的細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認識的人。」這說得很有風趣，但在上文說如東京想要除滅蚊子，須得在寺裏墓場的一切花瓶的水上注上石油，因為這裏邊能發育蚊子，但是這斷不可能，不特破壞了祖先崇拜之詩美，而且戒殺生的宗教與敬祖的孝心也決不能奉命云云，如當作詩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無妨，但若是算作實寫日本的情形則未免是謬誤之一例了。中國人論理可以沒有這些毛病，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日本是同一系統，儒釋道三種思想本是知道的，那麼這裏沒有什麼隔閡，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說中國還沒有講日本文學的書，現在也是有了，世上難得再有小泉八雲那樣才筆，但是不下於他的理解總是可能的，所以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樂觀。我嘗說過，日本與中國在唐朝的往來真是人類史上最光榮的事，純是文化的友誼的使節，一點都沒有含着不純的動機，只有在同一時代的中國與印度的往來可以相比，在外國絕對找不出一個類似的例

來，羅馬與希臘的文化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那卻是從侵略來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對於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遠地種下了，可是「緣」却不好，這多少年來政治上的衝突成了文化接觸的極大障害，所以從又一方面看去樂觀是絕無根據。在這個時候聽見真君的幾句話，確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驚顧了。

要了解別國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從前我說文化大抵只以學術與藝文爲限，現在覺得這是不對的。學術藝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會上却很有勢力，少數人的思想雖是合理，而多數人却也就是實力。所以我們對於文化似乎不能夠單以文人學者爲對象，更得放大範圍來看才是。前日讀谷崎潤一郎的新著小說武州公祕話，卷二記桐生輝勝十三歲時在杜鹿城爲質，藥師寺軍圍城，輝勝夜登小樓觀女人們裝飾所斬獲的首級事，我覺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說明道：

「近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從自己的隊夥中叫去五六個人，把斬獲的敵人的首級拿來與首級簿對勘，換掛首級牌，洗濯血跡，去辦這些差使。首級這東西，若是無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雖說，否則凡是像點樣子的勇士的頭，那就都是這樣的好好地弄乾淨了，再去供大將的查檢。」



所以都要弄得難看，頭髮亂了的給他重新梳好頭，染牙齒的重新給染過，偶然也有首級要給他薄薄地搽點粉。總之竭力地要使那人保存原來的風貌與血氣，與活着的時候彷彿。這件事叫做裝飾首級，是女人所做的工作。」隨後紀述這工作的情形云：

「人數正是五個。這裏邊的三個女人都有一個首級放在前面，其餘的兩個女人當作助手。第一個女人舀起半勺熱水來倒在木盆裏，叫助手幫着洗那首級。洗了之後把這個放在首級板上，遞給第二個人。這個女人接了過來，給他梳髮挽髻。第三個女人就在首級上掛上牌子。工作是這樣的順着次序做下去。最後，這些首級都放在三個女人後面的長的大木板上，排列作一行。」關於梳頭又詳細地描寫道：

「從左端的女人手裏遞過于干净净地揩去了血跡的一個首級來時，這女人接受了，先用剪刀剪斷了髻上的頭繩，隨後愛撫似地給他細心地梳髮，有的給搽點香油，有時給剃頂搭，（案日本維新前男子皆蓄髮結髻，唯腦門上剃去一部分如掌大。）有時從經機上取過香爐來，拿頭髮在煙上薰一回，於是右手拿起新的頭繩，將一頭咬在嘴裏，用左手將頭髮束起，正如梳頭婆所做一樣，把髻結了起來。」又云：

「那些女人們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無論什麼時候決不粗暴地動作。她們總是儘可能的鄭重地，謹慎地，和婉地做着。」谷崎的意思是寫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這裏只是說他那變態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卻是覺得另外有意思，因為我所注意的是裝飾首級中的文化。我們平常知道日本話裏有「首實檢」（Kubijiken）一字，意義是說檢查首級，夏天挑買香瓜西瓜，常說是檢查首級似的。這是戰國時代的一種習慣，至今留在言語裏，是很普通的話，而裝飾首級則即是其前一段，不過這名稱在現今已是生疏了。今年同學們讀松尾芭蕉的紀行文與之細道，有記在小松的太田神社觀齋藤實感遺物盜與錦袍一節，在這裏也聯想起來。實感於壽永二年（一一八三，宋孝宗淳熙十年）隨平維盛往征木曾義仲，篠原之戰爲手塚光盛所殺，時年七十三，恐以年老爲人所輕，故以墨染鬚髮，首級無人能識，令樋口兼光視之，始知其爲實感，經水洗白髮盡出，見者皆感泣，義仲具祈願狀命兼光送遺物納於太田神社。芭蕉咏之曰：

Muzan yana, Kabuto no shita no Kirigirisui (大意云，傷哉，盜底下的蟋蟀呀！原係十七音的小詩，意多於字，不易翻譯。)十四世紀的謠曲中有實感一篇，亦以此爲材料，

下半本中一段云：

「且說源原的爭戰既了，源氏的手塚太郎光威，到木會公的尊前說道，光威與奇異的賊徒對打，取了首級來。說是大將，又沒有隨從的兵卒，說是武士，卻穿着錦戰袍。叫他報名來，也終沒有報名，聽他說話乃是坂東口氣。木會公聽了，阿呀那可不是長井的齋藤別當實感麼？若是如此，鬚髮都該皓白了，如今卻是黑的，好不奇怪。樋口次郎想當認識，叫他到來。樋口走到一眼看去，唉唉傷哉，那真是齋藤別當也。實感常說，年過六十出陣打仗，與公子小將爭先競勝，既失體統，而且被稱老將，受人家的輕侮，更是懊惱，所以該當墨染鬚髮，少年似的死於戰場。平常這樣地說，卻真是染了。且讓我洗了來看。說了拿起首級，離開尊前，來到池邊，柳絲低垂，碧波照影，正是

氣霽風梳新柳髮 冰消浪洗舊苔鬚

洗了一看，黑色流落，變成原來的白髮。凡是愛情名聲的執弓之士都應當如是，唉唉真是有情味的人呀，大眾見了都感歎流淚。」

以上雜抄數節，均足以看出所謂「武士之情」。這即是國民文化的一部分表現，我們平

常太偏重文的一面，往往把這邊沒卻了，未免所見偏而不全。我近來有一種私見，覺得人類文化中可以分作兩部，其一勉強稱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樣勉強地稱曰人的文化。凡根據生物的本能，利用器械使技能發展，便於爭存者，即物的文化，如槍砲及遠等於爪牙之特別銳長，聽遠望遠等於耳鼻的特別聰敏，於生存上有利，而其效止在損人利己，故在文化上也只能說是低級的，與動物相比亦但有量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也。雖然並不違反自然，卻加以修改或節制，其行為顧慮及別人，至少要利己而不損人，又或人己俱利，以至損己利人，若此者為高級的，人的文化。今春在耆老行乞文中我會這樣說：

「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殺，搶，偷二者，到了兩條腿的人纔能夠拿出東西來給別吃，所以乞食在人類社會上實是在指出一種空前的榮譽。」假如在非洲地方我們遇見一個白人全副文明裝束拿了快槍去打獵殺生，又有一個裸體黑人在路旁拿了他的煨蟻螬留過路的人共食，我們不能不承認這裏文明與野蠻正換了地位，古人所常常喜說的人禽之辨實在要這樣去看才對。上面所引的各節因此可以看出意義，雖然也有人可以說，裝飾好了死人頭去請大帥賞鑒，正是封建時代殘忍的惡風，或者如弗來則 (Frazer) 氏所說的由於怕那死人的緣

故，所以有飾終典禮吧，但是我總不是這樣想。無論對於托鹿城或篠原的被害者，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這是一種人情之美，爲動物的本能上所沒有的。固然有些殘忍的惡風與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類所有，在動物裏不能發見，但那是動物以下的變態，不能與這相提並論。我常想人類道德中仁恕的位置遠在忠孝之上，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很看重這「武士之情」，覺得這裏邊含有大慈悲種子，能夠開出頂好的花來，若主從之義實在關係的範圍很小，這個有如周末俠士的知己感，可以給別人保得家國，那個則是菩薩行願，看似微小，擴充起來卻可保天下度世人也。這回所談有點違反我平常習慣似地稍傾於理想亦未可知，但在我總是想竭力誠實地說，不願意寫看似漂亮而自己也不相信的話。總之我只想略談日本武士生活裏的人情，特別舉了那陰慘可怕的檢查首級來做個例，看看在互相殘殺的當中還有一點人情的發露，這恐怕就是非常陰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點吧。此刻現在還有眞君那樣的人留意日本近代文明，真是很難得很可喜的。同時我還想請眞君於文藝美術之外再跨出樣一步去向別的各方面找尋文化，以爲印證，則所得一定更大，而文化上的日本也一定更爲可愛了。

但是，要了解一國文化，這件事固然很艱難，而且，實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於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馳，但在現實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還簡直相反，這時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時異，一也，多寡數異，又其二也。天下可貴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陰道士不能寫黃庭，曲阜童生也不見得能講論語，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著手研究，如或太熱心，必欲使心中文化與目前事實合一，則結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嘗爲學生講日本文學與其背景，常苦於此種疑問之不能解答，終亦只能承認有好些高級的文化是過去的少數的，對於現今的多數是沒有什麼勢力，此種結論雖頗暗淡少生氣，卻是從自己的經驗得來，故確是誠實無假者也。（廿四年十二月）

## 附記

我爲國聞周報寫了三篇日本管窺，第一篇收在苦茶隨筆裏，第二篇收在苦竹雜記裏，改名日本的衣食住，這是第二篇，卻改不出什麼好名字，所以保留原題。廿五年五月編校時記。

## 北平的春天

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大覺得。立春已過了十天，現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頭了，布衲攤在兩肩，窮人該有欣欣向榮之意。光緒甲辰即一九〇四年小除那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會作一詩云：

「一年條就除，風物何凄緊。百歲良悠悠，白日催人盡。既不爲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羣生，何處問靈蠢。」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做了這樣一首云：

「東風三月烟花好，涼意千山雲樹幽，冬最無情今歸去，明朝又得及春游。」這詩是一樣的不成東西，不過可以表示我總是很愛春天的。春天有什麼好呢，要講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義，最好去查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抒情詩的演說，那篇世界語原稿是由我筆錄，譯本也是我寫的，所以約略都還記得，但是這里謄錄自然也更可不必了。春天的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領略的，關門歌頌一無是處，所以這里抽象的話暫且割愛。

且說我自己的關於春的經驗，都是與游有相關的。古人雖說以鳥鳴春，但我覺得還是在

別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與花木。迂闊的說一句，或者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緣故罷。小時候，在春天總有些出游的機會，掃墓與香市是主要的兩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麼這水與花木自然就不會缺少的。香市是公衆的行事，禹廟南鎮香爐峯爲其代表，掃墓是私家的，會稽的烏石頭調馬場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記憶中還是一種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記云：

「晨坐船出東郭門，挽繆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爲陶心雲先生所創修，堤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游人頗多。又二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轎過市行三里許，絨嶺，約千餘級。山上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薯花蔚藍色，狀如豆花，結實卽刀豆也，可入藥。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於碗口而長僅二三寸，頗爲可觀。忽聞有聲如鷄鳴，閣閣然，山谷皆響，問之轎夫，云係雉雞叫也。又二里許過一溪，闊數丈，水沒及胫，舁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鵝卵，整潔可喜。行三四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闔壯。方祭時，小雨簌簌落衣袂間，幸卽晴霽。下山午餐，下午開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並作，大雨傾注，至家不息。」



舊事重提，本來沒有多大意思，這里只是舉個例子，說明我春游的觀念而已。我們本是水鄉的居民，平常對於水不覺得怎麼新奇，要去臨流賞玩一番，可是生平與水太相習了，自有一種情分，彷彿覺得生活的美與悅樂之背景裏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我非不喜禽虫，但他總離不了草木，不但是喫食，也實是必要的寄託，蓋即使以鳥鳴春，這鳴也得在枝頭或草原上才好，若是雕籠金鎖，無論怎樣的鳴得起勁，總使人聽了索然興盡也。

話休煩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麼樣了呢。老實說，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將二十年，不可謂不久矣，對於春游却並無什麼經驗。妙峯山雖熱鬧，尚無暇瞻仰，清明郊游只有野哭可聽耳。北平缺少水氣，使春光減了成色，而氣候變化稍劇，春天似不會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爲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袷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不過這春的季候自然還是有的。第一，冬之後明明是春，且不说節氣上的立春也已過了。第二，生物的發生當然是春的證據，牛山和尚詩云，春叫貓兒貓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是懶散，雅人稱曰春困，這似乎是別一種表示。所以北平到底還是

有他的春天，不過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叫人有時來不及嘗他的味兒，有時嘗了覺得稍枯燥了，雖然名字還叫作春天，但是實在就把他當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頭，反正這兩者在表面上雖差得遠，實際上對於不大承認他是春天原是一樣的。

我倒還是愛北平的冬天。春天總是故鄉的有意思，雖然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至於冬天，就是二四十年前的故鄉的冬天我也不喜歡；那些手脚生凍瘡，半夜裏醒過來像是懸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氣的感覺，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紙糊過的屋子裏就不會有的。在屋裏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種好處，可以讓人家作事，手不僵硬，不必多硯呵筆，於我們寫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游之樂久矣。廿五年二月十四日。（選自宇宙風）

## 北平的好壞

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年頭了。其間曾經紹興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時間不過一兩個月，又到過濟南一次，定縣一次，保定兩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則五六日，少或一

天而已。因此北平於我的確可以算是第二故鄉，與我很有些情分，雖然此外還有紹興，南京，以及日本東京，我也住過頗久。紹興是我生長的地方，有好許多山水風物至今還時時記起，如有閒暇很想記述一點下來，可是那裏天氣不好，寒暑水旱的時候都有困難，不甚適於住家。南京的六年學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響與感慨，背景却是那麼模糊的，我對於龍蟠虎踞的鍾山與浩蕩奔流的長江總沒有什麼感情，自從一九〇六年肩鋪蓋出儀鳳門之後，一直沒有進城去瞻禮過，雖似薄情實在也無怪的。東京到底是人家的國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歸根結蒂在現今說來還是北平與我最有關係，從前我會自稱京兆人，蓋非無故也，不過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是邊塞，但是我們也能愛邊塞，所以對於北京仍是喜歡，小孩們坐慣的破椅子被決定將丟在門外，落在打小鼓的手裏，然而小孩的捨不得之情故自深澀地存在也。

我說喜歡北平，究竟北平的好處在那裏呢？這條策問我一時有點答不上來，北平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我們可以說的，大約第一是氣候好吧。據人家說，北平的天色特別藍，太陽特別猛，月亮也特別亮。習慣了不覺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學，

便很感着這個不同了。其次是空氣乾燥，沒有那泛潮時的不愉快，於人的身體總當有些益處。民國初年我在紹興的時候，每到夏天，玻璃箱裏的幾本洋書都長上白毛，有些很費心思去蒐求來的如育珂的白薔薇，因此書面上便有了「白雲風」似的癢痕，至今看了還是不高興。搬到北京來以後，這種毛病是沒有了，雖然癢痕不會消滅，那也是沒法的事。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總可以說是大方。大方，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裏邊包含着寬容與自由。我覺得世間最可怕的是狹隘，一切的干涉與迫害就都從這裏出來的。中國人的宿疾是外強中乾，表面要擺架子，內心却無自信，隨時懷着恐怖，看見別人一言一動，便疑心是在罵他或是要危害他，說是度量窄排斥異己，其實是精神不健全的緣故。小時候遇見遠親會拳術的人，因為有恃無恐，取人已兩不犯的態度，便很顯得大方，從容。北平的人難道都會打拳，但是總有那一種空氣，使居住的人覺得安心，不像在別的都市彷彿已嚴密地辦好了保甲法，個人的舉動都受着街坊的督察，儀式起居的一點獨異也會有被窺伺或告發的可能。中國的上上下下的社會都不掃自己門前的雪，却專管人家屋上霜，不惜踏碎鄰家的瓦或爬塌了牆頭，因此如有不是那麼做的，也總是難得而可貴了。從別一方面說，也可以說這正是北平的

落伍，沒有統制。不過天下事本不能一律而論，有喜歡統制人或被統制的，也有都不喜歡的，這有如宗教信仰，信徒對了菩薩叩頭如搗蒜，用神方去醫老太爺的病，在少信的人無妨看作泥塑木雕的偶像，根據保護信教自由的法令，固然未便上前搗毀，看了走開，回到無神的古廟去歇宿，只好各行其是耳。

北平也有我所不歡喜的東西，第一就是京戲。小時候看過些敬神的社戲，戲台搭在曠野中間，不但看的人自由來去，鑼鼓聲也不大喧鬧，鄉下人又只懂得看，即使不單賞識勛斗翻得多，也總要看這裏邊的故事，唱得怎麼是不大有人理會的。乙巳（一九〇五）的冬天與二十三個同學到北京練兵處來應留學考試，在西河沿住過一個月，曾經看了幾次戲很租看的紅紙戲目，木棍一樣窄的板櫂，台上扮演的了鬻手淫，都還約略有點記得。查那時很簡單的北  
行日記，還賸有這幾條記錄：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歧采卿椒如至中和園觀劇，見小叫天演時，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歧椒如至廣德樓觀劇，朱素雲演黃鶴樓，朱頗通文墨云。」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訪榆蓀，見永嘉胡儼莊君，同至廣德樓觀劇。」

三十二年人事變遷得很多，榆蓀當防疫處長，染疫而歿，已在十多年前，椒如爲渤海艦隊司令，爲張宗昌所殺，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二十年以上不會進戲園，也可以算是一種改變吧。我厭惡中國舊劇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一，中國超階級的陞官發財多妻的腐敗思想隨處皆是，而在小說戲文裏最爲濃厚顯著。其二，虛僞的儀式，裝腔作勢，我都不喜歡，覺得肉麻，戲台上的動作無論怎麼有人贊美，我總看了不愉快。其二，唱戲的音調，特別是非戲子的在街上在房中的清唱，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與八股鴉片等有什麼關係，有一種麻痺性，胃裏不受用。至於金革之音，如德國性學大師希耳息弗爾特在他的遊記男與女第二十四節中所說，「樂人在銅鑼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還在其次，因爲這在中國不算最鬧也。遊記同節中云：

「中國人的聽覺神經一定同我們構造得不同，這在一個中國旅館裏比在中國戲園還更容易看出來。」由是觀之，銅鑼的最高音究竟還是樂人所打的，比旅館裏的通夜蜜蜂窠似地哄哄然終要勝一籌也。

我反對舊劇的意見不始於今日，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自己避開戲園就是了，也本

不必大聲疾呼，想去警世傳道，因為如上文所說，趣味感覺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固不特鴉片小腳爲然也。但是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自從無線電廣播發達以來，出門一望但見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頭巷尾充滿着非人世的怪聲，而其中以戲文爲最多，簡直使無人所逃於天地之間，非硬聽京戲不可，此種壓迫實在比苛捐雜稅還要難受。中國不知從那一年起，唱歌的技術永遠失傳了，唐宋時妓女能歌絕句和詞，明有擊破玉打草竿掛枝兒等，清朝窰姐兒也有窰調的小曲，後來忽地消滅，至今自上至下都只會唱戲，我無閑去打茶圍，慚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麼，但看酒宴餘興，士大夫無復念唐詩或試帖者，大都高歌某種戲劇一段，此外白晝無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詞，也全是西皮二簧而非十杯酒兒，可知京戲已經統制了中國國民的感情了。無線電台專門轉播戲園裏的音樂正無足怪，而且本是很順輿情的事，不幸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要叫我硬聽這些我所不要聽的東西，即使如德國老博士在旅館一樣用棉花塞了耳朵孔也還是沒用，有時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絕望。俗語云，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中國人很有這樣精神，大家裝上無線電，那些收音機却似乎都從天橋地攤上買來的，恐怕不過三四毛一個，發出來的聲音老是那麼古怪，似非人間世所

有。這不但是戲文，便是報告也都是如此，聲音蒼啞滯滯，聲調局促呆板，語句固然難聽懂，只覺得嘈雜不好過。看畫報上所載，電台裏有好幾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口，爲什麼我們現在所聽見的總是這樣難聽的古怪話呢。我有時候聽了不禁消極，心想中國話果真是如此難聽的一種言語麼？我不敢相信，但耳邊聽着這樣的話，實在覺得十分難聽。我想到，中國現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醜惡討厭。無線電是頂好的一個例。這並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實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賬上了。

總而言之，我對於北平大體上是很喜歡的，他的氣候與人情比別處要好些，宜於居住，雖然也有缺點，如無線電廣播的難聽，其次是多風塵，變成了邊塞。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門外邊，預備給打小鼓的擗去，這個時候有人來出北平特輯，未免有點不識時務吧，但是我們在北平的人總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於煩忙中特爲寫此小文者著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廿五年五月九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買墨小記

我的買墨是壓根兒不足道的。不但不會見過邵格之，連吳天章也都沒有，怎麼夠得上說墨，我只是買一點兒來用罷了。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筆非墨不可，又只得買墨。本後墨汁是最便也最經濟的，可是膠太重，不知道用的什麼煙；難保沒有「化學」的東西。寫在紙上常要發青，寫稿不打緊，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適了。買一錠半兩的舊墨，磨來磨去也可以用上一個年頭，古人有言，非入磨墨磨人，似乎感慨係之，我只引來表明墨也很禁用，並不怎麼不上算而已。

買墨為的是用，那麼一年買一兩半兩就夠了。這話原是不錯的，事實上却不容易照辦，因為多買一兩塊留著玩玩也是人情之常。據閒人先生在談用墨中說，「油煙墨自光緒五年前皆可用。」凌宴池先生的清墨說略曰，「墨至光緒二十年，或曰十五年，可謂亘古未有之浩劫，蓋其時鑛質之洋煙輸入，……墨法遂不可復問。」所以從實用上說，「光緒中葉」以前的製品大抵就夠我們常人之用了。實在我買的也不過光緒至道光的，去年買到幾塊道光

乙未年的墨：整整是一百年，磨了也很細黑，覺得頗喜歡，至於乾嘉諸老還未敢請教也。這樣說來，墨又有什麼可玩的呢？道光以後的墨，其字畫彫刻去古益遠，殆無可觀也已，我這裏說玩玩者乃是別一方面，大概不在物而在人，亦不在工人而在主人，去墨本身已甚遠而近於收藏名人之著書矣。

我的墨裏最可記念的是兩塊「曲園先生著書之墨」，這是民廿三春間我做那首「且到寒齋吃苦茶」的打油詩的時候平伯送給我的。墨的又一面是春在堂二字，印文曰程氏掬莊，邊款曰：光緒丁酉仲春鞠莊精選清煙。

其次是一塊圓頂碑式的松煙墨，邊款曰，鑑瑩齋珍藏。正面篆文一行云，同治九年正月初吉，背文云，績溪胡甘伯會稽趙撫叔校經之墨，分兩行寫，爲趙手筆。趙君在謫巖堂遺集敘目中云，「歲在辛未，余方入都居同歲生胡甘伯寓屋，」即同治十年，至次年壬申而甘伯死矣。趙君有從弟爲余表兄，鄉俗亦稱親戚，余生也晚，乃不及見。小時候聽祖父常罵趙益甫，與李蕤客在日記所罵相似，蓋諸公性情有相似處故反相克也。

近日得一半兩墨，形狀凡近，兩面花邊作木器紋，題曰，會稽扁舟子著書之墨，背曰，

徽州胡開文選煙，邊款云，光緒七年，扁舟子卽范寅，著有越諺共五卷，今行於世。其事言  
日記第三冊中光緒四年戊寅紀事云：

「元旦，辛亥。已初書紅，試新模扁舟子著書之墨，甚堅細而佳，惟新而膩，須俟三年  
後用之。」蓋卽與此同型，唯此乃後年所製者耳。日記中又有丁丑十二月初八日條曰：

「陳槐亭曰，前月朔日營務處朱懋勳方伯明亮回省言，禹廟有聯係范某撰書并跋者，梅  
中丞見而贊之，朱方伯保舉范某能造輪船，中丞囑起稿云云，子有禹廟聯乎，果能造輪船  
乎？應曰，皆是也。」范君用水車法以輪進舟，而需多人脚踏，其後仍改用篙櫓，甲年前後  
曾在范君宅後河中見之，蓋已與普通的「四明瓦」無異矣。

前所云一百年墨共有八錠，篆文曰，墨緣堂書畫墨，背曰，蔡友石珍藏，邊款云，道光  
乙未年汪近聖造。又一枚稍小，篆文相同，背文兩行曰，一點如漆，百年如石，下云，友石  
清賞，邊款云，道光乙未年三月，甘實庵白下瑣言卷三云：

「蔡友石太僕世松精鑒別，收藏尤富，歸養家居，以書畫自娛，與人評論娓娓不倦。所  
藏名人墨蹟，鉤摹上石，爲墨緣堂帖：眞信而好古矣。」此外在金陵詞鈔中見有詞幾首，關

於蔡友石所知有限，今看見此墨却傾覺得非陌生人，彷彿有一種分也。貨布墨五枚，形與文均如之，背文二行曰，齋谷山人屬胡閩文仿古，邊款云，光緒癸巳年春日。此墨甚尋常，只因是刻習苦齋畫絮的惠年所造，故記之。又有墨一枚，無文字，唯上方橫行五字曰雲龍舊衲製，據云亦是惠菱舫也。

又墨四錠，一面雙魚紋，中央篆書曰，大吉昌宜侯王，背作橋上望月圖，題曰湖橋鄉思。兩側隸書曰，故鄉親友勞相憶，丸作隄屨當尺鱗。仲儀所貽，蒼珮室製。疑是譚復堂所作，索譚君曾宣游安徽，事或可能，但體製凡近：亦未敢定也。

墨緣堂墨有好幾塊，所以磨了來用，別的雖然較新，却捨不得磨，只是放著看看而已。從前有人說買不起古董，得貨布及龜鶴齊壽錢，製作精好，可以當作小銅器看，我也曾這樣做，又蒐集過三五古磚，算是小石刻。這些墨原非佳品，總也可以當墨玩了，何況多是先哲鄉賢的手澤，豈非很好的小古董乎。我前作骨董小記，今更寫此，作為補遺焉。廿五年二月十五日：於北平苦茶庵中。

## 自己的文章

聽說俗語裏有一句話，人家的老婆與自己的文章總覺得是好的。既然是通行的俗語，那麼一定有道理在裏邊，大家都已沒有什麼異議的了，不過在我看來却也不盡然的地方。關於第一點，我不會有過經驗，姑且不去講她。文章呢，近四十年來古文白話胡亂地塗寫了不少，自己覺得略有所知，可是我毫不感到天下文風全在紹興而且本人就是城裏第一。不，讀文章不論選舉桐城，稍稍辨別得一點好壞，寫文章也微微懂得一點苦甘冷暖，結果只有「一點兒」的知，而知與信乃是不大合得來的，既知文章有好壞，便自然難信自己的都是好的了。

聽人家稱贊我的文章好，這當然是愉快的事，但是這愉快大抵也就等於看了主考官的批，是很榮幸的，然而未必切實。有人好意地說我的文章寫得平淡，我聽了很覺得喜歡但也很惶恐。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實上絕沒有能夠做到一分毫，蓋凡理想本來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現在寫文章自然不能再講什麼義法格調，

思想實在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充實已難。要表現得好更大難了，我所有的只有焦躁，這說得好聽一點是積極，但其不能寫成好文章來反正總是一樣。民國十四年我在雨天的書序二中說：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來。」又云：

「我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給我一冊小書，題曰北京的茶食，內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沈默，黽傷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寫的，譯成流麗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讀一遍却又十分慚愧，那時所寫真是太幼稚地興奮了。過了十年，是民國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隨筆後記中說道：

「我很慚愧老是那麼熱心，積極，又是在已經略略知道之後，——難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蹟麼？實實是大錯而特錯也。以後應當努力，用心寫好文章，莫管人家鳥事，且談草木虫

魚，要緊要緊。」這番叮囑仍舊沒有用處，那是很顯然的。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可是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只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繫縛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是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裏平淡的文情那裏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說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諸公同情遂以為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諸公殆亦難免有失眠之譏矣。

又或有人改換名目稱之曰閒適，意思是表示不贊成，其實在這裏也是說得不對的。熱心社會改革的朋友痛恨閒適，以為這是布耳喬亞的快樂，差不多就是飽暖懶惰而已。然而不然。閒適是一種很難得的態度，不問苦樂貧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並不是容易學得會的。這可以分作兩種。其一是小閒適，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關於閒適的文章裏有云：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如農夫終日車水，忽駐足望西山，日落陰涼，河水變色，若欣然有會，亦是閒適，不必臥且醉

也。其二可以說是大開適罷。沈赤然著寄傲軒讀書續筆卷四云：

「宋明帝遣華酒賜王景文死，景文將飲酒，謂客曰，此酒不宜相勸。齊明帝遣費煬逼巴陵王子倫死，子倫將飲，顧使者曰，此酒非勸客之具，不可相奉。其言何婉而趣也。大都從容鎮靜之態平時尚可僞爲，至臨死關頭不覺本性全露，若二人者可謂視死如甘寢矣。」又如陶淵明擬輓歌辭之二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這樣的死人的態度真可以說是開適極了。再看那些參禪看話的和尚，雖似超脫，却還念念不忘臘月二十八，難免陶公要攔眉而去。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他們亦何必那麼視死如甘寢，實在是「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耳，唯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開適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想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總之開適不是一件容易學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連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然則開適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說又是當然的事也。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這裏邊有一點好處，我想只可以說在於未能平淡閒適處，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在雨天的書序二一中云：

「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爲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爲自己一個道德家的原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道德來。」我的道德觀恐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摻合在內，外面又加了些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以及性的心理，而這末一點在我較爲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鬪懂得寫字的道理，我却從「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來，恐不免爲饕大姐所竊笑罷。不過好笑的人儘管去好笑，我的意見實實在在以我所知爲基本，故自與他人不能苟同。至於文章自己承認未能寫得好，朋友們稱之曰平淡或閒適而賜以稱許或嘲罵，原是隨意，但都不很對，蓋不佞以爲自己的文章的好處或不好處全不在此也。二十五年九月二日，在北平。（選自青年界）

我寫日記始於光緒戊戌（一八九八），雖是十九世紀末年，卻已是距今三十八年前了。自戊戌至乙巳七年中，斷續地寫，至今還保存著十四小冊，丙午至辛亥六年在日本不會記，民國以後又一直寫著。我的日記寫得很簡單，大抵只是往來通信等，沒有什麼可看，但是民國以前的一部分彷彿是別一時代的事情，偶然翻出來看，也覺得有好玩的地方，現在就把他抄錄一點下來。

第一冊記戊戌正月至五月間事，時在杭州，居花牌樓一小樓上，去塔兒頭不遠，聽街上叫賣聲即在窗下，所記多關於食物及其價格者：

「正月三十日，雨。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莖莖紫如茄樹耳，花色黃。」

「二月初五日，晴，燠煖異常。食龍須菜，京師呼豌豆苗，卽蠶豆苗也，以有藤似須故名，每斤四十餘錢，以炒肉絲，鮮美可啖。」紹興呼豌豆爲蠶豆，而蠶豆則稱羅漢豆，日記中全以越俗爲標準，一月後又記云：

「羅漢豆上市，杭呼青腸豆，又呼青然豆。」案此蓋卽青蠶豆耳。

「二月廿八日，晨大霧，有雄黃氣。上午晴。夜雨，冷甚。食草紫，杭呼金花菜。春

分。亥正二刻。」

「上巳日，陰冷。下午左鄰姚邵二氏買小鷄六隻，每隻六十五文。」

「閏三月十三日，晴。枇杷上市。」

「十四日，陰。食櫻桃。每斤六十八文。」

「廿三日，雨。食萹苳筍，青鯧鯊，出太湖，每尾二十餘文，形如擲魚，首如帶魚，背青色，長約一尺，味似勒魚，細骨皆作人字形。」但是同時也記載這類的事情，大抵是從報上看來的罷：

「四月初五日，陰。享利親王覲見，遣胡燏棻禮親王往永定門外迎入，上親下座迎，並坐，下座送，賜珍物無數，內一扇係太后所畫云。」

「十七日，晴。山東沂州亂。廣東劉毅募勇五千鼓譟索餉。」

戊戌五月末回紹興，至辛丑八月往南京，所記共有五册。有幾條購物的紀事可以抄錄：

「十一月廿八日，陰。路滑如油，上午稍乾，往大街。購洋鋸一把，一角五分，洋燭三支，每支十文，紅色粗如筆幹，長二寸許，文左旋。」

「十二月初七日，晴，路滑甚。往新試前購竹臂閣一方，洋五分，刻紅粉溪邊石一絕。小信紙一束四十張，二分，上印鴉柳。五色信紙廿張，一分六，上繪佛手柿二物。松鶴信紙四張，四文。洋燭四支，一角一分。」

「十三日，陰。午僭工人章慶往完糧米，共洋口元。至試前看案尙未出，購思痛記二卷，江甯李圭小池撰，洋一角。至涵雅廬購機器煤頭一束。二分五，洋煙一匣，五分。」

「廿一日，晴。僭章慶往水滸巷購年糕，洋一元糕三十七斤，得添送糕製小豬首羊首各一枚。」

「己亥正月初一日，晴。下午僭三弟游大善寺，購火漆墨牛一隻，洋二分，青蛙一隻，六厘，黑金魚一隻，六厘。」亦仍常記瑣事。但多目擊，不是轉錄新聞了：

「三月十六日，晴。往讀。族兄利賓臺字鷓一乘，洋一角，線一束，一角，斷去孫宅。」所謂臺字鷓者乃糊作臺字形的風箏，中途線折落在他家則曰斷，盡放鷓的術語也。庚子辛丑多記遊覽，如庚子年有云：

「三月初九日，陰。晨同三十叔下舟往梅黑尖拜掃，祭時二人作贊，祭文甚短，每首只

十數句耳。梅里尖係始遷六世祖韞山公之墓，玉田叔祖鑑湖竹枝詞有云，聳秀遙瞻梅里尖，孤峯高插勢凌天，露霜展謁先賢兆，詩學開科愧未傳。自注，先太高祖韞山公諱璜，以集詩舉於鄉。即記是事也。」

二十六日，陰。晨六點鐘起，同叔輩往老臺門早餐，坐船往調馬場掃墓，同舟七人。出東郭門，挽纜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為陶心雲先生所創修。堤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游人頗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轎過市行二里許，越嶺，約千餘級。山上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著花蔚藍色，狀如豆花，結實即刀豆也，可入藥。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於碗口而長二三寸，頗為可觀。忽聞有聲如鷄鳴，閣閣然，山谷皆響，問之轎夫，云係雉鷄叫也。又二里許過一溪，闊數丈，水沒及骭，昇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鵝卵，整潔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闊壯。方祭時，小雨霰霰落衣袂間，幸即晴霽。下山午餐，下午開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並作，大雨傾注，至家不息。

「十八日，雨，三十叔約偕往掃墓。上午霽，坐船至廿畝頭，次至菱白濃，因日前雨

甚，路皆沒起，以板數扇墊之，纔能通行。」後附記云：

「連日大雨，畦畛皆成澤國，村人以車戽水使乾，而後以網乘之，多有得者，類皆鱗鯉之屬也。」十九日後又附記云：

「大雨不歇，道路如河，行人皆跣足始可過。河水又長，橋皆甚低，唯小中船尚可出入耳。」

這時候有一件很可笑的事，這便是關於義和團事件的。五月中起就記有這類的謠傳，意思是不但贊成而且相信，書眉上大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文句，力主攘夷，卻沒有想到清朝也就包括在內。至辛丑正月始重加以刪改，對於鐵路枕木三百里頃刻變為桴炭的傳說不再相信了，攘夷思想還是仍舊，八月往南京，讀了新民叢報和蘇報等以後，這纔轉為排滿入學的事情今從第六七兩冊抄錄幾條於下：

「八月初一日，晨小雨。至江陰，雨止，過鎮江，上午至北京下關。午抵水師學堂。」

「初九日，晴。上午點名給卷，考額外生，共五十九人，題為雲從龍風從虎論。」

「十一日，晴。下午聞予卷係朱穎叔先生廷祺所看，批曰文氣近順。所閱卷凡二十本，

予列第二，但未知總辦如何決定耳。」

「十二日，陰。患喉痛。下午錄初九日試藝，計二百七十字，擬寄紹興。」

「十六日，晴。出案，予列副取第一。」案其時正取一名，即胡韻仙，詩廬之弟，副取幾人則已不記得了。

「十七日，晴。覆試，凡三人，題爲雖百世可知也論。」這兩個題目真好難做，雲從龍只寫得二百餘言，其枯窘可想，朱老師批曰近順也很是幽默，至於雖百世那是怎麼做的簡直不可思議，就是在現今試想也還不知如何下筆也。但是查日記於九月初一日掛牌傳補，第二天就進館上課了。功課的事沒有什麼值得說的，一個月後考試漢文分班，日記上云：

「十月初一日，禮拜一，晴。考漢文作策論，在洋文誦堂中，兩點鐘完卷，題云——問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平時用功，此心此氣究如何分別，如何相通？試詳言之。」

「初七日，禮拜日，晴。午出初一所考漢文分班榜，計頭班二十四人，二班二十八人，三班若干人，予列頭班二十名。」考入三等的人太多，可知高列者之容易僥倖，不過我總覺

得奇怪，我的文章是怎麼胡謔出來的，蓋這回實在要比以前更難了，因為論語經雖不比孟子容易，卻總沒有道學這樣難講罷。此心此氣究竟怎麼一回事，我至今還是茫然，回憶三十年前事，居然通過了這些考試的難關，真不禁自己歎服也。

在校前後六年，生活雖單調而遭遇亦頗多變化，今只略抄數則以見一斑。壬寅年日記中云：

「正月初六日，晴冷，春風料峭，刺人肌膚。上午獨坐殊寂寞，天寒又不能出外，因至槐半探鵲巢，大約如斗，皆以細樹枝編成，其中頗光潔，底以泥雜草木葉煉成者，唯尙未產卵。鵲在旁飛鳴甚急，因捨之而下。下午看時務報。夜抄梁卓如說橙一首。」

「初七日，晴。上午釘書二本。夜抄章太炎東方盛衰論一首。九下鐘睡，勞神不能入寐，至十一下半鐘始漸靜去。」

「七月十四日，禮拜日，晴。下午閱梁任公著現世界大勢論一卷，詞旨危切，吾國青年當自厲焉。夜閱開智錄，不甚佳。夜半有狐狸入我室，驅之去。」

「八月初一日，禮拜二，陰雨。洋文進二班誦堂。下午看泰西新史攬要，譯筆不佳，喜



掉文袋，好以中國故實強行摻入，點綴過當，反失本來面目，憂亞子所譯累卵東洋亦有此病，可見譯書非易事也。」

「十月初六日，禮拜三，晴。晨打靶。上午無課，下午看古文苑。四下鐘出操。夜借得梁任公中國魂二卷，擬展開，燈已將燼，悵悵而罷，即就睡。」

「癸卯。四月十二日，禮拜五，晴。晨打靶，操場露重，立久，及退回靶已濕透。上午進館，至晚聽角而出，自視殊覺可笑，究不知所學者何事也。傍晚不出操。飯後胡韻仙李昭文來談。」

「十三日，禮拜六，晴。進館。傍晚體操。飯後同胡韻仙李昭文江上悟至洋文講堂天井聚談，議加入義勇隊事，決定先致信各人爲介紹，又閒談至八下鐘始散。」

「十五日，禮拜一，晴。晨打靶。上午進館，作漢文四篇，予自作百餘字，語甚怪誕。出館後見韻仙云今日已致函吳稚暉。」這時候正是上海鬧俄事警聞的時候，組織義勇軍的運動很是熱烈，這幾個學生住了兩年學校，開始感到沈悶，對於功課與學風都不滿足，同時又受了革命思想的傳染，所以想要活動起來。他們看去，這義勇隊就是排滿的別動隊，決心想

投進去，結果找着了吳老頭子請他收容，這就是上邊所記的內幕。下文怎麼了呢？這第十一小冊就記至四月止，底下沒有了，第十二冊改了體例，不是每天都記，又從七月起，五六兩月全缺。不過這件事的結局我倒還是記得的，過了多少天之後接得吳公的一封信，大意說諸位的意思甚好，俟組織就緒時當再奉聞云云，後來義勇軍未曾成立，這問題自然也就結了。

日記第十二冊所記以事為主，注日月於下，各成一小文。癸卯七月由家回校，記二十二日一文題云「汽船之窘况及苦熱」，後半云：

「晚九點鐘始至招商碼頭，輪船已人滿，無地可措足，尋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暫止焉。天熱甚如處甑中，因與伍君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入至艙面少息。途中倦甚，蜷曲倚壁而睡，間壁又爲機器房，壁熱如炙，煩燥欲死，至夜半尚無涼氣。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饒有酸氣，如入火炎地獄見牛首阿旁。至南京始少爽。」次節題云「江南考先生之一斑」，特寫其狀云：

「江南考先生之狀態既於金陵賣書記中見之，及予親歷其境，更信所言不謬。考先生在

船上者，皆行李纍纍，徧貼鄉試字樣，大約一人總要帶書五六百斤，其餘日用器具靡不完備，堆積如山。飯時則盤盤掙袖，疾走搶飯，不顧性命。及船抵埠，乃另有一副面目，至將入場時，又寬袍大袖，項掛卷袋，手提洋鐵罐，而闊步夫子廟前矣。〔二十九日一節云〕三山街同人之談話」：

「先一日得鐔剛函，命予與復九（即昭文）至城南聚會。次日偕俠耕（即韻仙）復九二人至承恩寺萬城酒樓，爲張偉如邀午餐，會者十六人，食畢至劉壽昆處，共拍一照，以爲紀念，姓名列後。

張冀臣，孫竹丹，趙百先，濮仲厚，張偉如，李復九，胡俠耕，方楚喬，王伯秋，孫楚白，吳鐔剛，張尊五，江彤侯，薛明甫，周起孟，劉壽昆。

散後復至鐵湯池訪張伯純先生，及回城北已晚。〔此照相舊藏家中，及民八移居後不復見，蓋已遺失，十六人中不知尚有一半存在否，且民國以來音信不通，亦已不易尋問了。〕

第十三冊記甲辰十二月至乙巳三月間事，題曰秋草園日記甲，有序云：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無我也，廿年以後亦必已無我也，則我之爲我

亦僅如輕塵栖弱草，彈指終歸寂滅耳，於此而尚欲借駒隙之光陰，涉筆於米鹽之瑣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樂無端，拉雜記之，以當雪泥鴻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遺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恨，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不亦值乎。然則吾之記亦可以不作也夫。」此文甚幼稚，但由此可見當時所受的影響，舊的方面有金聖歎，新的方面有梁任公與冷血，在以後所記上亦隨處可以看出。甲辰十二月十六日條後附記云：

「西人有恆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時以此語自警，則惡事自不作，而一切競爭皆可省，即予之日記亦可省。」十八日附記云：

「天下事物總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創論雖有理可據終覺殺風景。」廿四日附記云：

「世有輪迴，吾願其慰，今生不得志可待來生，來生又可待來生，如擲五瓊，屢么必一六。而今已矣，偶爾爲人，忽焉而生，忽焉而死，成敗利鈍一而不再，欲圖再厲其可得乎。然此特悲觀之言，尙未身歷日暮途窮之境者也，彼驚弓之鳥又更當何如。」乙巳二月初七日附記四則之二云：

「殘忍，天下之極惡事也。」

「世人吾昔覺其可惡，今則見其可悲。茫茫大陸，荆蕙不齊，孰爲猿鶴，孰爲沙蟲，要之皆可憐兒也。」語多感傷，但亦有閒適語，如廿五日附記云：

「過朝天宮，見人於小池塘內捕魚，勞而所得不多，大抵皆鱖魚之屬耳。憶故鄉菱蕩釣鯽之景，甯可再得，令人不覺有故園之思。」此冊只寥寥七紙，中間又多有裁截處，蓋關於政治或婦女問題有違礙語，後來覆閱時所刪削，故內容益微少，但多可抄錄，有兩件事也值得一說。三月十六日條云：

「封德三函招，下午同朱浩如至大功坊辛卓之處，見沈口口紳，顧花岩琪，孫少江銘，及留日女學生秋瓊卿女士瑾，山陰人。夜同至悅生公司會食，又同至辛處，談至十一下鐘，往鍾英中學宿。次晨歸堂。」廿一日附記云：

「在城南夜，見唱歌有願借百萬頭顱句，秋女士云，雖有此願特未知肯借否。信然，可知彼等亦妄想耳。」秋女士那時大約就回到紹興去，不久與於大通學堂之難。革命告成，及今已二十五年，重閱舊記，不勝感慨。又二月初十日條下云：

「得了初我函言俠女奴事，云贈報一年。」十四日云：

「星期，休息，雨。譯俠女奴竟，卽抄好，約二千五百字，全文統一萬餘言，擬卽寄。此事已了，如釋重負，快甚。」三月初二日云：

「下午收到上海女子世界社寄信，併女子世界十一冊，增刊一冊，雙豔記，恩仇血，學海花各一冊。夜閱竟三冊。」廿九日云：

「患寒疾。接丁初我廿六日函，云俠女奴將印單行本，卽以此補助女子世界。下午作函允之，并聲明一切。」丁先生在上海辦小說林，刊行女子世界，我從天方夜談英譯本中抄譯亞利巴巴與四十強盜的故事，題曰俠女奴，託名萍雲女士寄去，上邊所記就是這件事情。這譯文當然很不成東西，但實是我最初的出手，所以值得一提。我離南京後與丁先生沒有再通信，後來看見民國八年刻成的虞山叢刻，知道他健在而且還努力刻書，非常喜歡，現今又過了十七年了，關於他的消息我很想知道，因爲丁先生也是一位未曾見面而很有益於我的師友也。

第十四冊題曰乙巳北行日記，實行只有兩葉，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廿五日，記與同

班二十三人來北京練兵處應留學考試事。紀事非常簡單，那天渡黃河渡了五個鐘頭，許多事情至今還記得，日記上只有兩行，其餘不出一行，又不是每天都記，所以沒有什麼好材料可以抄錄。當時在西河沿新豐棧住，民六到北京後去看過一趟，卻早已不見了，同班中至今在北平的大約也只不佞一人了罷。時光過的真快，這十四小冊子都已成爲前一代的舊事了，所以可以發表一點兒，可是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可看的了。廿五年三月三十日，於北平之苦雨齋。

## 梅花草堂筆談等

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一，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並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地遺失了，以後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那幾卷是不會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珍本叢書出版之前，我接到施蟄存先生的來信，說在主編此書，併以目錄見示，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好，加上了一個贊助的名義，實在卻沒有盡一點責，就是我的一部讀菴文飯小品也並不會貢獻出去。目錄中有些書我以為可以緩印的，如西青散記、華陽散稿、柳亭詩話等，因為原書都不大難得，不過我只同施先生說及罷了，書店方面多已編好付印，來不及更改了。但是在別一方面也有好些書很值得重印，特別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書，如三袁、鍾譚、陳繼儒、張大復、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柿錄我所有的缺少兩卷，焚書和鍾譚集都只是借了來看過，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備檢閱之用。句讀校對難免多錯，但我說備檢閱之用，這也只好算了，因為排印本原來不能為典據，五號字密排長行，紙滑墨浮，蹙頞疾視，殊少讀書之樂，這不過是石印小冊子之流，如查得資料，可以再去翻原書，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總沒有偽造本，亦尚可取，雜事秘辛雖偽造還可算作楊升菴的文章，若是現今胡亂改竄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這一類的書也許有人不很贊成，以為這都沒有什麼文藝或思想上的價值，讀了無益。這話說得有點兒對，也不算全對。明朝的文藝與思想本來沒有多大的發展，思想上只有



王學一派，文藝上是小說一路，略有所創造，卻都在正統路線以外，所以在學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來毫無足取，正是當然的事。但是假如我們覺得不必一定那麼正宗，對於上述二者自當加以相當注意，而這思想與文藝的旁門互相滲合便成爲晚明文壇的一種空氣，自李卓吾以至金聖歎，以及桐城派所罵的吳越間遺老，雖然面貌不盡相似，走的卻是同樣路道。那麼晚明的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獻，不過都是旁門而非正統的，但我的偏見以爲思想與文藝上的旁門往往要比正統更有意思，因爲更有勇氣與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歡的，卻不幸被奉爲正統，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樣子，我真覺得孔子的朋友殆將絕跡，恐怕非由我們一二知道他的起來糾正不可，或者論語衍義之作也是必要的吧。這是閑話，暫且按下不表，卻說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書難得，實在也表示明朝文學的一種特色，裏邊包含著一個新文學運動，與現今的文學也還不是水米無干者也。

現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學，大抵只看見兩種態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罵。這其實是古已有之的，我們最習見的有靜志居詩話與四庫書目提要，朱竹垞的「叢訶攢罵」是有名的

了，紀曉嵐其實也並未十分胡塗。在節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裏可以看出他還是有知識的人。今人學舌已可不必，有些人連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見過也來跟著吶喊，怕這亡國之音會斷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總不免可笑，現在得書甚易，一讀之後再用自己的智力來批評，這結果一定要好一點了。我以為讀公安竟陵的書首先要明瞭他們運動的意義，其次是考查成績如何，最後纔用了高的標準來鑒定其藝術的價值。我可以代他們說明，這末一層大概不會有很好的分數的，其原因蓋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還只有古文體，革命的理論可以說得很充分，事實上改革不到那裏去。我覺得蘇東坡也儘有這才情，好些題跋尺牘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論，偶然放手寫得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選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過來說，即是公安作品可以與東坡媲美，更有明確的文學觀耳，就是他們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蘇也。二，後人受唐宋文章的訓練太深，就是新知識階級也難免以八家為標準，來看公安竟陵就覺得種種不合式。我常這樣想，假如一個人不厭惡韓退之的古文的，對於公安等文大抵不會滿意，即使不表示厭惡。我覺得公安竟陵的詩都不大好，或者因為我本不懂詩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頗多佳作，說理的我喜其理多正。

確，文未必佳，至於敘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則是其擅長，袁中郎劉同人的小記均非人所有也。不過這只是個人的妄見，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當然，故晚明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不易得承認，而其旁門的地位亦終難改正，這件事本無甚關係，茲不過說明其事實如此而已。

吾鄉陶筠厂就隱秀軒集選錄詩文百五十首，爲鍾伯敬集抄，小引中載其咏鍾譚的一首七言拗體，首四句云：

「天下不敢唾王李，鍾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爲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後又評伯敬的文章云：

「至若袁不爲鍾所襲，而鍾之雋永似遜於袁，鍾不爲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於鍾，要皆不足爲鍾病，鍾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見解甚是，我會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說盡鍾譚，也說盡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學革命者的精神，褒貶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膽，因流弊而落於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眞革命家的態度，朱竹垞輩不能領解，叢詞攢罵正無足怪也。」現在的白話文學好像是已經成立了，其實是根基仍不穩固，隨處都與正統派相對立，我們閱公安竟陵的遺跡自不禁更多感觸，不

當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評語也正是極好的格言，不但是參與其事者所應服膺，即讀者亦看客亦宜知此，庶幾對於凡此同類的運動不至誤解耳。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來萬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說，這些指責亦當甘受，不過有些太是違反本意的。也就該加以說明。我想這最重大的的是假風雅之流行。這裏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如王穉登吳從先張心來王丹麓輩，蓋因其爲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見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尙喜歡，與傅青主金聖歎等視。若張大復始只可奉屈坐於王穉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爲是，今復閱全書亦仍如此想。世間讀者不甚知此種區別，出版者又或誇多爭勝，不加別擇，勢必將檀几叢書之類亦重複抄印而後止，出現一新鴛鴦蝴蝶派的局面，此固無關於世道人心，總之也是很無聊的事吧。如張心來的幽夢影，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

耳，今乃欲以瓜子爲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卽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卽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盡風雅或文學部不是糧食也。廿五年四月十一日，於北平。

## 毛氏說詩

民國二十五年元日，陰寒而無風，不免到祿甸去走一遭，結果只買到吾鄉潘素心的詩集不櫛吟正續七卷，此外有若干本叢書的零種。這裏邊有一本是西河合集內的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與續詩傳爲名卷三卷。我是在蒐集同鄉的著作，但是西河合集卻並沒有，說理由呢，其一他是蕭山人，不在小同鄉的範圍內，其二則因爲太貴，這種價近百元的大書還沒有買過。所以我所有的僅只有些零種殘本，如尺牘詩詞話連廂之類，這本說詩也是我所想要的，無意中得來覺得很可喜，雖然還有如乞兒拾得蚌壳可以當飯瓢，在收藏家看來是不值一笑的。毛氏說詩總有一種「英氣」，這很害事，原是很有理的一件事，這樣地說便有棱角。雖問有謬誤而缺少重量，算來還是不上算，至於不討人歡喜尙在其次。提起毛西河恐怕大家總有點厭

他善罵，被罵的人不免要回敬一兩句，這也是自然的，不過特別奇怪的是全謝山，他那種的罵法又說明是他老太爺的話，真是出奇得很。這很有點難懂，但是也可以找到相類的例。城際 恆 密 詩 經 通 論 卷 前 一 論 旨」中論列自漢至明諸詩解，關於豐坊有云：

「豐氏嘗詩世學極罵季本。按季明德詩學解頗亦頗平庸，與豐氏在伯付間，何爲罵之，想以仇隙故耶？」

毛西河喜罵人，而尤喜罵朱梅庵，四書改錯是很聞名的一案，雖然勸戒錄中還沒有派他落後舌地像或編成別的輪迴故事，這實在是他的運氣。那說詩的兩種恰好也是攻擊朱子的。在這一點上與姚首源正是同志，詩經通論卷前的這一節話可以做他們共同的聲明：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於其所關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略焉。總以其書爲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姚最反對淫詩之說，有云：

「集傳只是反序中諸詩爲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毛的說詩中「說淫詩」十二條，佔全書五分之三，「說惡詩」四條都是反朱的。鳥名卷雖說是釋鳥，目標也在集傳，第

一則「關關雎鳩」，便云：

「論語，小子學詩，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學格物又謂當窮致物理，則凡經中名物何一可忽，況顯作詩註，豈有開卷一物而依稀鶻突越數千百年究不能指定爲何物者。」姚氏於名物不甚措意，其說見於卷前論旨中，但與鳥名卷頗有因緣，這是很有意思的事。鳥名卷序云康熙乙酉重理殘卷，姚書序亦寫於是年，又毛云：

「會錢唐姚彥暉攜所著詩識名解請予爲序，其書甚審博，讀而有感，予乃踵前事云云。」姚亦云：

「作是編訖，姪炳以所作詩識名解來就正，其中有關詩旨者間採數條，足輔予所不逮。」此姚彥暉蓋卽姪炳。鳥名卷之一「燕燕於飛」條下云：

「乃燕祇一字，其曰燕燕者，兩燕也。何兩燕？一於歸者，一送者。」詩經通論卷三引識名解云：

「釋鳥曰，燕燕亂。又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按亂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拂拂之類，近古之書凡三見而適合，此經及爾雅漢書

是也。若夫單言燕者乃鳥也，釋鳥曰，燕白脰鳥，可據，孔鮒亦謂之燕鳥。故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二人皆反對集傳重言之說，而所主張又各不同，亦頗有趣，西河既見詩識名解，不知何以對於燕燕雙名之說不加以辯駁也。鳥名卷解說「鶉之奔奔」頗有妙解，奔奔朱註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毛糾正之云：

「按鶉本無居，不巢不穴，每隨所過，但偃伏草間，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鶉鶉居，莊子亦曰，聖人鶉居，是居且不足，安問居匹，若行則鶉每夜飛，飛亦不一，以竄伏無定之禽而誣以行隨，非其實矣。」毛氏非師爺，而關於居飛的挑剔大有刀筆氣息，令人想起章實齋，不過朱子不認識鶉鶉，以爲是鶉類，奔奔疆疆的解釋也多以意爲之，其被譏笑亦是難怪也。又「鶉鳴於埕」，朱註云，「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埕，而鶉就食，遂鳴於其上也。」毛云：

「禽經，鶉仰鳴則晴，俯鳴則雨。今第鳴埕，不辨俯仰，其爲晴爲雨不必問也。但鳴埕爲蟻穴知雨，雨必出埕而鶉就食之，則不然。禽凡短喙者能啄虫豸，謂之囓食。豈有大鳥長喙而能囓及蚍蟻者，誤矣。」長喙的鶉啄食螞蟻，的確是笑話，其實就是短喙鳥也何嘗吃螞蟻



蟻呢？大約螞蟻不是好吃的東西，所以就是嘴最短的鐵嘴麻鳥黃脰等，也不會看見他們啄食過。晴雨不必問，原是妙語，唯上文云「零雨其濛」，則此語失其效力矣，反不如姚云：

「又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亦鑿，詩已言零雨矣，豈特將雨乎。」又小雅「鷓鳴於九皋」，朱註，「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俱黑。」毛云：

「集註凡鳥獸草木盡襲舊註而一往多誤，惟此鶴則時所習見，疑翼青尾白爲非是，遂奮改曰頸尾黑，以其所見者是立鶴，立則斂翼垂尻，其帔黝然，實未嘗揭兩翮而見其尾也。明儒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調笑之曰，其黑者尾耶。」又說詩末一則亦云：

「鶴鳴於九皋，正義引陸璣疏謂頂頰翼青身白，而朱氏習見世所畜鶴鍛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奮筆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卽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姚亦云：

「按鶴兩翼末端黑，非尾黑也。彼第見立鶴，未見飛鶴，立者常斂其兩翼，翼末黑毛垂於後，有似乎尾，故誤以爲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陳晦叔經典稽疑已駁之。」鶴尾本微

物，但是這個都不知道，便難乎其爲格物君子了。名物之學向來爲經學的附庸，其實卻不是不重要的，有如中學課程中的博物，學得通時可以明了自然的情狀，更能夠知道世事，若沒有這個只懂得文字，便不大改得過秀才氣質也。毛姚二君又有關於「七月在野」四句的解說，亦有新意，但以事關昆蟲，鈔來又太長，故只得從略，亦可惜也。廿五年一月四日，在北平。

## 關於紙

答應謝先生給「言林」寫文章，卻老沒有寫。謝先生來信催促了兩回，可是不但沒有生氣，還好意地提出兩個題目來，叫我採納。其一是因爲我說愛讀谷崎潤一郎的「攝陽隨筆」，其中有「文房且漫談」一篇，「因此想到高齋的文房之類，請即寫出來，告訴南方的讀者何如？」

謝先生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這個題目我仍舊寫不出什麼來。敝齋的文房具壓根兒就無可談，雖然我是毛筆寫字的，照例應該有筆墨紙硯。硯我只有一塊歙石的，終年在抽斗裏歇

著，平常用的還是銅墨盒。筆墨也很尋常，我只覺得北平的毛筆不禁用，未免耗費。墨則沒有什麼問題，一兩角錢一瓶的墨汁固然可以用好些日子，就是浪費一點買銳舊墨，書麟髓之類，也著實上算，大約一兩年都磨不了，古人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實在不錯的話。比較覺得麻煩的就只是紙，這與谷崎的漫談所說有點相近了。

因為用毛筆寫字的緣故，光滑的洋紙就不適宜，至於機製的洋連史更覺得討厭。洋稿紙的一種毛病是分量重，如谷崎所說過的，但假如習慣用鋼筆，則這缺筆也只好原諒了吧。洋連史分量仍重而質地又脆，這簡直就是白有光紙罷了。中國自講洋務以來，印書最初用考貝紙，其次是有光紙，進步至洋連史而止，又一路是報紙，進步至洋宣而止，還有米色的一種，不過顏色可以唬人，紙質恐怕還不及洋宣的結實罷。其實這豈是可以印書的呢？看了隨即丟掉的新聞雜誌，御用或投機的著述，這樣印本來也無妨，若是想要保存的東西，那就不行。拿來寫字，又都不合適。照這樣情形下去，我真怕中國的竹紙要消滅了。中國的米棉茶絲磁現在都是逆輸入了，墨用洋煙，紙也是洋宣洋連史，市上就只還沒有洋毛筆而已。

本國紙的漸漸消滅似乎也不只是中國，日本大約也有同樣的趨勢。日前在「現代隨筆全

集」中見到壽岳文章的一篇「和紙復興」，當初是登在月刊「工藝」上邊的。這裏邊有兩節云：

「我們少年時代在小學校所學的手工裏有一種所謂紙捻細工的。記得似乎可以做成紙煙匣這類的東西。現在恐怕這些都不成了吧。因為可以做紙捻材料幾乎在我們的周圍全已沒有了。商家的賬簿也已改為洋式簿記了。學童習字所用的紙差不多全是那脆弱的所謂「改良半紙」。(案即中國所云洋連史也。)在現今都用洋派便箋代了卷紙，用茶褐色洋信封代了生澆書狀袋的時代，想要隨便搓個紙捻也就沒有可以搓的東西了。和紙已經離我們的周圍那麼遠了，如不是特地去買了和紙來，連一根紙捻也都搓不成了。

放風箏是很有趣的。寒冬來了，在凍得黑黑的田地上冷風呼呼地吹過去的時候，鄉間的少年往往自己削竹糊紙，製造風箏。我還記得，站在樹蔭底下躲著風，放上風箏去，一下子就挂在很高的山毛櫸的樹上了。但是用了結實的和紙所做的風箏就是少微挂在樹枝上，也不會得就破的。即使是買來的，也用相當地堅固的紙。可是現今都會的少年買來玩耍的風箏是怎樣呢？只要略略碰了電線一下，戳破了面頰的爆彈三勇士便早已癩了嘴要哭出來了。」這

裏所謂和紙本來都是皮紙，最普通的是「半紙」，又一種色微黑而更堅韌，名爲「西之內」，古來印書多用此紙。這大都用木質，所以要比中國的竹質的好一點，但是現今同樣地稀少了，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改良半紙」之類都是本國自造，中國的洋連史之類大半是外國代造罷了。

日本用「西之內」紙所印的舊書甚多，所以容易得到，廢姓外骨的著述雖用鉛印而紙則頗講究，普通和紙外有用杜仲紙者，近日買得永井荷風隨筆曰「雨瀟瀟」，亦鉛印而用越前國楮紙，頗覺可喜。梁任公在日本時用美濃紙印「人境廬詩草」，上虞羅氏前所印書亦多用佳紙，不過我只有「雪堂塲錄」等數種而已。中國佳紙印成的書我沒有什麼，如故宮博物院以舊高麗紙影印書畫，可謂珍貴矣，我亦未有一冊。關於中國的紙，我並不希望有了不得的精品，只要有黃白竹紙可以印書，可以寫字，便已夠了，洋式機製各品自無妨去造，但大家勿認有光紙類爲天下第一珍品，此最是要緊。至於我自己寫文章但要輕軟吃墨的毛邊紙爲稿紙耳，他無所需也。民國廿五年一月八日。

## 關於家訓

古人的家訓這一類東西我最喜歡讀，因為在一切著述中這總是比較的誠實，雖然有些道學家的也會益發虛假得討厭。我們第一記起來的總是見於後漢書的馬援「誠兄子嚴敦書」，其中有云：

「龍伯良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這段文章本來很有名，因爲刻鵠畫虎的典故流傳很廣，但是我覺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對於子姪的誠實的態度。他同樣的愛重龍伯良杜季良，卻希望他們學這個不學那個，這並不是好不好學的問題，實在是在計算利害。他怕豪俠好義的危險，這老虎就是畫得像他也是不贊成的。故下文即云：

「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

也。一後人或若要笑伏波將軍何其膽怯也，可是他的態度總是很老實近人情，不像後世宣傳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貓兒去抓爐火裏的栗子。我常想，一個人做文章，要時刻注意，這是給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這樣寫出來的無論平和或激烈，那才夠得上算誠實，說話負責任。謝在杭的五雜俎卷十三有云：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這也可以算是老實了罷，卻又要不得，殆僞善之與怙惡亦猶過與不及歟。

陶集中「與子儼等疏」實是一篇好文章，讀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寫得長一點，成一兩卷的書，那麼這一定大有可觀，顏氏家訓當不能專美了。其實陶詩多說理，本來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語錄，我只因爲他散文又寫得那麼好，所以不免起了貪心，很想多得一點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顏氏家訓成於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見識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趙敬夫作註將以教後生小子，盧抱經序稱其委曲近情，纖悉周備，可謂知言。伍紹棠跋彭兆蓀所

編南北朝文鈔云：

竊謂南北朝人所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誦，如范蔚宗沈約之史論，劉勰文心雜龍，鍾嶸詩品，鄭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蘇皆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誠使勒爲一書，與此編相輔而行，足爲詞章家之主臬。「這一番話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顏氏家訓。伍氏說六朝人的書用駢儷而質雅可誦，我尤贊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實乃虛驕粗獷，正與質雅相反，即盤谷序或送孟郊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來受了這道統文學的影響，一切都沒有好事情，家訓因此亦遂無什麼可看的了。

從前在涵芬樓秘笈中得一讀明霍渭崖家訓，覺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學家中之蠻悍者，或無足怪。但其他儒先訓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在明末清初我遇見了兩個人，傅青主與馮鈍吟，傅集卷二十五爲家訓，馮有家戒兩卷，又誠子帖遺言等，收在鈍吟雜錄中。青主爲明遺老中之錚錚者，通二氏之學，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鈍吟雖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論史及論政事文章的意見，故有時亦頗有見解能說話。家戒上第一節類似小引，其下半云：



「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指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我們再看顏氏家訓的「序致第一」云：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兩相比較，顏文自有勝場，馮理卻亦可取，蓋顏君自信當爲子孫所信，馮君則不是這樣樂觀，似更懂得人情物理也。陶淵明雜詩十二首之六云：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義大利詩人勒阿巴耳地（L.opardi）曾云，兒子與父親決不會講得來，因爲兩者年齡至少總要差二十歲。這都足以證

明馮君的憂慮不是空的，一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一乃實爲寫家訓的最明達

最明達勇敢的態度，其實亦即是凡從事著述者所應取的態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原未免太寬緩一點，但急於求效，強聒不捨，至少亦是徒然。詩云：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王瑞玉夫人在詩詞中釋曰，「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爾。」鈍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覺得可以佩服或歎者也。廿五年一月十七日，於北平書。

## 關於試帖

我久想研究八股文，可是至今未敢下手，因為怕他難，材料多，篇幅長。近來心機一轉，想不如且看看試帖詩吧，於是開始蒐集一點書。這些書本來早已無人過問，就是在現今高唱尊經拜孔的時代，書店印目錄大抵都不列入，查考也不容易，所以現在我所收得的不過只有五十多種而已。

關於試帖的書，普通也可以分作別集總集詩文評三類。詩文評類中有梁章鉅的試律箋話，見於書目答問，云十卷未刊，但是我却得到一部刻本，凡八卷四冊，板心下端題知足知

不足齋六字，而首葉後則云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高安縣署重刊。寒齋有知足知不足齋詩存，馬佳氏寶琳著，今人編室名索引亦載，「知足知不足齋，清長白寶琳。」却不能知道刻書者是否此人，查詩集其行蹤似不出直隸奉天，而梁氏則多在廣東，恐怕無甚關係，高安縣重刊或者是梁恭辰乎？書目答問作於光緒元年，却尙未知，不知何也。其次有倪鴻的試律新話四卷，題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閏六月野水閒鷗館開雕，蓋係其家刻，倪氏又著有桐陰清話八卷，則甚是知名，掃葉山房且有石印本了。梁氏叢話的編法與講制藝的相同，稍覺平板，卷一論唐人試律，卷二三論紀曉嵐的我法集與庚辰集，卷四五分論九家及七家試帖，卷六說壬戌科同榜，卷七說福建同鄉，卷八說梁氏同宗是也，但資料豐富，亦有可取。倪氏新話近於普通詩話，隨意翻讀頗有趣味，却無統系次序也。

別集太多不勝記，亦併不勝收集。總集亦不少，今但舉出寒齋所有的唐人試律一部分於下。最早者有唐人試帖四卷，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刊，毛奇齡編，係與王錫田易三人共評註者，其時科舉尙未用試帖試詩也。叢話卷二云：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始定前場用經義性理，次場刊去判語五道，明用五言

六韻一首，至於大小試皆添用試律，始於乾隆丁丑（一七五七）。葉忱、葉棟編註的唐詩應試備體十卷，即成於康熙乙未，魯之亮、馬廷相評釋的唐試帖細論六卷，牟欽元編的唐詩五言排律箋七卷，都是康熙乙未年所撰，乾隆戊寅年重刊的。錢人龍所編全唐試律類箋十卷，亦是乾隆己卯年重刊，可見都是那時投機的出版。錢氏原序似在糾正毛西河的缺誤，其初板想當更早，惜無年代可查。臧岳編應試唐詩類釋十九卷，乾隆戊子（一七六八）重刊，原本未見，唯己卯年紀昀著唐人試律說一卷，最得要領，爲同類中權威之作，其中已引用臧氏之說，可知其出版亦當在了丑左右也。說唐律的書尚不少，因無藏本故不具舉。

我去八股而就試帖的原因一半固然在於避難趨易，另外還有很好玩的理由：因爲試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還是八股的祖宗。經義起於宋，但是要找到像樣的八股文章須得到了明朝後半，試帖詩則唐朝早有，如膾炙人口的錢起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作於天寶十年，還在馬嵬事件的五年前呢。關於試帖與八股的問題，毛西河在唐人試帖序中有云：

「且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並起而應之，此

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複其句，重其語，兩疊其語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賦，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頸比腹比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之首尾卽起結也，其中四韻卽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今日爲試文，亦日爲八比，而試問八比之所自試，則茫然不曉，是試文且不知，何論爲詩。——這實在說得明白曉暢，所以後人無不信服，卽使在別方面對於毛西河不以爲然。試律叢話卷二引紀曉嵐說云：

「西河毛氏持論好與人立異，所選唐人試律亦好改竄字句，點金成鐵，然其謂試律之法同於八比，則確論不磨。」又卷一引林辛山館閣詩話云：

「毛西河檢討謂試帖八韻之法當以制藝八比之法律之，此實爲作試帖者不易之定論，金雨叔殿撰今雨堂詩墨嘗引伸其說。」詩墨惜尙未得見，唯叢話卷二錄其自序，其中有云：

「余謂君等勿以詩爲異物也，其起承轉合，反正淺深，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直與時文無議，特面貌各別耳。」這都從正面說得很清楚，紀曉嵐於乾隆乙卯年（一七九五）著我法集二卷，有些話也很精妙，如卷上賦得池水夜觀深一首後評云：

「此真極小之題，極窄之增，而加以難狀之景，紫芝於樓鐘池水一聯幾百鍊乃得之，詩話具載其事，方虛谷瀛奎律髓所謂詩眼，卽此種之隔日瘡也。於詩家爲魔道，然旣以魔語命題，不能不隨之作魔語，譬如八比以若是乎從者之瘦也命題，不能不作或人口氣，誣孟子門人作賊也。」又賦得樓烟一點明一首後評云：

「此題是神來之句，所以勝四靈者，彼是刻意雕鏤，此是自然高妙也。當時終日苦吟，乃得此一句，形容難狀之景，終未成篇，今更形容此句，豈非剪綵之花持對春風紅紫乎。然旣命此題，不能不作，宋人所謂應官詩也。」無論人家怎樣討厭紀大烟斗，他究竟是高明，說的話漂亮識趣，這裏把詩文合一的道理也就說穿了。劉熙載在藝概卷六經義概中一節云：

「文莫貴於尊題。尊題自破題起講始，承題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題是，將題說得極有關係，乃見文非苟作。」尊題也卽是作應官詩，學者知此，不但八股試帖得心應手，就是一分宣傳文章也都不難做了，蓋土洋黨各色八股原是同一章法也。

民國二十一年在輔仁大學講演中國文字的源流，我曾說過這幾句話：

「和八股文相連的有試帖詩。古代的律詩本只八句，共四韻，從來加多爲六韻，更後成爲八韻。在清朝，考試的人都用八股文的方法去作詩，於是律詩完全八股化而成爲所謂試帖。」這所說的與上文大同小異，但有一點不徹底的地方，便是尙未明白試帖是八股的祖宗，在時間上不免略有錯誤。我又說這些應試詩文與中國戲劇有關係，民間的對聯，謎語與詩鐘也都與試帖相關，這却可以算是我的發見，未經前人指出。中國向來被稱爲文字之國，關於這一類的把戲的確是十分高明的，在平時大家尙且樂此不疲，何況又有名與利的誘引，那裏會不耗思殫神地去做的呢。俗傳有咏出恭者，以試帖體賦之云：「七條嚴婦訓，四品待夫封。」蓋古有婦人七出之條，又夫官四品則妻對爲恭人，分咏題面，可謂工整絕倫，雖爲笑談，實是好例。李楨編分類詩腋（嘉慶二十二年）卷二詮題類引吳錫麒十八學士登瀛洲句云：「天心方李屬，公等合松呼。」註云，「李松拆出十八，新極，然此可遇而不可求。」試律新話卷二說拆字切題法，亦引此二句云，「以李松拆出十八二字，工妙之極，惜此外不多耳。」又新話卷二云：

「吳縣潘篆仙茂才遵禮嘗以五言八韻作戲目詩數十首，語皆工鍊，余舊有其本，今不復

存矣，惟記其思凡一聯云，畫眉真誤我，摩頂悔從師。今茂才已久登鬼錄，而詩稿亦流落人間，能無人琴俱亡之感耶。」這是詩話的很好的談資，忍不住要抄引，正可以證明中國文字之適用於遊戲與宣傳也。

試帖詩的總集還有兩種值得一提。其一是試帖詩品鈞元二十四卷，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江蘇學政張芾選，其二是試律標準二卷，道光丙午山東學政何桂清輯也。張何皆道光乙未科翰林，刊書只差了一年，在這方面的成績與工夫當然是很不錯的，在別方面就可惜都不大行了。後來太平天國事起，何桂清爲浙江巡撫，棄城而逃，坐法死，張芾事則見於汪梅翁乙丙日記，卷三記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六月間事云：

「張芾派兵守祁門之大洪嶺，見有賊來，不知其假道以赴東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賊見其逃也，故植旗於嶺。此兵等遂來告，張芾驚欲遁，城內人皆移居。十五申刻賊從容拔旗去。張芾始有生氣，然亦幾斃矣。旣蘇，并不責逃兵，而猶從容寫小楷哦試帖，明日又官氣如故矣，必飾言僞言擊退以冒功也。噫，欺君如此，真可惡哉，而仗馬不言，真不可解。」梅翁快人，說得非常痛快，恐怕也不是過甚之詞，我記得了這一番話，所以翻閱試帖



詩品鉤元時常不禁發笑，蓋如上文所述，賊從容拔旗去，官從容寫小楷哦試帖，這一幅景象真好看煞人也。

我想談談試帖，不料亂寫了一陣終於不得要領，甚是抱歉。不過這其實也是難怪的，因為我還正在蒐集研究中，一點都沒有得結果，可以供獻給大家，現在只是說這裏很有意思，有興趣的人無妨來動手一下，有如指了一堆核桃說這頗可以喫，總是要等人自己剝了喫了有滋味，什師有言，嚼飯哺人，反令噉吐，關於試帖亦是如此，我就以此權作解嘲了。廿五年九月二十日，於北平苦茶庵。（選自宇宙風）

## 關於尺牘

桂未谷跋顏氏家藏尺牘云：

「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崖盧柳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所以講起尺牘第一總叫人想到蘇東坡黃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論，的確也是這兩家算最好，別人都有點趕不上。明季散文很是發達，尺牘寫得好的也

出來了好些。萬歷丁巳郁開之編刊明朝瑤箋四卷，前兩卷收永樂至嘉隆時人百三十六，第三卷五十三，皆萬歷時人，第四卷則四人。凡例第二中云：

「四卷專以李卓吾袁石浦陶歇菴袁中郎四先生彙焉。四先生共屣浮名，互觀無始，臭味千古，往還一時，則又不可以他箋雜。箋凡一百五十有三。」這所說很有見識，雖然四人並不一定以學佛重，但比餘人自更有價值，而其中又以李卓吾爲最。瑤箋中共收三十六箋，大都是李氏焚書中所有，我很喜歡他的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末節云：

「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又復焦弱侯之一云：

「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顯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同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林女庸好一口

食辭割捨耳。然林汝甯向者二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尙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甯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甯之疑其為再尋己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謙林汝甯，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甯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今之講道學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甯以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讀這兩節，覺得與普通尺牘很有不同處。第一是這幾乎都是書而非札，長篇大頁的發議論，非蘇黃所有，但是却又寫得那麼自然，別無古文氣味，所以還是尺牘的一種新體。第二，那種嬉笑怒罵也是少見。我自己不主張寫這類文字，看別人的言論時這樣潑辣的態度却也不禁佩服，特別是言行一致，這在李卓吾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古人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所以這裏要聲明一聲，外強中乾的人千萬學他不得，真是要畫虎不成反為一條黃狗也。虎還可以有好幾隻，李卓老的人與文章却有點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他又有與耿楚侗的一箋云：

「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

也，故以死懂之。老氏知人之貧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待口權立名目以化誘後人，非真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若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所云化誘一節未知是否，若後半則無一語不妙，不佞亦深有同意，著有許多人都與我們同一，所不同者就只是爲大官而已，因其爲大官也於是其學問似乎亦遂大長，而可與孔孟爲伍矣。李卓老天下快人，破口說出，此古今大官們乃一時失色，此真可謂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尺牘也。

## 其二

清初承明季文學的潮流也可以說是解放的時代，尺牘中不乏名家，如金聖歎，毛西河，李笠翁，以至乾隆時的袁子才，鄭板橋。板橋家書却最爲特別，自序文起便很古怪爽利，令人讀了不能釋卷，這也是尺牘的一種新體。這一卷書至今膾炙人口，可以知道他影響之大，

在當時一定也很被愛讀，雖然文獻的證據不不容易找。但是我也曾找到一點兒。郝蘭皋在曠堂外集卷上有與舍弟第一書云：

「告懿林：陶徵士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子曾子云，勿寓人我室，毀傷其薪木。古人於居處什器，意所便安，深致繫戀如此。吾與爾同氣雖無分別，但吾廬之愛豈能忘情，薪木無傷，鳥欣有託，吾意拳拳爲此耳，莫謂汝嫂臨行封鎖門戶便爲小器，此亦流俗之情宣爾也。吾輩非聖賢，豈能忘爾我之見，今人媳婦歸甯，往返數十日，尙且鎖閉門庭，收藏器皿，豈畏公婆偷盜哉，著此兒女之私情，雖聖賢不能禁也。吾與爾老親在堂，幸尙康健，故我得薄宦游違膝下，然亦五六年後便當爲歸養之計。我與爾年方強壯，共財分甘，日月正長，而吾親垂垂已老，天倫樂事得不少圖幾年歡聚耶。我西家房屋及器用汝須留神照看，勿寓人我室，令有毀傷，庶吾歸時欣鳥有託，此亦爾守器挈瓶之智也。言至此不覺大笑，汝莫復笑我小器如嫂否？所要硃砂和藥，今致二錢，頗可用，惜乎不多耳。應泰近業如何，常至城否？見時可爲我致意。逢辰及小女兒知想大爺大娘否，試問之。桂女勿令使性癩惰，好爲人家作媳婦也。醫方便覽二本未及披閱，俟八月寄下。呂氏春秋，祕書二十一種

，便中寄至京，俟秋冬間不遲。我新病初起，意緒無聊，因修家書，信筆抒寫，遂爾絮絮不休，讀畢大家一笑，更須藏此書，留爲後日笑話也。嘉慶五年庚申七月八日，哥哥書。」又在邵西樵所編師友尺牘偶存卷上有王西莊札七通，其末一篇云：

「承示寄懷大作，拍手朗唱一味天真無畔岸句，不覺亂跳亂叫，滾倒在牀上，以其能搔着痒撓着痛也。怪哉西樵，七個字中將王郎全副寫照出來。快拏紹興（京師酒中之最佳者）來吃，大醉中又夢老兄，起來又讀。因竊思之，人生少年時初出來涉世交友，視朋友不甚愛惜也，及至足跡半天下，回想舊朋友，實覺其味深長。蓋升沈顯晦，聚散離合，轉盼間恍如隔世，於極空極幻之中，七零八落，偶然剩幾個舊朋友在世，此舊物也，能不想殺，况此舊友實比新友之情深十倍耶。而札云，天上故人猶以手翰下及，怪哉西樵而猶爲此言乎。集中圈點偶有不當處，如弟釀花小圃云，閉門無剝啄，只有蜜蜂喧二句，應密圈密密圈。弟嘗論詩要一開口便吞題目，譬如吃東西，且開口先將此物一齊吞在口內，然後嚼得粉碎，細細咀嚼，此之謂善吃也。奈何今人作詩，將此物放在桌上，呆看一回，又閑閑評論其味一回，終不到口，安得成詩。弟此二句能將釀花圃三字一齊吞完，而尙囫圇未曾嚼破，此爲神來之

筆，應密圈也。近來詩之一道實在難言，只因俱是詩皮詩渣，青黃黑白配成一副送官禮家伙耳。只如一味天真四字，固已掃盡浮詞，扶開真面矣，而無畔岸三字更奇更確更老辣，只此三字豈今日之名公所能下。弟平生友朋投贈之什，無能作此語者，蓋大兄詩有真性情，故非詩渣所能及，而弟十年來尤好爲無畔岸之文，汪洋浩渺，一望無際，以寫其胸次之奇，所存詩二千首，文七百餘篇，皆無畔岸者也，得一知己遂以三字爲定評。……：倘有伊羽，萬望賜之手書，且費長篇，多說些舊朋友踪跡，近時大兄之景况，雲間之景况，瑣事閒話，拉拉雜雜，方有趣，切不可寥寥幾行，作通套了世情生活。專此磕頭磕頭，哀懇哀懇。翹望湘波，未知把手何日，想煞想煞。餘不一。」王郝二君爲乾嘉時經師，而均寫這樣的信札，這是很意思的事，並且顯然看得出有板橋的痕跡，「哥哥書」是確實無疑的了，「亂叫亂跳」恐怕也是吧，看其餘六封信都不是這樣寫法，可知其必然另有所本也。但是這種新體尺牘我總懷疑是否適於實用，蓋偶一爲之固然覺得很新鮮，篇篇如此不但顯得單調，而且也不一定文情都相合，便容易有做作的毛病了。板橋的十六通家書，我不能說他假，也不相信他是真的，裏邊有許多我想是他自己寫下來，如隨筆一般，也同樣的可以看見他的文章思想，

是很好的作品，却不見得是一封封的寄給他舍弟的罷。

### 其三

「秋水軒尺牘，在現代化的中國說起來恐怕要算是一件變化的事，但是這尺牘的勢力却是不可輕視的，他或者比板橋叢書要有影響也未可知。他的板本有多少我不知道，只看尺牘裏有箋註的單有秋水軒一種，即此可以想見其流行之廣了。朱熙芝的芸香閣尺一書卷一中有致許夢花一篇云：

「嘗讀秋水尺一書，驂古人，甲今人，四海之內，家置一編。余生也晚，不獲作當風桃李，與當階蘭桂共游，茲晤鏡人，知閣下爲秋水之文郎，與鏡人作名門之僚壻，倩其介紹，轉達積忱。培江左鄙人也，棘闈盛戰，不得志於有司，迫而爲幕，仍戀戀於舉業，是以未習刑錢，暫襄筆札，河聲岳色，兩度名邦，劍胆琴心，八年異地，茫茫身世，感慨係之，近繪小影，名曰航海逢春，拍天浪擁乘槎，不是逃名大地春回有美，非關好色。美仙廣召，妙句爭題，久慕大才，附呈圖說，如荷增輝尺幅，則未拜尊人光霽，得求閣下琳琅，足慰嚮來願矣。」芸香閣之恭維秋水軒不是虛假的，他自己的尺一書也是這一路，如上文可見。不佞近



來稍買尺牘書，又因鄉曲之見也留心紹興人的著作，所以這秋水軒恰巧落在這二重範圍之內，略略有點知道。寒齋收藏許葭村的著作有道光辛卯刊秋水軒尺牘二卷，光緒甲申刊續秋水軒尺牘一卷，詩集燕游草一卷，其子又村所著有光緒戊寅刊夢窠詩草二卷。上文所云許葭花蓋卽又村，詩草卷上有七言絕句一首，題曰，「同伴高鏡人襟兄卸裝平原，邀留兩日，作詩一章以謝。」又有七言律詩一首，題曰，「題朱熙芝航海逢春圖。」題下有小註云：

「圖中一書生，古巾服，攜書劍，破浪乘槎，有美人掉小舟，采各種花，順流至，遠望仙山樓閣，隱現天光雲影間。」詩不足錄，卽此可以見二人的關係以及圖中景色耳。朱君雖辦香秋水，其實他還比較的有才情，不過資望淺，所以勝不過旣成作家。如尺一書卷一復李松石（鏡花緣的作者麼？）云：

「承示過岳王祠詩，結句最得春秋嚴首惡之義：王構無迎二聖心，相檜乃興三字獄。特怪武穆自量可以減金，何不直搗黃龍，再請違旨之罪，乃拘拘於君命不可違，使奸相得行其計，致社稷不能復，二聖不能還，其輕重得失固何如耶。俟有暇擬將此意作古風一章，卽以奉和。」又致顧仲懿云：

「蒲帆風飽，飛渡大江，夢穩扁舟，破曉未醒，推蓬起視，而黃沙白草，茅店板橋，已非江南風景，家山易別，客地重經，唯自咏何如風不順，我得去鄉違之舊句耳。所論岳武穆何不直搗黃龍再請違旨之罪，知非正論，姑作快論，得足下引春秋大義辯之，所謂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純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齋文評弟郭巨埋兒辯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異論同，皆可補芸香一時妄論之失。」關於岳飛的事大抵都是愚論，芸香亦不免，鄧巨辨未見，大約是有所不滿吧。但對於這兩座忠孝的偶像敢有批評，總之是頗有胆力的，卽此一點就很可取，顧齋二公是應聲蟲，原不足道，就是秋水相形之下也顯然覺得庸熟了。尺一書末篤答韻仙云：

「困人天氣，無可爲懷，忽報鴻來，餉我玫瑰萬片，供養齋頭，魂夢都醉。因沽酒一罈浸之，餘則囊之耳枕，非曰處置得宜，所以見寢食不忘也。」文雖未免稍纖巧，（因爲是答校書的緣故吧？）却也還不俗惡，在秋水軒中亦少見此種文字，不佞論文無鄉曲之見，不敢說尺牘是我們紹興的好也。廿五年十月八日，於北平。

## 附記

周作人代表作選

第二節中所記王郝二君的尺牘成績當然不能算好，蓋其性情本來不甚相近，勉強寫談詭文字，猶如正經人整衣危坐曰，現在我們要說笑話了！無論笑話說得如何，但其態度總是可愛也。王西莊七百篇文未見，郝蘭皋集中不少佳作，不過是別一路，樸實而有風趣，與板橋不相同。九日又記。（選自宇宙風）

## 王湘客書牘

今日從舊書店買了一冊尺牘殘本，只有四十六葉，才及原書八分之三，卻是用開花紙印的，所以破了一點鈔買了回來。書是後半冊，只板心題曰王湘客書牘，卷尾又云薄游書牘，看內容是明臨浙王若之所著，自崇禎九年丙子至乙酉，按年編排，共存書牘六十四首，其甲申年三首中有一書完全鏟去，連題目共留空白七行，此外說及虞胡等處亦均空白，蓋板刻於清初而稍後印者歟。編年于支照例低一格寫，乙酉上則尚有一字，今已鏟去，小註云：「年五十三歲，在南守制，值國大變，（缺四字）棄家而隱。」所列三書皆可抄，寄張藐山家宰云：

「客冬襄垣叩謁，方知移寓宛陵，向絕魚鴻，起居應善。自鳳麟去國，梟獍當朝，傾覆淪亡，一日至此。（缺十字）不孝即日棄家，再遠匿矣。夜行晝伏，背負衰慈，鋒鏑荆榛，途欺僕叛，萬千毒苦，始抵湖陽，哀此熒熒，寄栖何所。思近堂翁僦屋安頓，倘蒙委曲，深感悒悒。」答友人云：

「不孝忝爲士夫，雖不在位莫効匡扶，正惟草莽之中當勗從一之節，一心堅定，百折何辭，至於身家久付之微屣矣。勸言若愛，實未敢聞，口占附呈，此血墨也。乙酉仲夏書。（此五字低一格小字，或係詩題亦未可知。）」

腐儒無計挽頽綱，荆棘崎嶇俱隱藏。見說□□心盡□，故令率土病成狂。抱頭擲主週妻子，□□□□預表章。天塹江流空日夜，吞聲孤淚與俱長。」詩亦是小字，上有眉批云：「狂瀾斫柱，一口千鈞。」一字底下看意義與痕跡似應是髮字，不知何以違礙，豈友人乃來勸薙髮者乎。又答友人云：

「（缺十四字）自古未聞仁者而失天下。一治一亂，其惟時使之乎。」這三封信沒有多大重要，不過可以知道他是一位遺老，末了一信乃是亡天下後的感情上的排遣話，其實是未

必然，而且他的其他書牘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也並不是這樣說。薄游書牘的好處，我覺得與從前讀陶路甫拜環堂集的尺牘相同，是在告訴我們明末官兵寇虜這四種的事情。照這些文章看來，寇與虜的發展差不多全由於官與兵的腐敗。丙子年答京貴云：

「不肖負疴入山深矣，楚緯不恤而漆室過憂談天下事乎。明問諄諄，不忍有負虛心之雅，君親並念，亦何敢作局外之觀。竊惟寇蹂躪五六省，虜跳梁十餘年，喪失虔劉，征求饑饉，天下亦甚病矣。以芻蕘之愚，急則治標，策虜無攻法，策寇無守法，策財無損下之法。無攻法須守，無守法須攻，無損下之法須上節。」這所說的實在很有見識，但是這樣自然就無人贊成，而且實行也有困難，如關於「上節」他的辦法裏有這幾句話：

「上供歲六百萬，倘暫減百萬。宗祿歲千萬，倘暫減二三百萬。上供金花籽粒卽不容減，顏料油漆絲縷香蠟稍減一二可委曲也。宗祿中尉以下日用所資亦不議減，藩王郡王將軍世子厚祿贍養，報本同仇，十貢二三，捐之一時，正欲享之千世也。如斯遞節，以代民輸。」此意雖善，明末君臣豈能行哉。書末原有小字批云：

「此王少參昔年畫議，今局已變，寇果合，兵愈費，財愈絀，虜愈橫矣。惜也。」王湘

客在南京多管糧餉事，書中常言餉乏，卻尤愁民窮，這思想本是平常，但大可佩服，他蓋知道餓死事大也。如前書中曾云：

「上之節談何容易，奈至今日下已無可損矣。竊謂止沸不在揚湯，治標必須探本，亂之本因民窮，民窮始盜起，盜起始用兵，用兵始賦重，賦重民益窮，民益窮盜益起，由今之道非策也。」戊寅年上督師書中云：

「日前民窮盜起，今也民極盜增，可見此時患無蒼赤，不患無兜鍪也。」壬午年與六部揭，爲江左阡危不在巨賊窺伺而在盜臣蠹空事，有云：

「軍糧欠斷六個月，兵餉欠斷四個月，鹽菜欠斷二十個月，荷戈怨怒，夕不謀朝。」庚辰冬答詹侍御書中云，若能得二萬兩發各營八月之餉，「庶乎各兵相信，尙肯忍飢忍寒從容俟我講求催討。」那麼這方面也很不成樣子，而其原因則如與六部揭所云：

「軀殼空立，血脈全枯。大老一仕肥家，田廬遂連滇黔兩省矣。昔人有言，天下有窮國窮民而無窮士大夫，此之謂也。」眉批四字云，「時之痼疾。」

辛巳年書牘最多，共有二十九首，其中數書述流寇事亦大可參考，今只取答史道鄰漕撫

書爲代表，後半云：

「賊騎約七八百，婦女五六百，步數百，舁兩棺，每棺舁者六十餘人，內皆銀也，又擡十三鞘，驢騾負載不計數，累墜驕懈，頓一面堅閉之城下，臨一面大淮之水邊，咫尺方隅，正是自投死地，計鳳鎮騎兵千餘，步火三千，向使夜半一鼓，可盡殲此賊，不則兩面圍蹙，絕其入馬之食，三日自斃。古昔軍儲不靠朝供，率因糧於敵，如剿此么麼一技，即可坐得餉銀十數萬，不省四府窮民兩年供輸乎。乃當事者閉門不惹，反給牌導之過淮，入豫大夥矣，想縱虎養虎，各處皆類此也。語云，兩葉不剪，將尋斧柯。百日難收，一時失策，付之浩歎而已。」三百年後人讀此書亦不禁浩歎，給牌導之過淮似稍過分，但類似的事則古今蓋多有也。中國多文盲，卽識字者亦未必讀明末稗史，卻不知何以先聖後聖其揆若一，拜環堂尺牘中所記永平遵化之附虜，薄游書牘中所記臨淮鳳陽之縱寇，真如戲臺上的有名戲文，演之不倦，看之亦不厭。不曉得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不再扮演，不佞卻深愧不能作答也。

書牘中也有些可讀的文章。從前我抄陶路甫的尺牘，引他一篇寄王遂東工部，這裏在丁丑年也有一篇東王季重兵憲，就把他抄在下面：

「恭惟老先生曠代絕才，千秋作者，文章憎達，早返初衣，固知世上浮雲，名山不朽，而有道自許終在此不在彼耳。若之無似，生於患難，長於困窮，不讀不耕，三番苟仕，猶未卽拋雞肋，益羨千仞鳳翔爲不可企及已。茲也就食白下，奈兩人皓首懷鄉，雁戶無停，浮家難定，抑又苦矣。所幸去居甚近，仰斗尤殷，敬肅八行，用布歸往。蕪穢之稿，友欲木災，實是廢簾久塵，不敢一示有道，老先生可片言玄宴，使若之感附驥飛揚乎。冒昧奉書，主臣曷已。」這原是尋常通問的信，但說得恰好，不是瞎恭維，我們不好說是文學上的一派，總是聲氣很相通的，所以要請他做序，只不知道這是什麼書，查謔菴文飯小品可惜也不見這些文章，或者是在那六十卷的大文飯裏罷，這就不可得而知了。戊寅年東宋喜公大令云：

「客子病，細雨天，知己遠移，黯然曷已。」辛巳年答友人云：

「做鄉山中氣候，六七月似江南四五月，每歲竟似少一六月而多一臘月。寒猶可禦，暑何所施，所以妻孥止覺南中之苦。」眉批云，「話故山令人神往。」但是也只是這兩篇稍爲閒適，而其中亦仍藏著苦趣，若是別篇便更了然。庚辰年寄友人云：

「離羣之雁，形影自憐，蚊睫之栖，飄搖不定，屋梁雲樹，我勞如何。伏承道履崇佳，



景福茂介。不肖弟烽煙刺目，庚癸煎心，偃僕疲筋，簿書鞅掌，風雅掃地盡矣，尙能蒙濠觀化，仿高齋魚樂笑談也乎。孤城孤抱，眞苦眞愁。忽屆中秋，流光可訝，緬惟五載凍西南北，未能與家人父子一看團圓。仕隱兩乖，名實俱謬，重可慨也。」辛巳寄楊雲嶠書中自稱惟弟日夕自忙自亂自愁自嘆而已，可以知道他的景况，但是忙了愁了多少年，結果只落得以「其惟時使之乎」排遣，此又是可令後人爲之浩嘆者也。

王湘客的詩似乎不大佳，前引乙酉年作一首可見。辛巳年答葉瞻山掌道書後有元宵邸中四首，其二云：

「回憶來官日，陵京不可支。年荒催竊發，冬暮滿流移。列衛寒求續，團營饑索炊。拮据兼晝夜，寢食幾曾知。」如以詩論不能說好，今只取其中間有意思有本事。據書中下半云：

「十五日抽籤後因借司寇銀又趨上元縣。一病痢委頓之人，獨坐一下濕上漏八面受風無人形影之空堂，候至漏下始兌銀，二鼓仍收庫，回寓不及門則暴下幾絕，實不知宵之爲節而節之爲佳也。」此卽是「上元日坐上元縣」的故事，節旣不佳，則詩之不能佳可無怪矣。

廿五年三月十九日，在北平。

## 附記

近日在市場上又覓得雜著二種，一爲涉志一卷，前有會稽沈存德序，起乙卯（萬曆四十三年）仲春，訖戊午季冬。記南北行旅頗有情致，蓋二十三至二十六歲時事也。一爲王湘客詩卷二卷，錄五七言律詩各百首，續一卷，五六七言絕句百首。續詩卷中有「苦雨十首」，今錄其一二三十四章云：

「幘幘得意新，拂拭明精舍，乃我照盆看。其顏色都夜。失日驚通國，雙眸視未能，不教欺暗室，白晝欲燃燈。廡下客衾單，簷前聽急雨，無聊怯溜喧，復怪雞聲苦。」詩仍不見得好，不過自有其特色，故舉此以見一斑耳。四月三日又記。

## 本色

閱郝蘭皋晒書堂集，見其筆錄六卷，文字意思均多佳勝，卷六有「本色」一則，其第三節云：

周作人代表作錄

「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感，士大夫多游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無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踰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只合如此；使他人爲之，則綠筠瀟碧，爲此君上尊號者多矣。（艮齋續說八）余謂當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過綠筠瀟碧等字，思量半載，方得真詮，千古文章事業同作是觀。」郝君常引王漁洋尤西堂一家之說，而艮齋雜說爲多，亦多有妙解。近來讀清初算記，覺有不少佳作，王漁洋與宋牧仲，尤西堂與馮鈍吟，劉繼莊與傅青主，皆是。我因筆錄而看艮齋雜說，其佳處卻已多被郝君引用了，所以這裏還是抄的筆錄，而且他的案語也有意思，很可以供寫文章的人的參考。

寫文章沒有別的訣竅，只有一字曰簡單。這在普通的英文作文教本中都已說過，叫學生造句分章第一要簡單，這才能得要領。不過這件事大不容易，所謂三歲孩童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也。鈍吟雜錄卷八有云：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其實平常說話原也不容易，蓋因其中卽有文字，大抵說話

如華綺便可以稍容易，這只要用點脂粉工夫就行了，正與文字一樣道理，若本色反是難，爲什麼呢？本色可以拏得出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才會露出本色來，此所以爲難也。想了半年這才丟開綠筠瀟碧等語，找到一個平凡老實的竹軒，此正是文人的極大的經驗，亦卽後人的極好的教訓也。

好幾年前偶讀宋唐子西的文錄，見有這樣一條，覺得非常喜歡。文云：

「關子東一日寓辟雍，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這裏的對對或蹉對或句中對的問題究竟如何，現在不去管他，我所覺得有意思的是藥中存性的這譬喻，那時還起了「煨藥廬」這個別號。當初想老實地叫存性廬，嫌其有道學氣，又有點像藥酒店，叫做藥性廬呢，難免被人認爲國醫，所以改做那個樣子。煨藥的方法我實在不大了然，大約與煮酒焙茶相似，這個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藥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學得，真可通用於文章事業矣。存性與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卻覺得都是很

好的話，很有益於我們想寫文章的人，所以就把他抄在一起了。

鈍吟雜錄卷八遺言之未有三則，都是批評謝疊山所選的文章規範的，其第一則說得最好。文云：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放。疊山句句說倒了。至於俗氣，文字中一毫著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戲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爲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敘放膽文，開口便言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教壞了初學。」鈍吟的意見我未能全贊同，但其非議宋儒宋文處大抵是不錯的，這裏說要小心，反對放言高論，我也覺得很有道理。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這說得極妙，他便是怕大家做漢高祖論，胡說霸道，學上了懷習氣，無法救藥也。卷四讀古淺說中云：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況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人作論多

俗，只坐此病。〔作論之弊素無人知，禍延文壇，至於今日，馮君的話真是大師子吼，惜少有人能傾聽耳。小心之說很值得中小學國文教師的注意，與宥性之爲文人說法不同，應用自然更廣，利益也就更大了。不佞作論三十餘年，近來始知小心，他無進益，放言高論庶幾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則猶望道而未之見也。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 燕京歲時記

燕京歲時記一卷，富察敦崇著，據跋蓋完成於光緒庚子，至丙午（一九〇六）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處所見係宣紙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書了，但仍係普通粉連，未用現今爲舉世所珍重的機製連史紙，大可喜也。潤芳序中略述敦君身世，關於著作則云：

「他日過從，見案頭有燕京歲時記一卷，捧讀一過，具見匠心，雖非鉅製鴻文，亦足資將來之考證，是卽景物略歲華記之命意也。雖然，如禮臣者其學問豈僅如此，尚望引而伸之，別有著作，以爲同學光，則予實有厚望焉。」其實據我看來這歲時記已經很好了，但是

我卻又能夠見到他別的著作，更覺得有意思。這也並非鉅製鴻文，只是薄薄地一冊文集，題曰畫虎集文鈔，上有我的二月十四日的題記云：

「前得敦禮臣著燕京歲時記，心愛好之。昨游廠甸見此集，亟購歸，雖只寥寥十三葉，而文頗質樸，亦可取也。」這書雖然亦用粉連紙印，而刻板極壞，比湖北崇文書局本還要難看，有幾處已經糊紙改寫，錯字卻仍不少，如庶吉士會刻作庶吉主，可見那時校刻的草草了。集中只有文十一篇，首篇是覆其內弟書，敘庚子之變，自稱年四十六，末爲周毓之詩序，作於甲子春，署七十老人某病中拜序，可以知其年歲及刻書的時代大概。十一篇中有六篇都說及庚子，深致慨歎，頗有見識；辛亥後作雖意氣銷沈，卻無一般遺老醜語，更爲大方，曾讀涉江文鈔亦有此感，但惜唐氏尙有理學氣耳。辛丑所作增舊園記有云：

「斯園也以彈丸之地，居兵燹之中，雖獲瓦全，又安能長久哉。自今以往，或屬之他人，或鞠爲茂草，或踐成蹊徑，或墾作田疇，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此增舊園在鐵獅子胡同，即鐵獅子所在地，現在不知如何了，昔年往東北城教書常走過此街，見有高墻巍巍，乃義威將軍張宗昌別宅也，疑卽其處。記末又言古來宮殿盡歸毀滅，何況叢

爾一園，復云：

「其所以流傳後世者亦惟有紙上之文章耳，文章若在則斯園爲不朽矣，此記之所由作也。」今園已不存，此十三葉的文集不知天壤間尙有幾本，則記之存蓋亦僅矣。碣石逋叟周毓之詩序云：

「癸亥嘉平以詩一卷見寄，並囑爲序。研讀再四，具見匠心，間亦有與予詩相似者。蓋皆讀書無多，純任天籟，正如鳥之鳴春，蟲之鳴秋，嘈嘈唧唧，聒耳不已，詰其究竟，鳥旣不知所鳴者爲何聲，蟲亦不知所鳴者爲何律也，率其性而已矣，吾二人之詩亦復如此。」畫虎集中無詩鈔，只在歲時記中附錄所作六首，游潭柘山三首及釣魚台一首均係尋常游覽之作，京師夏日閨詞兩首稍佳，大抵與所自敍的話相合，這在詩裏未能怎麼出色，但不是開口工部，閉口涪翁，總也干淨得多，若是在散文裏更有好處了。歲時記跋之二云：

「此記皆從實錄寫，事多瑣碎，難免有冗雜蕪穢之譏，而究其大旨無非風俗游覽物產技藝四門而已，亦舊聞考之大略也。」這從實錄寫，事多瑣碎兩件事，據我看來不但是並無可譏，而且還是最可取的一點。本來做這種工作，要敍錄有法，必須知識豐富，見解明達，文



筆殊勝，才能別擇適當，布置得宜，可稱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於史例義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實實地舉其所知，直直落落寫了出來，在瑣碎朴實處自有他的價值與生命。記中所錄游覽技藝都是平常，其風俗與物產兩門頗多出色的紀述，而其佳處大抵在不經意的地方，蓋經意處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如一月中記耍耗子耍猴兒耍苟利子耍旱船，十月的糟蟹良鄉酒鴨兒廣柿子山裏紅，風箏毬兒琉璃喇叭啼啼喳喳太平鼓空鐘，蝟蠅兒聒聒兒油壺盧，梧桐交嘴祝頂紅老西兒燕巧兒，栗子白菽中果南糖薩齊瑪芙蓉糕冰糖壺盧温朴，赤包兒鬪姑娘海棠木瓜滙朴各條，都寫得很有意思。又如五月的石榴夾竹桃云：

「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為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蓬魚缸石榴樹。蓋譏其同也。」七月的荷葉燈蒿子燈蓮花燈云：

「中元黃昏以後，街巷兒童以荷葉燃燈，沿街唱曰：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折。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萬點流螢，謂之蒿子燈。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綵紙製成蓮花蓮葉花籃鸛鷺之形，謂之蓮花燈。謹案日下舊聞考荷葉燈之製自元明以來即有之，今尚沿其

舊也。」又其記薩齊瑪等云：

「薩齊瑪乃滿洲餈餈，以冰糖奶油合白麵爲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食。芙蓉糕與薩齊瑪同，但面有紅糖，豔如芙蓉耳。冰糖壺盧乃用竹簽貫以葡萄山藥豆海棠果山裏紅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涼。」記赤包兒等云：

「每至十月，市肆之間則有赤包兒鬪姑娘等物。赤包兒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紅，柔軟可玩。鬪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圓潤光滑，小兒女多愛之，故曰鬪姑娘。」赤包兒這名字常聽小孩們叫，卽是栝樓，鬪姑娘這種植物在花擔上很多見，不知道有無舊名，或者是近來輸入亦未可知，日本稱作「姬代代」，姬者表細小意的接頭語，代代者橙也，此本係茄科，蓋言其實如小橙子耳，漢名亦不可考。鬪字意不甚可解，或是逗字，在北京音相同，但亦不敢定也。

唐涉江（原名震鈞）著天咫偶聞，紀北京地理故實，亦頗可看，可與歲時記相比，但唐書是藤陰雜記一流，又用心要寫得雅馴，所以缺少這些質朴瑣屑的好處。兩者相比，偶聞雖或可入著作之林，而自有其門戶，還不如歲時記之能率性而行也。民國廿四年除夕，於北

平。

## 老 年

偶讀風俗文選，見有松尾芭蕉所著閉關辭一篇，覺得很有意思，譯其大意云：

「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於五戒之首，但是到底難以割捨；不幸而落於情障者，亦復所在多有。有如獨臥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樹之下，意外地染了花香，若忍岡之眼目關無人守者，其造成若何錯誤亦正難言耳。因漁婦波上之枕而濕其衣袖，破家失身，前例雖亦甚多，唯以視老後猶復貪戀前途，苦其心神於錢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則其罪尙大可恕也。人生七十世稱稀有，一生之盛時乃僅二十餘年而已。初老之至，有如一夢。五十六十漸就頹齡，衰朽可歎，而黃昏即寢，黎明而起，覺醒之時所思惟者乃只在有所貪得。愚者多思，煩惱增長，有一藝之長者亦長於是非。以此爲渡世之業，在貪欲魔界中使心怒發，溺於溝淪，不能善遂其生。南華老仙破除利害，忘卻老少，但令有閑，爲老後樂，斯知言哉。人來則有無用之辯，外出則妨他人之事業，亦以爲憾。孫敬閉戶，杜五郎鎖門，以無友爲友，以貧爲

富，庶乎其可也。五十頑夫，書此自戒。

朝顏花呀，白晝還是下鎖的門的圍牆。」

末行是十七字的小詩，今稱俳句，意云早晨看初開的牽牛花或者出來一走，平時便總是關著門罷了。芭蕉爲日本「俳諧」大師，詩文傳世甚多，這一篇俳文作於元祿五年（一六九三），芭蕉年四十九，兩年後他就去世了。文中多用典故或雙關暗射，難於移譯，今只存意思，因爲我覺得有趣味的地方也就是芭蕉的意見，特別是對於色欲和老年的兩件事。芭蕉本是武士後來出家，但他畢竟還是詩人，所以他的態度很是溫厚，他尊重老年的純淨，卻又寬恕戀愛的錯誤，以爲比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這是很難得的高見達識。這裏令人想起本來也是武士後來出家的兼好法師來。兼好所著徒然草共二百四十三段，我曾經譯出十四篇，論及女色有云：

「惑亂世人之心者莫過於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經過薰香，雖明知其故，而一聞妙香，必會心動。相傳久米仙人見浣女脛白，失其神通，實在女人的手足肌膚豔美肥澤，與別的顏色不同，這也是至有道理的話。」本來訶欲之文出於好色，勸戒故

事近於淫書，亦是常事，但那樣明說色雖可憎而實可愛，殊有趣味，正可見老和尚不打謊語也。此外同類的話尚多，但最有意思的還是那頂有名的關於老年的一篇：

「倘仇野之露沒有消時，鳥部山之煙也無起時，人生能夠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罷。」

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蜂蟬及夕而死，螻蛄不知春秋。倘若優游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了。如不知厭足，雖歷千年亦不過一夜的夢罷。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語云，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爲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歎息。兼好法師生於日本南北朝（一三三二—一三九二）的前半，遭逢亂世，故其思想或傾於悲觀，芭蕉的元祿時代正是德川幕府的感時，而詩文亦以枯寂爲主，可知二人之基調蓋由於趣味性的相似，匯合儒釋，或再加一點莊老，亦是一種類似之點。中國文人中想找這樣的人殊不易得，六朝的顏之推可以算是一個了，他的家訓也很可喜，不過一時還抄不出這樣一段文章來。倒是降而求之於明末清初卻見

到一位，這便是陽曲傅青主。在山陽丁氏刻霜紅龕集卷二十六雜記中有一條云：

「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強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青主也是兼通儒釋的，他又自稱治莊列者。所以他的意見很是通達。其實只有略得一家的皮毛的人纔真是固陋不通。若是深入便大抵會通達到相似的地方。如陶淵明的思想總是儒家的，但神釋末云：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頗與二氏相近，毫無道學家方巾氣，青主的所謂暮氣實在也即從此中出也。

專談老年生活的書我只見過乾隆時慈山居士所著的老老恆言五卷，望雲仙館重刊本。曹庭棟著書此外尚多，我只有一部逸語，原刻甚佳，意云論語逸文也。老老恆言裏的意思與文章都很好，只可惜多是講實用的，少發議論，所以不大有可以抄錄的地方。但如下列諸節亦復佳妙，卷二省心項下云：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諸夢寐，此妄想惑亂之確證。老年人多般涉獵過來，其爲可娛可樂之事滋味不過如斯，追憶間亦同夢境矣。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則日休也。」

又卷一飲食項下云：

「應璩三叟詩云，三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須自己審量。節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甯少無多。又古詩云，努力加餐飯。老年人不減足矣，加則必擾胃氣。况努力定覺勉強，縱使一餐可加，後必不繼，奚益焉。」我嘗可惜李笠翁閒情偶寄中不談到老年，以為必當有妙語，或較隨園更有理解亦未可知，及見老恆言覺得可以補此缺憾了。曹君此書前二卷詳晨昏動定之宜，次一卷列居處備用之要，末附粥譜一卷，娓娓陳說，極有勝解，與閒情偶寄殆可謂異曲而同工也。關於老年雖無理論可供臆錄，但實不愧為一奇書，凡不諱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閱，即作閑書看看亦可也。

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北平。

### 三部鄉土詩

近二十年來稍稍蒐集同鄉人的著作。「這其實也並不能說是蒐集，不過偶然遇見的時候把他買來，卻也不是每見必買。價目太貴時大抵作罷。」在苦竹雜記裏這樣地說明過，現在

可以借來應用。所謂同鄉也只是山陰會稽兩縣，清末合併稱作紹興縣，但是我不很喜歡這個名稱，除官文書如履歷等外總不常用。本來以年號作縣名，如嘉定等，也是常事，我討厭的是那浮誇的吉語，有如錢莊的招牌，而且泥馬渡康王的紀念也用不著留到今日，不過這是閑話暫且不提。「看同鄉人的文集，有什麼意思呢？以詩文論，這恐怕不會有多大意思。」這話前回也已說過。「事與景之詩或者有做得工的，我於此卻也並沒有什麼嗜好，大約還是這詩中的事與景，能夠引起我翻閱這些詩文集的興趣。因為鄉曲之見，所以蒐集同鄉人的著作，在這著作裏特別對於所記的事與景感到興趣，這也正由於鄉曲之見。紀事寫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獨於鄉土著作之事與景能隨喜賞識者，蓋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親歷，故感覺甚親切也。」

詩文集有專講一地方的，那就很值得翻閱。這有些是本鄉人所撰，有些是出於外鄉人之手，我都同樣地想要蒐集。孔廷之的會稽掇英集，王十朋的會稽三賦各註本，陳祖昭的鑑湖權歌等是第二類，第一類有陶元藻的廣會稽風俗賦，翁元圻註本，李壽朋的越中名勝賦，周晉鏞的越中百詠，周調梅的越詠，張桂臣的越中名勝百詠等。但是還有幾種：範圍較小。



我覺得更有意思。其一是娛園詩存四卷，光緒丙戌刊本。娛園是秦樹鈺的別業，在會稽小皋步，陶方琦李慈銘等人所結的「皋社」就在那裏，古來也出過些名人，據我所知道，明末參嚴嵩的沈鍊與清初撰那度鍼篇的聞人均便都是小皋步人。（至少沈青霞的後人住在那村裏。）詩存卷一卽是皋社聯吟集，卷二三是關於娛園的題詠，卷四曰感懷集，皆主人「愴念存歿」之作。我的大舅父是秦君的女婿，曾經寄寓在那裏，所以在庚子前後我到過娛園有好幾次，讀集中潭水山房微雲樓諸詠，每記起二十多年前夢影，恍忽如在目前。區區一園之興廢，於後之讀者似無關痛癢，但如陶方琦序中所云：

「越風繇巨，感乎詩巢。詩巢傾翳，百年闐如。音護多舛，吟律鮮守。皋中詩社，崛起於後。東州蟠鬱，偏師鍾衍。詩社十人，爭長娛園。」詩存四卷正是皋社文獻之僅存者，頗足供參考，娛園主人的詩也只見此集中，少時雖然及見秦少漁先生，惜未能問其先世遺稿，蓋其時但解游嬉或索畫墨梅而已。

其二是鞍村雜詠一卷，道光丁酉刊本。題曰安山第七橋半亭老人，卽山陰沈宸桂，著有壽樟書屋詩鈔一卷。卷首爲馬鞍村十詠，序中述村名緣起云：

「余家在馬鞍村。村口有山，其形如馬。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南海有五色龍，遂發卒千人，鑿斷之。岡阜形如馬鞍。附山居民遂以名村，至今山頂鑿痕具在。」次爲馬鞍村春日竹枝詞八首，村居四時雜詠廿二首，村名詞庵名詞各十二首，此外雜題十三首。沈君詩本平常，又喜沿襲十景之名，或嵌字句，益難出色，唯專就一村紀事寫景，亦別有意義，其村居詩更較佳，如其十八云：

「老妻扶杖念彌陀，稚子划船唱棹歌。村店滿缸新酒賤，俞公塘上醉人多。」寫海邊村景頗有風致。其廿二末聯云，「村居歌詠知多少，惟愛南湖陸放翁。」又雜題亦多擬劍南體者，可知作者的流派，正亦可謂之「鄉曲之見」，殊令不佞讀之不禁微笑也。

其三是墟中十八圖詠一卷，影抄本。有毛奇齡宋衡邵廷采戴名世序，章士俞公毅陶及申跋，章標所畫墟中圖十八幅，章世法敘記十八則，章大來，麟化，士，成棟，成枳，應樞，錡，鐘，世法，標等十人五言絕句各十八首，共一百八十首。所謂墟者卽會稽道墟村，章氏聚族而居之地，擇墟中十八境，會章氏十人，倡爲詩章，乃成是集。查文中年代爲康熙四十一年任午（一七〇二），據章士題後當時蓋曾刻板，鈔本則似出於乾隆時，筆蹟不

工，又不懂畫法，所摹圖尤凌亂，但即看此本而尚覺圖之可喜，然則原畫之佳蓋可知矣。戴南山序署任午閏六月，其稱述墟中圖云：

「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俊拔，園林之幽勝，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鷄犬，藩籬村落，場圃帆檣，莫不歷歷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爲恨乎。」這雖似應酬的套語，其實卻是眞話，因爲他畫的確有特色，不是普通的山水畫那樣到處皆是而又沒有一處是的。我最喜歡那第十二的杜浦一幅。我從小就聽從杜浦來的一個章姓工人講海邊的事，沙地與「舍」（草屋），棉花與西瓜，角鷄與獾猪等等，至今不能忘記。看那圖時自然更有興味，沿海小村，有幾所人家，却不荒涼，沙磧上兩人擡了一乘兜轎，有地方稱「過山龍」，頗有頰上添毫之妙。又第十八宜嘉尖，畫一田莊，柴門臨水，門口泊酒船，有兩個工人擡著一大纜往裏邊走。第四南陽阪，有山有河，有橋有船，有田有人，有牛有樹，此真是東南農村的一角也，其眞實處幾乎要有點像地圖了，而仍有圖畫之美，在尋常山水冊中豈容易找得出乎。詩的數目十倍於圖，但是我沒有多少話可說。這裏且舉出章應樞的一首杜浦來：

「沙堆何纍纍，見沙不見水。負擔上塘來，識隔江子。」據章士題後云：

「歲辛巳余與宗人聯吟墟中，合兩山之間擇而賦之，得境十八，凡十人，得詩一百八十，甯澀毋滑，甯生毋熟，甯野朴不近人情，毋爲兒女子囁嚅態。」可以約略知道他們的態度，但是王維裴迪往矣，後之人欲用五言詠風土之美，輞川在前，維美弗彰也。大抵此類書籍的價值重在文獻的方面，若以文藝論未免見絀，唯墟中圖則自有佳處，我只可惜未能得到原刊本耳。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北平。

## 古音系研究序

建功將刊其所著古音系研究，不佞即答應爲作序。但是，我怎麼可以給建功作序呢？蓋建功績學多才藝，而其所專攻者則爲聲韻之學，在不佞聽之茫然，常與玄同建功戲語稱之爲未來派者也。雖然，我與建功相識十年矣，自民六由中學教員混入大學，十七八年間所見海內賢俊不可勝數，但因同學的關係而相熟識，至今往來談笑通詢者纔四五人耳，建功其一也。此諸公有所作述，我烏得不論懂得否而題記之，故今日之事志在必寫，雖或建功力求勿

寫而亦不可得也。

民國前四年曾在東京民報社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那時我的志願只是想懂點「小學」罷了，而且興趣也單在形體訓詁一方面，對於音學就是那麼茫然。一九〇一年我考進江南水師學堂，及讀英文稍進，輒發給馬孫 (C. P. Mason) 的英文法，我所得者為第四十版，同學多嫌其舊，我則頗喜其有趣味，如主 (Lord) 字古文為管麵包者 (Maforde)，主婦 (Lady) 字為捏麵包者 (Maeflige)，最初即從此書中看來。一九〇四年嚴復的英文漢詁出版，亦是我所愛讀書之一，其實即以馬孫為底本，唯言語多古雅可喜耳。以後常讀此類書，斯威忒 (H. Swaet) 葉斯伯生 (O. Jespersen) 的文法，威克萊 (H. Weekley) 斯密斯 (L. P. Smith) 的英語諸書，近來還在看巴菲耳特 (O. Barfield) 的英字中的歷史以消遣。因此我與文字之學並不是全無情分的，不過我的興味蓋多在其與民俗學接觸的邊沿一部分，與純正的文字學故不甚相近也。日本言語誌叢刊的發刊趣旨中云，在言語的發達與變遷裏反映出民族的生活。我所喜歡的也就是這一點，我最愛叢刊中柳田國男氏的蝸牛考，他說明蝸牛古名「都布利」(Tsuburi) 與草園「都具拉」(Tsuura) 的關係，覺得很有意思，越中多以草園煖茶，或冬日坐小兒，

稱曰團窠，這個製法的確與蝸牛殼是頗相像的。書中又講到水馬兒的名稱，這在所著民間傳承論第八章言語藝術項下說得更簡要，今抄錄於下：

「命名者多是小孩，這是很有趣的事。多採集些來看，有好多是保姆或老人替小孩所定的名稱。大概多是有孩子氣的，而且這也就是很好的名字。例如東京稱爲錫糖仔(amebō，即水馬兒)的蟲，各地方言不同，蒐集來看就可明白命名者都是小孩，特別有意思的是並不根據蟲的外形或其行走的狀態，却多因了牠的味道或氣息給牠取名字。賣鹽的(shiōri)，賣鹽大哥(shiōritaro)鹽店老板(shiōya)，這些名稱都因爲放到口裏有點鹹味而起的。錫糖仔，賣糖的(ameiri)凝煎(giōsen，即地黃煎，一種藥糖)，這大約因爲蟲的氣味有點像錫吧。這樣的名字大人是未必會取的。水澄蟲(mizusumashi，即鼓蟲)也有許多小孩似的方言名字。這又大抵是說寫或洗，多因蟲的舉動而加上去的。如寫字蟲(jikakimushi)，伊呂波蟲(irohhamushi，猶云天地玄黃蟲，意即寫字)，洗碗的(wanarai)，洗木碗的(gokisai)，這些名稱分散在各地方，是可以注意的事。拌茲團的(kaimochikaki)的名字則蓋是由於蟲的右轉的運動而起的了。」蝸牛考中關於這個名稱有說明云：「從寫(kaku)這字，

小人們的想像要直跑到糕團(Kainochi)去。實在這蟲的旋轉的確也有足以使他想起母姊那麼攪拌米食的手勢的地方。」

這是頗有趣味的例，只可惜經過重譯，外國語便失了原有的香味，假如對於名物又稍生疎，那就更沒有什麼意思。在中國這種例原亦不少，我常想到那螻蛄。我們鄉間稱作「其休」，殆即原名的轉變，他處名錢串子，或云錢龍，則是從形狀得來的名字。又如爾雅云科斗活東，北京稱蝦蟆骨突兒，吾鄉云蝦蟆温，科斗與活東似即一語，骨突與科斗亦不無關係，至蝦蟆温之温是怎麼一回事我還不能知道。蝦蟆骨突兒這個字的語感我很喜歡，覺得很能表出那小動物的印象，一方面又聯想到夜叉們手裏的骨朵，我們平常吃的醬疙瘡和疙瘡湯，不倫不類地牽連出許多東西來。不過要弄這一類的學問也是很不容易，不但是對於民俗的興趣，還得有言語學的知識，這纔能夠求其轉變流行，從裏邊去看出國民生活的反映。我正是一個白吃現成飯的，眼看着人家火耕而水耨，種出穀子來時討來磨粉做糕吃；實在是慚愧得很。但是，我總是知慚愧的，知道這穀子是農夫所種而非出於蒲包，因此對於未來派之學術雖然有似敬畏却亦實在未敢菲薄者也。

昔者建功作科斗說音，蓋可與程瑤田之果麻轉語記相比。唯深通言語聲音轉變之理者始能爲之耳。古音系研究六篇，又建功本其多年攻治教學之所得，寫爲一卷書，在音學上自成一家之言，而治方言者名物者亦實資此爲鑰牡者也。我於聲音之學不敢贊一辭，但願爲建功進一言，理論與應用相得而益彰，致力於「聲音」願仍無忘「風物」之檢討，將來再由音說到科斗，則於文字學民俗學二者同受其惠施矣。是爲序。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記於北平苦茶庵中。（選自文飯小品）

## 瓜豆集題記

「寫風雨談忽忽已五個月，這小半年裏所寫的文章並不很多，却想作一小結束，所以從關於雷公起改了一個新名目。本來可以稱作雷雨談，但是氣勢未免來得太猛烈一點兒，恐怕不妥當，而且我對於中國的雷公實在也沒有什麼好感，不想去惹動他。還是仍舊名吧，單加上後集字樣。案風雨詩本有二章，那麼這回算是瀟瀟的時候也罷，不過我所喜歡的還是那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二章，應該分配給風雨三談去，這總須到了明年始能寫也。」



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寫，算作風雨後談的小引，到了現在掐指一算，半個年頭又已忽忽的過去了。這半年裏所寫的文章大小總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閒暇，把他整理一下，編成小冊，定名曰瓜豆集，後談的名字仍保存着另有用處。爲什麼叫作瓜豆的呢？善於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種種的推測。或曰，因爲喜講運命，所以這是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或曰，因爲愛談鬼，所以用王漁洋的詩，豆棚瓜架雨如絲。或曰，鮑照蕪城賦云，「竟瓜剖而豆分」，此蓋傷時也。典故雖然都不差，實在却是一樣不對。我這瓜豆就是老老實實的瓜豆，如冬瓜長豇豆之類是也。或者再自大一點稱曰杜園瓜豆，卽杜園菜。吾鄉茹三樵著越言釋卷上有「杜園」一條云：

「杜園者兔園也，兔亦作菟，而菟故爲徒音，又訛而爲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蘆之屬，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則其價較增，謂之杜園菜，以其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至於文字無出處者則又以杜園爲訾警，亦或簡其詞曰杜撰。昔盛文肅在館閣時，有問制詞誰撰者，文，其而對曰，度撰。衆皆哄堂，乃知其戲，事見宋人小說。雖不必然，亦可見此語由來已肅拱久謂杜撰語始於杜默者非。」土膏露氣真味尚存，這未免評語太好一點了，但不妨拿來

當作理想，所謂取法乎上也。出自國了，不經市兒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這並不是缺點，唯人云亦云的說市話乃是市兒所有事耳。五代史云：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換一句話說，即是鄉間塾師教村童用的書，大約是千字文三字經之類，書雖淺薄却大有勢力，不佞豈敢望哉。總之茹君所說的話都是很好的，借來題在我這小冊子的卷頭，實在再好不過，就怕太好而已。

這三十篇小文章重閱一過，自己不禁嘆息道，太積極了！聖像破壞(eikonoklastia)與中庸(sophrosune)，夾在一起，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爲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吧！只好像「狂言」裏的某一脚色所說，生怕不談就有點違犯了公式。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總是不夠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無可如何。或者懷疑我罵韓愈是考古，說鬼是消閑，這也未始不是一種看法，但不瞞老兄說，這實在只是一點師爺筆法紳士態度，原來是與對了和尚罵禿驢沒有多大的不同，蓋我覺得現代新人物裏不免有易卜一生的「羣鬼」，而讀經衛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韓文公的夥計也。昔者黨進不許說書人在他面前講韓信，不失爲聰明人，他

未必真怕說書人到韓信跟前去講他，實在是怕說的韓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入股與舊戲，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勢力，若或聞不佞謾罵以爲專與能與集及小丑的白鼻子爲仇，則其智力又未免出黨太尉下矣。

孔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在莊子看來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覺得夠好了，先從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覺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決心不談，這樣就除去了好些絆脚的荆棘，讓我可以自由行動，只挑選一二稍爲知道的東西來談談。其實我所知道的有什麼呢，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比較起來對於某種事物特別有興趣，特別想要多知道一點，這就不妨權歸入可以談談的方面，雖然所知有限，總略勝於以不知爲知耳。我的興趣所在是關於生物學人類學兒童學與性的心理，當然是零碎的知識，但是我唯一的一點知識，所以自己不能不相當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學與文學的空論之類。我嘗自己發笑，難道真是從「妖精打架」會悟了道麼？道未必悟，却總幫助了我去了解好許多問題與事情。從這邊看過去，神聖的東西難免失了他們的光輝，自然有聖像破壞之嫌，但同時又是贊美中庸的，因爲在性的生活上禁欲與縱欲是同樣的過失，如英國葛理斯所說，「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於微

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細事不足道，但爲欲說我的意見何以多與新舊權威相衝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寫文章喜簡略或隱約其詞，而老實人見之或被貽誤，近來思想漸就統制，慮能自由讀書者將更少矣，特於篇末寫此兩節，實屬破例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記於北平知堂（選自談風）

## 說閒情

自從白香詞譜箋刻入半厂叢書，流通世間，舒白香的名字遂爲一般人所知，只看坊間多翻印詞譜可以知道，雖然也有人把他和白香山混作一個的。但是，白香的著作除詞譜外平常却不很多見。從前我只有他的一部游山日記，記在廬山天池避暑時事，共十二卷，文章寫得很有風趣，思想也頗明達，是游記中難得之作。後來又從上海買得一部書，無總名，共七冊，內有書十一種二十九卷，其中十種都是白香所著，游山日記亦在內。查羅振玉續彙刻書目辛，此卽「舒白香雜著」，但書目有騷鸞集三卷，此本缺，而別多聯璧詩鈔二卷，錄其伯祖東軒祖補亭詩各百首，父保齋詩二十五首。猴山集，秋心集，花仙小志各一卷，皆傷逝悼亡

之作，南征集，整舸餘稿各一卷，則行旅作也。又和陶詩一卷，香詞百選一卷，係白香所作詞，由其門人選錄百篇。以上七種爲詩詞，散文則游山日記外有古南餘話五卷，湘舟漫錄三卷，亦是詩話隨筆之流，別有清新之趣，而不入於浮薄，故爲難得。古南餘話卷四云：

「仲實問詩餘小詞自唐宋以迄元明可謂燦備，鮮有不借徑兒女相思之情者，冬烘往往腹誹之，謂恐有妨於學道，其說然歟？余曰，天有風月，地有花柳，與人之歌舞其理相近，假使風月下旗鼓角逐，花柳中呵導排衙，不殺風景乎。天下不過兩種人，非男卽女，今必欲刪却一種，以一種自說自扮，不成戲也。故雖學如文正公，亦復有兒女相思之句，正所謂曲盡人情，眞道學也。道學之理不知何時竟講成塵羹塗飯，致南宋奸黨直詆爲無用之尤，肆意輕侮，亦豈非冬烘妄測之過哉。夫道學所以正人心平天下也，苟好惡不近人情，則心術僞矣，亦惡能得人之情平人之心。詩之教，化行南國始自閨房，書之教，協帝重華基於媯汭，理必然也，而况歌詞乃導揚和氣調燮陰陽之理，而顧諱言兒女乎。故自十九首以及蘇李贈答魏晉樂章，其寓託如出一口，良由發乎性情耳。始專就小詞而論，才如蘇公猶不免錢板之誚，謂其逞才氣著議論也。詞家風趣甯癡勿達，甯纖勿壯，甯小巧勿粗豪，故不忌兒女相思，反

不貴英雄豁達，其聲哀以思，其義幽以怨，蓋變風之流也。其流在有韻之文最爲卑近，再降而至於填詞止矣，原可不學，學之則不可不求合拍。李後主，姜鄱陽，易安居士，一君一民一婦人，終始北宋，聲態絕嫵。秦七黃九皆深於情者，語多入破，柳七雖雅擅騷名，未免俗豔，玉田尙矣，近今惟竹垞老人遠紹此脈，善手雖衆，鮮能度越諸賢者。各就所得名之篇，注意之旨，揣摩而學之，有餘師矣。」這可以算是白香的詞論，讀詞譜的人當有可參考之處。其下一則云：

「怡恭親王昔重刻白香詞譜時，問所訂有遺憾否。余笑對言有兩事惜難補作，似有憾，一欲代朱夫子補作一詞，一欲代姜鄱陽補捐一監。聞者絕倒。」又卷五錄其少作閒情集序，其上半云：

「情之正者日用於倫常之中，惟恐不足，惡得閒。然竊謂饑與穀相需，而先生之饌乃尙羞脯，所居不過容榻，而文王之囿半於國中，是閒復倍於正者何也。吾立於是，四旁皆閒地耳，使掘其四旁若塹，則立者以懼。當暑而裸，冠服皆閒物耳，苟併其裘而毀棄，則裸者以憂。蓋懼無餘地，而憂或過時，亦閒情耳。堯舜以箕穎爲閒情，巢由亦以揖遜爲閒情。夷齊

以征伐爲閒情，武周亦以餓死爲閒情。將謂餓死爲閒情，彼餓死何汲汲也。謂箕穎爲閒情，彼避世何無悶也。由是觀之，無正非閒，無閒非正。身世之所遭，智力之所及，慘淡經營，都求美善，逮夫事往情移，夢迴神往，卽一身之中，旬日之內，所言所行，不啻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又何況於局外閒觀者哉。」辯說閒情，可謂語妙天下。下文又云：

「吾故常默然也。不言人過失，人本無過失也。不言時務。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也，道聽塗說又恐傳聞失實也。」引用水滸傳序語，顯然很受唱經堂的影響，雖然不會明白說起。湘舟漫錄中又有幾節話說得很好，卷一說風流云：

「黃龍寺晦堂長老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昨秋寓都昌南山，一夕與五黃散步溪橋間，仲實問風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無行人影射壞了，柳下惠曾皙莊子諸葛孔明陶靖節及宋之周邵蘇黃，乃所謂眞風流耳。吉人以爲然。晦堂以禪趣釋經，吾以經義訓疑訓，故牽連書之。」又卷三亦有類似的一則云：

「雅達亦何與康濟之學而儒術重之？蓋雅則賤貨貴德，達則慕義輕生，故可重也。若只如世俗以詩酒書畫爲雅，以不拘行檢爲達，至於出處趣向義利生死之關，仍錄錄茫無擇執，亦俗物耳，何雅達之有。」這種說法實在是很平實而亦新奇。爲什麼呢？向來只有那些不近人情的道學家與行不願言的文人橫行於世，大家聽慣了那一套咒語，已經先入爲主，所以對於平常實在的說法反要覺得奇怪，那也是當然的事吧。古南餘話有記瑣事的幾則亦均可喜，卷三云：

「友三（案卽古南寺住持僧）言往自村墟歸，至野老泉下，遙見一狐低頭作禹步，規行若環，而寺門一鷄卽奮飛入其環中，爲狐攫去，僧號逐不釋。然則祝由治病，厭勝殺人，及飛頭換腿之術，咸不誣矣。」

「友三又言，古南松鼠多而詐，竹初生則折其筍，粟未熟則毀其房，彼視狸如奴，視犬如僕，毫不畏。一日有獵人牽犬憇所巢樹下，仰見鼠怒躍而號，松鼠竟直墮其前，不敢遁也。」

「友三嘗篩米樹下，一梟栖木末，俯視目眩，直墮篩中，因被擒。佃人病頭眩，乞其



梟，殺而食之，眩疾愈。余笑曰，理當益眩，何忽愈？然則使醉人扶醉人反不顛耶。劉伯倫有言，一石已醉，五斗解醒。是則以眩梟醫眩人耳。吾問以梟食母事，友三謂一孕兩子，子大則共食父母。余曰，不然，是人間只一梟矣，何寶利梟聲之多耶。蓋亦猶人中之禽，偶一不孝，輒並其兄弟疑之，不盡然也。梟如能孝，吾且令烏爲之友。」記錄這些小動物的生態很有意思，其關於梟的說明亦有識見，雖然偶一不孝之說還不免有所蔽，至於鷄與松鼠受制於狐犬，蓋係事實，如鼠之於貓，蛙之於蛇，遇見傾竦伏不能動，世所習知，此雖彷彿催眠術，却與禁厭不同，蓋一是必然而一是非必然，故祝由科與狐犬終不是一類也。白香的文章頗多諧趣，在游山日記中最爲常見，卷一記嘉慶九年六月甲子（初七日）事有一節云：

「五老峯常在雲中，不能識面。峯半僧廬爲博徒所據，不可居。西輔至峯寺，雲亦下垂，至寺門一無所見，但聞呼盧聲，亦不知五峯絕頂尙離寺幾千丈也。」

游山日記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書，其中記郡掾問鐵瓦，商人看烏金太子，都寫得極妙，現在却不多抄了。林語堂先生會說想把這書重印出來，我很贊成他的意思，希望這能夠早日實

現，所以我在這里少說一點亦正無妨耳。廿四年九月廿四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入廁讀書

郝懿行著曝書堂筆錄卷四有入廁讀書一條云：

「舊傳有婦人篤奉佛經，雖入廁時亦諷誦不輟，後得善果而竟卒於廁，傳以爲戒，雖出釋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見污穢之區，非諷誦所宜也。歸田錄載錢思公言平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謝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余讀而笑之，入廁脫褲，手又攜卷，非惟太褻，亦苦甚忙，人卽篤學，何至乃爾耶。至歐公謂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二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此語却妙，妙在親切不浮也。」郝君的文章寫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異議，因爲我是頗贊成廁上看書的。小時候祖父說，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訣云，老爺喫飯快，小的拉矢快。跟班的話裏含有一種討便宜的意思，恐怕也是事實。一個人上廁的時間本來難以一定，但總未必很短，而且這與喫飯不同，無論時間怎麼短總覺得這是白費的，想方法要來利用他一

下。如吾鄉老百姓上茅坑時多順便喝一筒旱烟，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上淘米洗衣，或有人挑擔走過，又可以高聲談話，說這米幾個銅錢一升或是到什麼地方去。讀書，這無非是喝旱烟的意思罷了。

話雖如此，有些地方元來也只好喝旱烟，於讀書是不大相宜的。上文所說浙江某處一帶沿河的茅坑，是其一。從前在南京曾經寄寓在一個湖南朋友的書店裏，這位朋友姓劉，我從趙伯先那邊認識了他，那年有鄉試，他在花牌樓附近開了一家書店，我患病住在學堂裏很不舒服，他就叫我住到他那裏去，替我煎藥煮粥，招呼考相公賣書，暗地還要運動革命，他的精神實在是很佩服的。我睡在櫃台裏面書架子的背後，喫藥喝粥都在那裏，可是便所却在門外，要走出店門，走過一兩家門面，一塊空地的牆根的垃圾堆上。到那地方去我甚以為苦，這一半固然由於生病走不動，就是在康健時也總未必願意去的，是其二。民國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訪友，住在一個名叫木城的山村裏，那裏的便所雖然同普通一樣上邊有屋頂，周圍有板壁門窗，但是他同住房離開有十來丈遠，孤立田間，晚間要提了燈籠去，下雨還得撐傘，而那裏雨又似乎特別多，我住了五天總有四天是下雨。是其三。末了是北京的那種茅

廁，只有一個坑兩垛磚頭，雨淋風吹日晒全不管。去年往定州訪伏園，那裏的茅廁是琉球式的，人在岸上，豬在坑中，豬咕咕的叫，不習慣的人難免要害怕，那有工夫看什麼書。是四·據語林云，石崇廁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這又是太闊氣了，也不適宜。其實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只要有屋頂，有牆有窗有門，晚上可以點燈，沒有電燈就點白蠟燭亦可，離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雖然也要用雨傘，好在北方不大下雨。如有這樣的廁所，那麼上廁時隨意帶本書去讀讀我想倒還是嚙吟的吧。

谷崎潤一郎著攝陽隨筆中有一篇「陰翳禮讚」，第二節說到日本建築的廁所的好處。在京都奈良的寺院裏，廁所都是舊式的，陰暗而掃除清潔，設在聞得到綠葉的氣味青苔的氣味的草木叢中，與住房隔離，有板廊相通。蹲在這陰暗光線之中，受著微明的紙障的反射，耽於冥想，或望著窗外院中的景色，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地好。他又說：

「我重複地說，這裏須得有某種程度的陰暗，徹底的清潔，連蚊子的呻吟聲也聽得清楚地寂靜，都是必須的條件。我很喜歡在這樣的廁所裏聽蕭蕭地下著的雨聲。特別在關東的廁所，靠著地板裝有細長的掃出塵土的小窗，所以那從屋簷或樹葉上滴下來的雨點，洗了石燈

籠的脚，潤了跼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裏去的雨聲，更能夠近身地聽到。實在這廁所是宜於蟲聲，宜於鳥聲，亦復宜於月夜，要賞識四季隨時的物情之最相適的地方，恐怕古來的俳人會從此處得到過無數的題材吧。這樣看來，那麼說日本建築之中最是造得風流的是廁所，也沒有什麼不可。〔谷崎壓根兒是個詩人，所以說得那麼好，或者也就有點華飾，不過這也只是在文字上，意思却是不錯的。日本在近古的戰國時代前後，文化的保存與創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裏，這使得風氣一變，如由工筆的院畫轉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築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爲之代表，廁之風流化正其餘波也。〕

佛教徒似乎對於廁所向來很是講究。偶讀大小乘戒律，覺得印度先賢十分周密地注意於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卽以入廁一事而論，後漢譯大比丘二千威儀下列舉「至舍後有二十五事」，宋譯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風」至「云何糞草」凡十三條。唐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詳細的規定，有的很是嚴肅而幽默，讀了忍不住五體投地。我們又看水滸傳魯智深做過茶頭之後還可以陞爲淨頭，可見中國寺裏在古時候也還是注意此事的。但是，至少在現今這總是不然了，民國十年我在西山養過半年

病，住在碧雲寺的十方堂裏，各處走到，不見略略像樣的廁所，只如在山中雜信五所說：

「我的行踪近來已經推廣到東邊的水泉。這地方確是還好，我於每天清早沒有遊客的時候去徜徉一會，賞鑑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淨，路上很多氣味，——因為陳列著許多本草上的所謂人中黃。我想中國真是一個奇妙的國，在那裏人們不容易得著營養料，也沒有方法處置他們的排泄物。」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寺院有普通廁所已經是大好了，想去找可以冥想或讀書的地方如何可得。出家人那麼拆爛污，難怪白衣矣。

但是假如干淨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却還是可以的，想作文則可不必。書也無須分好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我有一個常例：便是不拏善本或難懂的書去，雖然看文法書也是尋常。據我的經驗，看隨筆一類最好，頂不行的是小說。至於朗誦，我們現在不讀八大家文，自然可以無須了。（選自宇宙風）

## 奴俗與真率

關於傅青主

周作人代表作選

傅青主在中國社會上的名聲第一是醫生，第二大約是書家吧。傅青主文科以至男科往往見於各家書目，劉雪崖輯仙儒外紀（所見係王氏刻削繁本）中屢記其奇跡，最有名的要算那兒握母心，針中腕穴而產，小兒手有刺痕的一案，雖然劉青園在常談卷一會力闢其謬，以為兒手無論如何都不能摸着心臟。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一第二名便是傅山，引了好些人家的評論，楊大瓢稱其絕無氈裘氣，說得很妙，但是知道的人到底較少了。霜紅龕詩舊有刻本，其文章與思想則似乎向來很少有人注意，咸豐時劉雪崖編全集四十卷，於是始有可考，我所見的乃宣統末年山陽丁氏的刊本也。傅青主是明朝遺老，他有一種特別的地方。黃梨洲顧亭林孫夏峰王山史也都是品學兼優的人，但他們的思想還是正統派的，總不能出程朱陸王的範圍，顏習齋劉繼莊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與他相比。全謝山著陽曲傅先生事略中云：

「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密接，然間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此一半是國亡後憤世之詞，其實也因爲他的思想寬博，於儒道佛三者都能通達，故無偏執處。事略又云：

「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可見青主對於宋儒的態度，雖然

沒有像習齋那樣明說，總之是很不喜歡的了。青士也同習齋一樣痛恨八股文，集卷十八書成私文後云：

一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記起王漁洋的筆記說，康熙初廢止考試八股文，他在禮部主張恢復，後果照辦。漁洋的散文不無可取，但其見識與傅顏諸君比較，相去何其遠耶。青士所最厭惡的是「奴俗」，在文中屢屢見到，卷廿五家訓中有一則云：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氣，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卷廿六失笑辭中云：

「跌空亭而失笑，哇塞槽之奴論。」又醫藥論略云：

「奴人患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奴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又讀南華經第二則云：

「讀過逍遙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螭與鶯鳩爲榆枋間快活矣。一切世間榮華富貴那能看到眼裏，所以說金屑雖貴，著之眼中心何異砂石。奴俗齷齪意見不知不覺打



掃乾淨，莫說看今人不上眼，卽看古人上眼者有幾個。」卷三六云：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會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脚，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齧人脚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卷三七云：

「奴書生眼裏著不得一個人，自謂尊崇聖道，益自見其狹小耳，那能不令我胡盧也。」卷三八云：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爲狗爲鼠已耳。」寥寥數語，把上邊這些話都包括在裏邊，斬釘截鐵地下了斷結。卷二七又有三則，雖說的是別的話，却是同樣地罵奴俗而頌真率：

「矮人觀場，人好亦好。瞎子隨笑，所笑不差。山漢啖柑子，直罵酸辣，還是率性好惡，而隨人誇美；咬牙揆舌，死作知味之狀，苦斯極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漢未必不罵中也。但說柑子卽不罵而爭啖之，酸辣莫辨，混沌鑿矣。然柑子卽酸辣不甜，亦不借山漢誇美而榮也。（案此語費解，或有小誤。）戴安道之子仲若尊柑沽酒聽黃鸝，真吃柑子人

也。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潔，諸果罕能匹之。吾曾勸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于絲毫。真率不僞，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貢士寒夜來吾書房，適無甚與啖，偶有蜜錢橘子勸茶，滿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語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滿口辛。與吃白果人徑似一個人，然我皆敬之爲至誠君子也。細想不相于絲毫與不入兩語，慧心人描寫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悶憶之輒噴發不已，少抒鬱鬱，又似一味藥物也。」奴的反對是高爽明達，但真率也還在其次，所以山秀才畢竟要比奴書生好得多，傅道人記山漢事多含滑稽，此中卽有敬意在也。同卷中又云：

「講學者羣攻陽明，謂近於禪，而陽明之徒不理爲高也，真足懲殺攻者。若與饒舌爭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篤，自居異端矣。近有袒陽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真陽明亦不必輒許可，陽明不護短望救也。」卷四十五云：

「頃在頓場，聞蒲城米黼之將訪李中孚，既到門忽不入遂行，或問之，曰，聞渠是陽明之學。李問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卽曰，天生，我如何爲陽明之學？天生於中孚爲

宗弟行，卽曰，大哥如何不是陽明之學？我聞之俱不解，不知說甚，正由我不會講學辨未陸買賣，是以聞此等說如夢。」這正可與「老夫學莊列者也」的話對照，他蔑視那些儒教徒的鷄虫之爭，對於陽明却顯然更有好意，但如真相信他是道士，則又不免上了當。仙儒外紀引外傳云：

「或問長生久視之術，青主曰，大丈夫不能効力君父，長生久視徒猪狗活耳。或謂先生精漢魏古詩賦，先生曰，此乃驢鳴狗吠，何益於國家。一卷廿五家訓中却云：

「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此文章耳。」可見青主不是看不起文章的，他怕只作奴俗文，雖佳終是驢鳴狗吠之類也。如上文所抄可以當得好文章好思想了，但他又說：

「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卷三七又有一則云：

「韓康伯休賣藥不二價，其中斷無盈贏，卽買三百賣亦二百之道，只是不能擇人而賣，若遇俗惡買之，豈不辱吾藥物。所以處亂世無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獨參湯，燒沈香，讀古書，如此餓死，殊不怨尤也。」遺老的潔癖於此可見，然亦唯真倔強如居士者才能這樣

說，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徵召，真令人肅然起敬。古人云，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當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處實實在在。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與後世只是口頭會說惡辣話的人不同，此一層極重要，蓋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與胡辣存在也。（選自宇宙風）

## 遊山日記

民國十幾年從杭州買到一部遊山日記，襍裝六冊，印板尚佳，價頗不廉。後來在上海買得白香雜著，七冊共十一種，遊山日記也在內，係後印，首葉的題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麼時候知道上海的書店有單行的遊山日記，寫信通知了林語堂先生，他買了去一讀說值得重印，於是這日記重印出來了。我因為上述的關係，所以來說幾句話，雖然關於舒白香我實在知道得很少。

遊山日記十二卷，係嘉慶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歲時在廬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記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則集錄詩賦也。白香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在

文人中不可多得，樂蓮裳跋語稱其匯儒釋於寸心，窮天人於尺素，雖稍有藻飾，却亦可謂知言。其敘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二十八日）條云：

「晴涼，天籟又作。此山不聞風聲日蓋少，泉聲則雨露便止，不易得，晝間蟬聲松聲，遠林際畫眉聲，朝暮則老僧梵唄聲和吾書聲，比來靜夜風止，則惟聞蟋蟀聲耳。」又卷七己巳（八月十三日）條云：

「朝晴暖。暮雲滿室，作焦麴氣，以巨爆擊之不散，爆烟與雲異，不相溷也。雲過密則反無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見。闔扉則雲之入者不復出，不闔扉則雲之出者旋復入，口鼻之內無非雲者。窺書不見，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謂雲醉。」其紀山中起居情形亦多可喜，今但舉七月中關於食物的幾節，卷三乙未（九日）條云：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饑也。西輔戲採南瓜葉及野苳，煮食甚甘，予仍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卷四乙巳（十九日）條云：

「冷，雨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惟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

勺豆入口逸於筋。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爲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又丙午（二十日）條云：

「宗慧試採蕎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菹葉，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卷五壬子（二十六日）條云：

「晴暖。宗慧本不稱其名，久飲天池，漸欲通慧，憂予乏蔬，乃埋豆池旁，既雨而芽，朝食乃烹之以進。飢腸得此不翅江瑤柱，入齒香脆，頌不容口，欲旌以錢，錢又竭，但賦詩志喜而已。」此種種菜食，如查野菜博錄等書本是尋常，現在妙在從經驗得來，所以親切有味。中國古文中不少游記，但如當作文辭的一體去做，便與「漢高祖論」相去不遠，都是古文觀止裏的資料，不過內容略有史地之分罷了。徐霞客游記才算是一部游記，他走的地方多，記載也詳贍，所以是不朽之作，但他還是屬於地理類的，與白香的游記屬於文學者不同。游山日記裏所載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這的確是一部「日記」，只以一座廬山當作背景耳。所以從這書中看得出來的是舒白香一個人，也有一個雲烟飄渺的匡廬在，却是白香心眼中的山，有如畫師寫在卷子上似的，當不得照片或地圖看也。徐驥題後

有云：

「讀他人游山記，不過令人思裹糧游耳，讀此反覺不敢輕游，蓋恐徒事品泉弄石，山靈亦不樂有此游客也。」樂蓮裳跋中又云：

「然雄心遠慨，不屑不恭，時復一露，不異疇昔挑燈對榻時語，雖無損於性情，猶未平於嬉笑。」這里本是規箴之詞，却能說出日記的一種特色，雖然在樂君看去似乎是缺點。白香的思想本來很是通達，議論大抵平正，如卷二論儒生泥古誤事，正如不審病理妄投藥劑，鮮不殆者，王荆公卽是，「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卷七云：

「佛者投身飼餓虎及割肉餒鷹，小慧者觀之皆似極愚而可笑之事，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驗其行力語耳。……民溺己溺，民飢己飢，亦大悲心耳，卽使禹之時有一水鬼，稷之時有一餓鬼，不足爲禹稷病也。不與人爲善，逞私智以谿刻論人，吾所不取。」其態度可以想見，但對於奴俗者流則深惡痛絕，不肯少予寬假，如卷八記郡掾問鐵瓦，卷九紀蝟髻蛙腹者拜烏金太子，乃極嬉笑怒罵之能事，在普通文章中蓋殊不常見也。日記文中又喜引用通行的笑話，卷四中有兩則，卷七中有兩則，卷九中有一則，皆詼詭有趣。此種寫法，嘗見王謔菴

陶石梁張宗子文中有之，其源蓋出於周秦諸子，而有一種新方術，化臭腐爲神奇，這有如妖女美德亞（Medeia）的鍋，能夠把老羊煮成乳羔，在拙手却也會煮死老頭兒完事，此所以大難也。游山日記確是一部好書，很值得一讀，但是却也不好有第二部，最禁不起一學。我既然致了介紹詞，末了不得不有一點警戒，蓋螃蟹即使好吃，亂吃也是要壞肚子的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知堂記於北平苦茶庵。

## 附記

據婺舂餘稿，嘉慶十二年戊辰（一八〇八）四月二十三日爲白香五十生辰，知其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游廬山時年四十六，與卷首小像上所題正合。舒白香雜著據羅振玉續彙刻書目辛爲游山日記十二卷，花仙集一卷，雙峯公輓詩一卷，和陶詩一卷，秋心集一卷，南征集一卷，香詞百選一卷，湘舟漫錄三卷，驂鸞集三卷，古南餘話五卷，婺舂餘稿一卷，共十一種。我所有的一部缺驂鸞集，而多有聯璧詩鈔二卷，次序亦不相同。周黎蕃先生所云「天香戲稿」卽是香詞百選，計詞一百首，爲其門人黃有華所選。我最初知道舒白香雖然因爲他的詞譜及箋，可是對於詞實在不大了然，所以這卷百選



有時也要翻翻看，却沒有什麼意見可說。（選自宇宙風）

## 談桐城派與隨園

蔣子瀟游藝錄

日前得到一冊蔣子瀟所著的游藝錄，有山陰葉承澧的原序，無年月，此乃是光緒戊子長白豫山在湖南所重刻。書凡三卷，卷上凡三十三目，皆象緯推步輿地之說，從蔣氏學算記八卷中鈔出，門人彭齡在目錄後有附記，云門人等雖聞緒論，莫問津涯者也。卷下凡二十四目，皆從讀書日記十卷中鈔出，雜論各家學術得失。第二卷爲別錄，凡文八篇，葉序云仙佛鬼神之作，實則爲論釋道及刺麻教等關於宗教者七篇，又天方聲類序一篇，乃以亞刺伯字來講音韻也。在這裏邊第一分簡直一點不懂，第二分讀了最覺得有意思，可佩服，雖然其後半講醫法術數的十四篇也不敢領教了。下卷各篇多奇論，如九流引鑿定庵之言曰，九流之亡儒家最早。又大儒五人則列舉鄭司農，漳浦黃公，黃南雷戴東原錢竹汀。但我覺得有趣的却是不關經學儒術大問題的文章，其論近人古文云：

「余初入京師，於陳石士先生座上得識上元管同異之，二君皆姚姬傳門下都講也，因聞古文緒論，謂古文以方望溪爲大宗，方氏一傳而爲劉海峯，再傳而爲姚姬傳，及八家之正法也。余時於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讀之，唯劉氏之文未見，雖心不然其說而口不能不唯唯。及購得海峯文集詳繹之，其才氣健於方姚而根柢之淺與二家同，蓋皆未聞道也。夫文以載道，而道不可見，於日用飲食見之，就人情物理之變幻處閱歷揣摩，而準之以聖經之權衡，自不爲迂腐無用之言。今三家之文誤以理學家語錄中之言爲道，於人情物理無一可推得去，是所談者乃高頭講章中之道也，其所謂道者非也。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時無今代功令文之式樣，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爲取士之功令，其熟於八家古文者卽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範，於是功令文中鉤提伸縮頓宕諸法往往具八家遺意，傳習旣久，千面一孔，有今文無古文矣。豪傑之士欲爲古文，自必力研古書，爭勝負於韓柳歐蘇之外，別闢一徑而後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慶中陳恭甫，皆所謂開徑自行者也。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對仗耳。以不對仗之功令文爲古文，是其所謂法者非也。余持此論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見相同。」八家以後的古文無非是不對仗的八股，這意見似新奇而十分確實，曾見

謝章铤在賭棋山莊隨筆亦曾說及，同意的人蓋亦不少。我却更佩服他關於道的說法，道不可見，只就日用飲食人情物理上看出來，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點兒沒有什麼玄妙。正如我在雜拌兒之二序上所說，以科學常識爲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理智，調合成功一種人生觀，一以此爲志，言志固佳，以此爲道，載道亦復何礙。假如蔣君先是那樣說明，再來主張文以載道，那麼我就不會表示反對，蓋我原是反對高頭講章之道，若是當然的人生之路，誰都是走著，所謂何莫由此道也。至於豪傑之士那種做古文法我們可以不論，大抵反抗功令時文只有兩條路走，倒走是古文，順走是白話，蔣君則取了前者耳。又有袁詩一則云：

「乾隆中詩風最盛，幾於戶曹劉而人李杜，袁簡齋獨倡性靈之說，江南北靡然從之，自薦紳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榮過登龍，壇坫之局生面別開。及其既卒而嘲毀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變而以罵袁自重，毀譽之不足憑，今古一轍矣。平心論之，袁之才氣固是萬人敵也，胸次超曠，故多破空之論，性海洋溢，故有絕世之情，所惜根柢淺薄，不求甚解處多，所讀經史但以供詩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爲袁之所短。若刪其浮豔纖俗之作，全集祇存十分之四，則袁之真本領自出，二百年來足以八面受敵者袁固不肯讓人也。壽長名高，

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誕無檢，本有招謗之理，世人無其才學，不能知其真本領之所在，因其集中惡詩遂並其工者而一概擯之，此豈公論哉。王述菴湖海詩傳所選袁詩皆非其佳者，此蓋有意抑之，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這里對於隨園的批評可謂公平深切，褒貶皆中肯，我們平常只見捧袁或罵袁的文章，這樣的公論未曾見到過。我頗悔近來不讀袁集，也因爲手頭沒有，只憑了好些年前的回憶對於隨園隨便批評，未免失於輕率，我想還得研究一下再說。我並不罵他的講性靈，大抵我不滿隨園的地方是在這里所說的根柢淺薄，其晚年無檢實在也只是這毛病的一種徵候罷。罵袁者不會知其真本領，這話很是的確，王述菴實在也是如此，所以未能選取好詩，未必出於文人相輕。近年來袁中郎漸爲人所注意，袁簡齋也連帶地提起，而罵聲亦已大作，蔣君此文或可稍供參考，至於難得大眾的贊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轍，作者與抄者均見慣不爲怪也。

關於蔣子瀟的著作和事跡，我從玄同借到碑傳集補第五十卷，內有夏寅官的蔣湘南傳，又從幼漁借到七經樓文鈔六卷，其春暉閣詩六卷無從去借，只在書店裏找來一冊抄本，面題「盛昱校抄本陳蔣二家詩」，內收元和陳梁叔固始蔣子瀟詩各一卷，各有王鵠所撰小傳一

篇，而蔣詩特別少，只有八頁四十三首，紙尾有裁截痕，可知並非完本。夏寅官所作傳大抵只是集錄文鈔中王濟宏劉元培閻彤恩諸人序中語，只篇首云「先世本回部」爲各序所無耳，王鵠小傳則云，「故回籍也，而好食肉飲酒，」蓋蔣君脫籍已久遠，如釋藏總論中云，「回教卽婆羅門正派也」，便可見他對於這方面已是頗疏隔的了。夏傳根據王序，云蔣於道光乙未中式舉人，後乃云道光戊子儀徵張椒雲典河南鄉試時所取中，自相矛盾。末又云：

「林文忠嘗笑椒雲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門生。」此蓋亦根據王序，原文云：

「往椒雲方伯又爲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如此廓門生。」所謂廓卽闕也，夏傳一改易便有點金成石之概。敘述子瀟的學術思想以王劉二序爲勝，此外又見鍾駿聲著自然齋詩話卷七有云：

「古經生多不工爲詩，兼之者本朝唯毛西河朱竹垞洪北江三人而已，孫淵如通奉以治經廢詩，故其詩傳者絕少。固始蔣子瀟湘南遂於經學，其七經樓文鈔於象緯輿地水利韜略之說靡不精究，乃其春暉閣詩皆卓然可傳。先生自言初學三季，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爲一己之詩，又言古詩人唯昌黎通訓話，故押韻愈險愈穩，訓話者治經之本，亦治詩之本也。其言

可謂切中。」我於經學以及象緯等等一無所知，古文辭也只一知半解，故對於文鈔各篇少能通其奧義，若文章雖不傍人藩籬似亦未甚精妙，詩所見不多，却也無妨如此說。抄本中有廢翁詩四首，因係自詠故頗有意思，有小序云：

「昔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年方四十，其文中有蒼顏白髮語，豈文章政事耗其精血。既見老態，遂不妨稱翁耶。余年五十時自號廢翁，蓋以學廢半途，聰明日減，不復可爲世用，宜爲天之所廢也，而人或謂稱翁太早。今又四年，鬚髮漸作斑白，左臂亦有風痺之勢，則廢翁二字不必深諱，聊吟小詩以告同人。」其二四兩首云：

日暮揮戈詎再東，讀書有志奈途窮。飢驅上座諸候客，妄想名山太史公。作賊總非傷事主，欺人畢竟不英雄。茫茫四顧吾衰甚，文苑何嘗要廢翁。

萬水千山作轉蓬，避人心事效墻東。那堪辟歷驚王導，幸未刊章捕孔融。千古奇文尊客難，一場怪事笑書空。枯魚窮鳥誰憐乞，遮莫歐刀殺廢翁。

據我看來，蔣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還是在他思想清楚通達，劉永培所謂大而入細，奇不乖純，是也。如中國人喜言一切學術古已有之，文鈔卷四中則有西法非中土所傳論，又遊

藝錄末卷釋藏總論中云：

「余嘗問龔定菴曰，宋人謂佛經皆華人之譎誕者，假莊老之書爲之，然與？定菴曰，生儒者夜郎自大之說也。余又嘗問俞理初曰，儒者言佛經以初至中華之四十二章爲真，其餘皆華人所爲，信與？理初曰，華人有泛海者，攜三國演義一部，海外人見而驚之，以爲此中國之書也，其聰明智慧者嗤笑之，謂中華之書僅如此乎，及有以五經論語至者，則傲然不信曰，中華之書祇三國演義耳，安得有此？世之論佛經者亦猶是也。余因二君之說以流覽釋藏全書，竊以佛經入中華二千餘年而西來本旨仍在若明若昧之間，則半晦於繙譯，半晦於禪學也。此與道藏總論一篇所說皆甚有意趣，此等文字非普通文人所能作，正如百六十斤的青龍偃月刀要有實力才提得起，使用不著花拳樣棒也。蔣君的眼光胆力與好談象緯術數宗教等的傾向都與龔定菴俞理初有相似處，豈一時運會使然耶，至宋平子夏穗卿諸先生歿後此風遂凌替，此刻現在則恍是反動時期，滿天下唯有理學與時文耳。查定菴己亥雜詩有一首云：

問我清游河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愛，乃是虹生與子瀟。註曰，吳虹生

及固始蔣子瀟孝廉也。惜近日少忙，不及去翻閱，癸巳存稿類稿，或恐其中亦有說及，只好且尋他日再查了。

### 附記

文鈔卷四有與田叔子論古文書，第一書絕佳，列舉僞古人文家八弊，曰奴蠻丐吏魔醉夢喘，可與桐城派八字訣對立，讀之令人絕倒，只可惜這里不能再抄，怕人家要以我爲文抄公也。

補記 近日又借得春暉閣詩抄選二冊，亦同治八年重刊本，凡六卷，詩三百首。有陽湖洪符孫元和潘筠基二序，養自然齋詩話所云蓋卽直錄潘序中語，王鵠撰小傳則本明引洪序也。我於新舊詩是外行，不能有所批評，但有些詩我也覺得喜歡。卷一有秋懷七首，其第六云：

「研朱點毛詩，鄭孔精神朗，偉哉應聲虫，足以令神往。俗儒矜一燈，安知日輪廣，辭章如溝瀆，豈能活蔣。枉費神仙爪，不搔聖賢癢。我心有明鏡，每辨英雄誰。……」諸語頗可喜。廢翁詩四章則選中無有，蓋鈔而又選，所刪去的想必不少，我得從感鈔本



中見之，亦正自有緣分也。十一月八日記於北平苦雨齋。（選自宇宙風）

## 陶筠厂論竟陵派

陶筠厂的名字恐怕除紹興人外不大人知道罷。見於著錄的，商寶意編的越風卷九云：「陶及申，字式南，會稽人，明經。」所選詩共五首。宋長白著柳亭詩話三十卷，首有陶序，題曰丁亥秋杪七十二老弟陶及申，據宋岸舫小傳說，康熙乙未卒，年七十，然則是時長白當是六十二歲也。俞忠孫著越殉義傳六卷，目錄後記云：

「越殉義傳者，萃野陶亦魯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傳，以瘵卒，丈發函慟哭，造耐園屬爲卒業。」宣統中紹興公報社印行越中文獻輯存書，其第六種曰筠厂文選，共文九十五篇，雖是用有光紙鉛印，多錯字，文却頗可讀，蓋大都是所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的一派，深爲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文選中王載溪詩論序末署云辛丑九月下浣里門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婦江氏文，亦稱八十六歲筠厂髦翁，又有江氏婦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時爲康熙六十一年。筠厂有諸書鈔讀，自春秋四傳以至帝京景物略，各

有小引，名雋可喜，文選共錄二十篇。寒齋藏有兩種，一卽景物略鈔讀，一爲鍾伯敬集鈔讀，文選中未著錄。景物略抄本第一頁首行曰菊徑傳書，下曰筠厂手錄，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註云百三十三頁，計原序目錄及本文滴如其數，前後各有引言一頁，與文選本又不同。文選本帝京景物略鈔引云；

予少好讀劉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當時于奕正遣搜帝京遺聞，俾就鎔鑄，雖巷議街談，悉化爲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來氣象直與鎬京辟雍爭輝，不至爲西樓木葉山所掩也。或者疑其工於筆而不核於事，未免爲博洽者所譏，是則不然。太史公好奇，少所割愛，紀傳世家時相刺謬，然讀者不以漢書之雅雅而棄史記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駁正諸書而輕鈔景物略哉。獨惜其陪京一著甫絕筆而身殉虞淵，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無抱恨於庶陵散之歇響耶。」抄本前引云：

「天生才必有所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往讀劉同人春秋制義，驚其下筆妙天下，既讀帝京景物略，富豔峭拔，叢書中得未曾有，然後歎同人之才不獨以制義顯也。蓋帝京自木葉山移都七百年於茲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碩，設無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

才者格格不吐一詞，不幾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間與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塗過）黯淡無色耶。至若于奕止者，多其藏，厚其力，則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今問世者兩刻，詳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異，合而訂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獨其所采詩歌無絕佳者，概置不錄。又聞同人著陪京略，屬稿甫就而節義奪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庚午春正十八日識於東大池之太乙樓，及申式南氏。」又後引云：

「幼嘗讀劉同人春秋制義，輒嘆其心力崛強，能助人神智。晚乃讀帝景暗物略，知其下筆妙天下，雜之漢魏叢書中，有其雋永，無其委瑣，且雅雅也，事不無涉險怪，亦體勢不得不然耳。友人許又文手錄之而刪其詩歌，余仍之也。刻本互有異同，瑕瑜各不相掩，余參之也。又文又爲余言，同人著陪京略，尤精詳，屬稿未問世，不知流落何人。恨吾輩緣淺也。尙俟之哉。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題於東大池之太乙樓。」後鈐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厂，又卷末白文印一曰會稽陶氏家傳。字疑係筠厂手筆，庚午爲康熙廿九年，時年五十五，此二引作於同一日，文選所收或是晚年改寫本耶。刪詩存文，便於刊刻誦讀，亦是好事，乾隆時紀曉嵐會有一本行於世，唯紀氏表以己意多所割

截，不及筠厂本遠矣。

鍾伯敬集鈔抄本首有小引二頁，傳二頁，目錄及本文共八十六頁，計鈔詩百十一首，文四十八首，制義四首。小引云：

「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退菴評留侯語，卽其所以作詩文法也。詩文大意在詩歸一序，序大意在反於鱗，反於鱗未嘗不佳，絕去癡肥凝重之態，一種天然妙趣，初不害其爲輕弱也。但效鑿者率多里中醜婦，至使美人失色，此與唐人強襲元白體而爲元所嗤笑，齊己效韋蘇州語爲質而爲韋所棄去，同一可鄙。余嘗作七言拗體云，天下不敢唾王李，鍾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爲輕薄子，大胆剝盡老頭巾，萬卷書看破瑣瑣，千金畫喚出眞眞，却恨村妝無顏色，浣紗添水污眉頰。及讀退菴周伯孔問山亭潘穉恭諸詩序，又讀與兩弟并友夏諸君子書，然而信退菴眞欲自成其爲鍾子。不願人之效爲鍾子也。故凡後乎鍾子而效之，與不能出平鍾子之選之外而讀之者，皆非鍾子所喜。如鍾子者，除是前介袁石公，後參譚友夏，始乃相視一笑耳。至若袁不爲鍾所襲，而鍾之雋永似遜於袁，鍾不爲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於鍾，要皆不足爲鍾病，鍾亦不以之自病也。然而鍾之詩文所以可讀者在此，讀鍾之詩文所以

不可不簡者亦在此，鑑湖陶及申題。」低一格有附識五行云：

「先生嘗言少時便喜讀鍾譚詩文，越十年而厭棄之，又越十年而鈔其集。夫鐘譚詩文自若也，讀鍾譚詩文者其厭其喜，其喜而厭，厭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強也。曾不敏，未能讀鍾譚詩文，而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錄先生所鈔，且志言焉，以驗後日學力何如。門人丁有曾敬書。」下鈐一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畚經。論理該是丁氏所抄，但字跡與景物略鈔彷彿，小引前後亦共鈐三印如前述，目錄後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厂，然則似仍是陶氏物也。這裏很湊巧，兩種鈔讀所談的均屬於竟陵派，筠厂的意見又頗高明，尤使我感歎佩服。論景物略的話雖好也還普通，如紀曉嵐便也見得到，關於鍾伯敬的末後的一節真是精極，讀了真能令人增進見識。王介錫的明文百家萃的譚友夏小傳末引張宗子石匱書的話爲定論，曰：

「今人喜鍾譚則詆王李，喜王李則詆鍾譚，亦厭故喜新之習也。夫王李自成爲王李，鍾譚自成爲鍾譚，今之作者自成爲今之作者，何必詆，何必不詆。」陶菴的話固然說得很好，但還不及筠厂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樣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公安竟陵同樣地反王李，不知怎地鍾譚特別挨罵，雖然在今日似乎風向又轉了，挨罵頂厲害的是袁石公，鍾退菴居然漏出文網之外，這倒是很好的運氣。但在明末清初却沒有這樣好，其最罵得厲害也最通行的例可以舉出朱彝尊來。李純客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廿七日的日記（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關明詩綜條下云：

「卽此後之公安竟陵，叢訶攢罵，談者齒冷。竹垞於中郎雖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則全沒其真，此尙成見之未融也。」我曾說李君論文論學多有客氣，但對於公安竟陵却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記中屢次選錄中郎友夏的詩句，當否且別論，其意總可感。朱氏則如何呢，豈但成見未融，且看他的說法，可以知道叢訶攢罵之妙了。靜志居詩話卷十七鍾惺條下云：

「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龍漦雞禍也，唯詩有然。萬歷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旣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

國亦隨之矣。」這一番話說得很可笑，正如根據了亡國之音哀以思的話，說因為音先哀以思了，所以好端端的國就亡了，同樣的不通，此正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的文學觀之精義，可以收入「什麼話」裏去者也。卷廿二李沂條下又云：

「李沂，字子化，別字艾山。啓禎間詩家多惑於竟陵流派，中州張瓛客暨弟覺客避寇僑居招陽，每於賓坐論詩，有左袒竟陵者，至張目批其頰，是時艾山特欣然相接，故招陽詩派不墮森聲，皆艾山導之也。」杜蔭棠輯明人詩品，卷二亦抄引此條，蓋亦深表贊同也。談詩亦是雅事，何至於此。張李二公揮拳奮鬥於前，朱杜二公拍案叫絕於後，衛道可謂勇猛矣，若云談藝則非所宜，誠恐未免爲陶某鄉曲一老儒所竊笑耳。「甘心陷爲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這十四字說盡鍾譚，也說盡三袁以及此他一切文學革命者精神，褒貶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於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態度，朱竹垞輩不能領解原是當然，叢詞攢罵亦正無足怪也。陶筠厂却能知道而且又說明得恰好，可謂難得，我又於無意中能夠聽到這位鄉先輩的高論，很是高興，樂爲傳抄介紹，雖然或者有人說是鄉曲之見亦未可知，我却以爲無甚關係，只想多得一個人讀他的議論，我也就

多得一分滿足了。廿五年二月十二日，於北平苦茶庵。

(選自字田風)

### 補記

柳亭詩話卷四有「怪鳥」一則云：

「溫陵周吏部廷鑑家藏黃石齋一尺牘，末云，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此之謂怪鳥，非惟怪之，而又呆甚。蓋殉難前數日筆也。東崖黃景昉題二絕句於後。詳見陶式南筆獵。」又卷十一有「雉朝飛」一條云：

「陶筠厂筆獵載雉朝飛一闕，云無名氏哀玉田黃貞烈而作，激昂頓挫，有鮑明遠筆意。又無名氏紡織行哀俞孝烈，顧久也和呂林英沙城曲，皆可入采風之選，詳本集。」小註云：「筠厂石簣先生之裔，所著又有四書考，紀元本末，耐久集。」案筠厂文選中紀元本末與筆獵皆有序，筆獵序署庚辰，蓋六十五歲時也。無四書考而有四書博徵序，疑是一書，又耐久集亦無序，只在爲俞忠孫序采隱集中說及云：

「余嘗集當世詩古時文，名之曰耐久。」文選中有小傳數篇均有致，忠孫之父鞠陵亦有傳，後附宋長白誅辭，有句曰，爰顧陶許，惟汝允諧。小註云：



「陶筠及申，許釀川尙質，暨予爲耐園四友。」卽此可見其交情關係。俞鞠陵是王白徽的女婿，白徽亦是張宗子的好友，瑯嬛文集及夢尋皆有序，其詩集名碩適集，手稿本曾藏馬隅卿先生處，後歸北平圖書館，近聞已裝箱南渡矣。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記於北平。

## 逸語與論語

前日買到北平圖書館的一冊善本書目乙編，所列都是清代刻本之精善希少者，還有些稿本及批校本。在彷彿被放棄了的北平，幾時有看圖書館善本的福氣我簡直就不知道，看看書目雖不能當屠門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單吧。全書目共百四十五葉，一半是方志與賦役書，但其他部分却可關。我覺得有趣味的，寒齋所藏的居然也有兩部在選中，一是曹廷棟的逸語十卷，一是陸廷燦的南村隨筆六卷。我買這些書幾乎全是偶然的。陸幔亭本來我就不知道，因爲想找點清初的筆記看，於劉懋廷傅青主王漁洋宋牧仲馮鈍吟尤西堂王山史劉在園園欒園等外，又遇見這隨筆，已經是雍正年刊本了。序中說他是王宋的門生，又用香祖筆記籀廊偶筆來比他的書，我翻過一看，覺得這還比得不大錯，與宋牧仲尤相近，雖然這種瑣屑的

記錄我也有點喜歡，不過我尤喜歡有些自己的意見情趣的，如劉傳馮允，所以陸君的筆記我不很看重，原來只是以備一格而已。曹慈山有一部老老瑣言，我頗愛讀，本來七十曰老，現在還差得遠哩，但是有許多地方的確寫得好，所以很覺得喜歡。這部逸語因為也是曹慈山所輯註的，便買了來，價也不大便宜，幸喜是原板初印，那恆言的板却很蹩脚，是橋李叢書本而又是後印的。逸語三大本的外表的確是頗爲可觀，內容稍過於嚴肅，蓋屬於子部儒家，而這類的書在我平日是不大看者也。

現在又取出逸語來一翻，這固然由於書目乙編的提示，一半也因為是「上丁」的緣故吧。曹君從周秦兩漢以訖晉宋齊梁諸子百家的書中輯集所記孔子的話，編爲十卷二十篇，略如論語，而其文則爲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我剛才說不喜讀四庫的子部儒家類的書，但是論語有時倒也看看，雖然有些玄妙的話，古奧或成疑問的文，都不能懂，其一部分總還可以了解而且也很贊成的。逸語集錄孔子之言，不是儒教徒的文集，所以也可以作論語外篇讀，我因爲厭惡儒教徒而將荀况孔鮒等一筆抹殺也是不對，這個自己本來知道。平常討厭所謂道學家者流，不免對於儒家類的逸語不大表示尊重，但又覺得論語還有可看，於是逸語就

又被拉了出來，實在情形便是如此。老實說，我自己說是儒家，不過不是儒教徒，我又覺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遠在許多徒孫之上。對於釋迦牟尼梭格拉底似乎也略知道，至於耶穌摩罕默德則不敢說懂，或者不如明瞭地說不懂爲佳。

逸語卷十，第十九篇軼事引呂氏春秋云：

「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曹註云：

「此見聖人於飲食之微不務肥甘以悅口，亦取有益於身心，與不撤薑食其旨相同，且事必師古之意於此亦可見耳。」這件事彷彿有點可笑。有如鄉黨中的好些事一樣，我却覺得很有意思。菖蒲根我知道是苦的，小時候端午節用這加在雄黃酒裏喝過，所以知道不是好喫的東西，但如鹽醃或用別的材料法，我想或者要較好，不必三年才會勝之亦未可知。我們讀古書彷彿也是這個情形，縮頰食之——這回却不至三年了，終於也勝之，辨別得他的香。也嘗透了他的苦及其他的藥性。孔子喫了大有好處，據孝經緯云，「菖蒲益聰」，所以後來能編訂易經，了解作者之憂患，我們也因此而能尚友聖人，懂得儒道法各家的本意。不佞於此事不會有特別研究，在專門學者面前抬不起頭來，唯如對於一般孔教徒則我輩自稱是孔聖

人的朋友殆可決無愧色也。

逸語卷一有引荀子所記的一節話云：

「子曰，由，志之。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夫惡有不足矣哉。」這話雖然稍繁，却也說得很好。論語爲政第二云：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意思正自相像。孔子這樣看重知行的誠實，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件事。先進第十一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第十三云：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又衛靈公第十五記公問陳，孔子也答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這種態度我也覺得很好。雖然樊遲出去之後孔子數說他一頓，歸結到「焉用稼」，在別處如秦伯第八也說，「蔓豆之事則有司存」，可見他老先生難免有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的意思，覺得有些事不必去做，但這也總比胡說亂道

好。我嘗說過，要中國好不難，第一是文人不談武，武人不談文。蓋大學難懂，武人不讀正是言之要也。大刀難使，文人不要便是行之至也，此卽是智與仁也。季氏第十六又有一節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下文一大串政治哲學大爲時賢所稱賞，我這裡只要這一句，因爲與上面的話多少說有點關係。孔子這里所罵的比以不知爲知以不能爲能情節還要重大了，因爲這是文過飾非。因爲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張人禽之辨，文過飾非乃是禽以下的勾當。古人說通天地入爲需，這個我實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點生物學文化史和歷史的常識，平常也勉強足以應用了。我讀英國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與漢譯湯姆生的動物生活史，覺得生物的情狀約略可以知道，是卽所謂禽也。人是一種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實在與禽是一樣的，所不同者他於生活上略加了一點調節，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變動，對於禽却顯出明了的不同來了，於是他便自稱爲人，說他的動物所無的文化。據我想，人之異於禽者就只爲有理智吧，因爲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於是有兩種對外的態度，消極的是恕，積極的是仁。假如人類有什麼動物所無的文化，我想這個該是的，至於汽車飛機或槍砲之流無論怎麼精巧便利，實在還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長

發達，拏去誇示於動物但能表出量的進展而非是質的差異。我會說，乞食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這雖是小事，却是有人類的特色的。衛靈公第十五云：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公冶長第五云：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這種地方的確很有見解。但是人的文化也並不一定都是向上的，人會惡用他的理智去幹禽獸所不爲的事，如暗殺、買淫，文字思想獄，爲文明或王道的侵略，這末了一件正該當孔子所深惡痛疾的，文過飾非自然並不限於對外的暴舉，不過這是最重大的一項罷了。

孔子的話確有不少可以作我們東洋各國的當頭棒喝者，只可惜雖然有千百人去對他跪拜，却沒有人肯聽他。真是了解孔子的人大約也不大有了，我輩自認是他的朋友，的確並不是荒唐。大家的王人雖是婢僕衆多，知道主人的學問思想的還只有和他平等往來的知友，若是垂手直立，連聲稱是，但足以供犬馬之勞而已。孔子云：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我們豈敢對聖人自居於多聞，曰直曰諒，其或庶幾，當勉爲孔子之益友而已。

### 附記

文中所引論語係據四部叢刊景印日本南北朝正平刻本，文字與通行本稍有不同，非誤記也。廿五年二月丁祭後二日記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宋人的文章思想

池北偶談卷十七有「馮班」一條，稱其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又云：

「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篤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我所有的一部鈍吟雜錄係嘉慶中張海鵬刊本，凡十卷，與四庫書目提要所記的相同，馮氏猶子武所輯集，有己未年序，蓋即乾隆四年，可知不是漁洋所說的那六卷原本了。序中稱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爲迂，提要亦云詆斥或傷之激，這與漁洋所謂妄都是他大胆的一方面。序中記其斥通鑑

綱目云：

「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馮氏藏書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蜈蚣，以不見爲幸，即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馮氏不能了解卓吾、聖歎，在那時本來也不足怪。（李氏的史識如何我亦尚未詳考，）若其批評宋人的文章思想處却實在不錯，語雖激而意則正，眞如提要所云論事多達物情，我看十卷雜錄中就只這個是其精髓，自有見地，若其他也不過一般云云罷了。雜錄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況在百世之下而欲懸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王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爲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切忌勿作論，這是多麼透徹的話，正是現在我們所要說的，却一時想不到那麼得要領有力量。我們平常知道罵八股，實在還應該再加上一種「論」，因爲八股教人油腔滑調地去說理，論則教人胡說霸道地去論事，八股使人愚，論則會使人壞。大家其實也早已感到這點，王介甫也有較好的文章，只因先讀了他的孟嘗君論，便不歡喜他，還有些人讀了三蘇策論之後一直討厭東坡，



連尺牘題跋都沒有意思去看了，這都是實例。鈍吟一口喝破，真是有識見，不得不令人佩服。卷四讀古淺說有一條云：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何義門評註云，「吾輩科舉人初見此語必疑其拘憊，甚且斥爲凡陋，久閱知書味，自信爲佳。」評語稍籠統，還是找他自己的話來做解說吧。卷八遺言云：

「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又卷二家戒下云：

「古人文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練文字，（何評，蘇文如是者多矣。）謝疊山文章軌範尤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爲有英氣，此極害事。」卷八又云：

「宋人談性命，真開千古之絕學，……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下半說得不錯，上半却有問題。馮氏論事雖有見識，但他總還想自附於聖學，說話便常有矛盾，不能及不固執一派的人，傳青主，或是尤西堂。其實他在卷二已說過道：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爲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又卷四云：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這兩節的道理如何是別一事，但如根據這道理，則論人物而苛刻，談政事而糊塗，即是不仁不智了，與性命絕學便沒有關係。傅青主霜紅龕集卷三十六（丁氏刊本）雜記一中有云：

「李念齋有言，東林以好理勝人。性理中宋儒諸議論無非此病。」又卷四十五雜記云：

「宋人之文動輒千百言，蘿莎冗長，看着便厭，靈心慧舌，只有東坡。昨偶讀曾子固戰國策說苑兩序，責子政自信不篤，真笑殺人，全不看子政敍中文義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挾此等技爲得意，那可與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誠小技，可憐終日在裏邊盤桓，終日說夢。」傅君真是解人，所說並不怎麼凌厲，却着實得要領，也頗有風致，這一點似勝於鈍吟老人也。我常懷疑中國人相信文學有用而實在只能說濫調風涼話其源蓋出於韓退之，而其他七大家實輔成之，今見傅馮二公的話，覺得八分之六已可證實了，餘下的容再理會。雜錄卷一云：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

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

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

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託高勝，君子爲之，其亦賢於博奕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風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講到詩，這我有點兒茫然，但以爲放蕩的詩猶比風刺而輕薄不近理者爲勝，然則此豈不卽是宋人論人物之文章耶。我近年常這樣想，讀六朝文要比讀八大家好，卽受害亦較輕，用舊話來說，不至害人心術也。鈍吟的意思或者未必全如此，不過由詩引用到文，原是一個道理，我想也別無什麼不可罷。

雜錄卷一家戒上又有幾節關於教子弟的，頗多可取，今抄錄其一云：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強者對而爲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

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何註曰，「少小多過，賴嚴師教督之恩，得比人數，以爲師不嫌太嚴也，及後所聞見，亦有鈍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馮氏此言甚有理解，非普通儒者們所能及。傅青主家訓亦說及這個問題，頗主嚴厲，不佞雖甚喜霜紅龕的思想文字，但於此處却不得不捨傳而取馮矣。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選自宇宙風）

## 中國的滑稽文學

十天前我寫一封信給一位朋友，說在日本文化裏也有他自己的東西，講到滑稽小說會這樣說道：

「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正與明清的俗文學相當，似乎我們可以不必滅自己的威風了，但是我讀日本的所謂滑稽本，還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所沒有的東西。滑稽，——日本音讀作 Kokkei，顯然是從太史公的滑稽列傳來的，中國近來却多喜歡讀若泥滑滑的滑了！據說這是東方民族所缺乏的東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歎，慚愧不及英國人。這所說或者不錯，因

為聽說英國人富於「幽默」，其文學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語在日本常譯為滑稽，雖然在中國另造了這兩個譯音而含別義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歡，有人主張改譯「西韃」，亦仍無濟於事。且說這滑稽本起於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間，全沒有受着西洋的影響，中國又並無這種東西，所以那無妨說是日本人自己創作的玩意兒，我們不能說比英國小說家的幽默何如，但這總可證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國人為多了。我將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 膝栗毛者以脚當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馬的浮世風呂與浮世床（風呂者澡堂，床者今言理髮處。此種漢字和讀雖似可笑，世間却多有，如希臘語帳篷今用作劇場的背景，跳舞場今用作樂隊是也。）放在旁邊，再一一回憶我所讀過的中國小說，去找類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為孤陋寡聞的緣故，一時竟想不起來。」當時我所注意的是日本從「氣質物」(Katagami mono, Characters) 出來的，寫實而誇張的諷刺小說，特別是三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對話，却能在平凡的閒話裏藏著會心的微笑，實在很不容易，所以我舉出西遊記、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却又放下，覺得都不很像，不能相比。但若是單拏這幾部書來說，自然也各有他們的好處，不可一筆抹殺。現在單說何典與常言道，我又想只

側重後者，因為比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慶甲子（一八〇四）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兩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時人，書至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始出版，民國十五年又由劉半農先生重刊一次，併加校註，雖然我所有的一冊今已不見，但記得的人當甚不少也。

本來講起這些東西，至少總得去回顧明季一下，或者從所謂李卓吾編的開卷一笑談起，但是材料還不易多找，所以這裏只得以乾嘉之際爲限。這一類的書通行的有下列幾種，今以刊行年代爲序：

一，豈有此理四卷，嘉慶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豈有此理四卷，嘉慶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慶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時人作。

五，皆大歡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遊戲四集各八卷，初集嘉慶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版。這裏邊以文章遊戲爲最有勢力，流通最廣，可是成績似乎也最差，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

後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諧文興衰的時代吧。豈有此理與更豈有此理二集，論內容要比文章遊戲更佳，很有幾篇饒有文學的風味。皆大歡喜卷二，韻鶴軒雜著下，有跋豈有此理云：

「豈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書一出即膾炙人口，周君歿，其家恐以口過致冥責，遂燬其板，欲購而不可得矣。余於朱君案頭見之，惜其莊不勝諧，雅不化俗，務快一時之耳目，而無以取信於異日，然如諧富論，良心說二作已爲常言道一書所鼻祖，則知周君者固尙留餘地，猶未窮形極相也。」又跋夢生草堂紀略後云：

「周子夢生草堂紀略述劍南褚鍾平弱冠讀西廂記感雙文之事，思而夢，夢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韻鶴軒筆談下，鷓鴣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龜辨一首，以龜爲神靈之物，若寡廉鮮恥之輩，不宜冒此美名，遂以烏龜爲汙閨之訛，究是臆說。」又云：

「常言道中以吳中俚語作對，如大媽霍落落，阿姨李蒞蒞，固屬自然，余因仿作數聯，以資一笑。」查豈有此理卷二有人龜辨，卷三有夢生草堂記略，可知此書作者爲周竹君，雖

此外無可查考，但此類書署名多極詼諧，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難得了。又據上文得略知常言道與豈有此理的關係，鼻祖云云雖或未必十分確實，却亦事出有因，諧富良心一文對於富翁極嬉笑怒罵之致，固與常言道之專講小人國獨家村柴主錢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寫錢士命的住宅有云：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掛一頂佛軸，佛軸上面畫的是一個佛佛，其形與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兩邊挂着一副對聯，上聯寫着大姆哈落落，下聯寫着阿咪俚沮沮。梁上懸着一個村漆扁額，上書夢生草堂四字。」這裏夢生草堂的意思雖然不是一樣，却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敘夢生草堂後的自室云：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個扁額，題我在這廬四字，兩邊也掛着一副對聯，上聯寫着青石屎坑板，下聯寫着黑漆皮燈籠。」第十五回中則云後來對聯換去，改爲大話小結果，東事西出頭二句，鴈佐所記俚語對百六聯，這兩副却都寫在裏頭，更豈有此理卷三有俗語對，共一百八十四聯，這與做俗語詩的風氣在當時大約都很感，而且推廣一步看去，諧文亦即是這種集俗語體的散文，常言道與何典則是小說罷了。這種文章的要素固然一半在於滑稽諷刺，一



半却也重在天然澹泊，有行雲流水之妙，——這一句濫調用在這裏却很新很切貼，因為這就是我從前爲莫須有先生作序時所說水與風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癡人序有云：

「處世莫不隨機應變，作事無非見景生情。」又云：

「別開生面，止將口頭言隨意攀談，屏去陳言，只舉眼前事出口亂道。言之無罪，不過巷議街談，聞者足戒，無不家喻戶曉。雖屬不可爲訓，亦復聊以解嘲，所謂常言道俗情也云爾。」何典著者過路人自序云：

「無中生有，萃來海外奇談，忙裏偷閒，架就空中樓閣。全憑插科打諢，用不着子曰詩云，詎能嚼字咬文，又何須之乎者也。不過逢場作戲，隨口噴蛆，何妨見景生情，憑空搗鬼。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鬚捉虱，賽過挖迷露做餅。」這裏意思說得很明白。豈有此理序後鈐二印，一曰逢場作戰，一曰見景生情。更豈有此理序云：

「一時高興，湊成枝枝節節之文，隨意攀談，做出荒荒唐唐之句。點綴連篇俗語，盡是脫空，推敲幾首歪詩，有何來歷。付濫調於盲詞，自從盤古分天地；換湯頭於小說，無非依樣畫壺。嚼字咬文，一相情願，插科打諢，半句不通。無頭無腦，是趕白雀之文章，說去

說來，有倒黃霉之意思。縱奇談於海外，亂墜天花，獻醜態於場中，現成笑話。既相仍乎豈有此理之名；才寬書於更其不堪之處。亦曰逢場作戲，偶爾爲之，若云出口傷人，冤哉枉也。——他們都喜歡說逢場作戲云云，可見這是那一派的一種標語，很可注意。普通像新舊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稱曰逢場作戲，蓋謂有如戲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禮，在後台裏還是個濫戲子也。這裏却並不同，此乃是誠實的一種遊戲態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見一個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拏起來揮舞一回，這是他的快樂的遊戲，也即是化誠實的工作，其聚精會神處迥出於職業的勞作之上，更何況職業的敷衍乎。這才是逢場作戲，也可以說就是見景生情，文學上的遊戲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飽煖思行浴，印詭飢寒起道心。

我們看了覺得忍俊不禁，想見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記起這兩句成語，正如小孩見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這麼的來他一下子，「世之人見了以予言爲是，無非點頭一笑，以予言爲非，亦不過搖頭一笑，」也就都不管了。這樣寫法不能有什麼好結構，在這一點真是還比不過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見景生情的意思我們也可以了解，用成語喜雙關並不是寫文章必然

的義法，但偶見亦復可喜，如沙士比亞與蘭姆何嘗被人嫌憎，不過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時的效嚮乃是切忌耳。吳中俗語實在太多太好了，難怪他們愛惜想要利用。雖然我讀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篤學的註釋。何典作者爲上海張南莊，常言道序作於虎阜，豈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吳人，皆大歡喜序亦稱是蘇人所作，文章遊戲的編者則仁和繆蓮仙也，我們想起明末清初的馮夢龍金聖嘆李笠翁諸人，覺得這一路真可以有蘇杭文學之稱，而前後又稍不同，彷彿是日本德川時代小說之京阪與江戶兩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國這類文學的特色，其漂亮與危險，奉告非蘇杭人，學也弗會，蘇杭人現在學會了也沒意思，所以都無是處。至於看看原本無妨，萬一看了也會出毛病，那麼看官本身應負其責，究竟看書的都已經不是搖籃裏的小寶寶了，咀嚼嘗味之力當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

廿五年七月十六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文人之行

對於蒿菴張爾岐的筆記我本來不會有多大期待，因為我知道他是嚴肅的正統派了。但是

我却買了這兩卷閒話來看，爲什麼呢？近來我想看看清初人的筆記，並不能花了財與力去大收羅，只是碰着可以到手的總找來一看，蒿菴閒話也就歸入這一類裏去了。這是嘉慶時的重刻本，卷末蔣因培的附記中有云：

「此書自敘謂無關經學不切世務，故命爲閒話，然書中教人以說閒話看閒書管閒事爲當戒，先生邃於經學，達於世務，凡所劄記皆多精義，固非閒話之比。」據我看來，這的確不是閒話，因爲裏邊很有些大道理。如卷一有一則上半云：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俚辭諺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下文又申明之曰：

「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鈍吟雜錄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處何義門批註云：

「吾嘗謂既生一李卓吾，卽宜一牛金星繼其後矣。」二公語大妙，蓋以爲明末流寇乃應文運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國正統的文學批評家之一派也。但是蒿菴也有些話說得頗好，卷一有一則云：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爲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鍊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游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爲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鎔銖情炎於中利欲鬥進爲勝於一死生解外膠，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那樣推尊程朱，對於韓文公却不很客氣，這是我所覺得很有興趣的事。前兩天有朋友談及，韓退之在中國確也有他的好處，唐朝崇奉佛教的確鬧得太利害了，他的禪佛正是一種對症藥方，我們不能用現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時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爲有意義的事，因爲據那位朋友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國乃是有損無益的，所以不希望他發達，雖然在文學與思想的解放運動上這也不無用處。他這意見我覺是也是對的，不過不知怎的我總不喜歡韓退之與其思想文

章。第一，我怕見小頭目。俗語云，大王好見，小鬼難當。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與耶穌總比孟子與保羅要好親近一點，而韓退之又是自稱是傳孟子的道統的，愈往後傳便自然氣象愈小而架子愈大，這是很難當的事情。第一，我對於文人向來用兩種看法，純粹的藝術家，立身謹重而文章放蕩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點放蕩，亦以爲無甚妨礙，至於以教訓爲事的權威們我覺得必須先檢查其言行，假如這裏有了問題，那裏其紙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中國正統道學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統文人雖亦標榜道學而所依附的却是韓愈，他們有些還不滿意程朱，以爲有義理而無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說。因爲這個緣故，我對於韓退之之便不免要特別加以調驗，看看這位大師究竟是否有此資格，不幸看出些漏洞來，很丟了這權威的體面。古人也有講到的，已經抄過了四五次，這回看見蒿菴別一方面的話，覺得也還可取，所以把他抄下來了。

蒿菴自己雖然是儒者，對於「異端」的態度還不算很壞。卷一記利瑪竇事云：

「要之曆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家法可耳。」卷二論爲學

云：

「雜家及二氏，藥餌也，投之有沈疴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殺人。」又有  
一則云：

「與僧凡夫語次避亂事，曰，亂國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遇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爲判曲直，處分了卽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尙自煎縈，此是自生苦惱也。」此僧固佳，但蒿菴能容受，如上節所云，「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瑩，血氣加王」，自亦難得。我與凡教徒都是隔教，但是從別一方面說也可以說都有點接近，只是到了相當的距離就有一種間隔，不能全部相合或相反也。何燕泉本陶集中引廬阜雜記云：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攬眉而去。」這件事真假不可知，我讀了却很歡喜，覺得甚能寫出陶公的神氣，而且也是一種很好的態度，我希望能夠學到一點，可是實在易似難，太史公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

聞話卷一有一則說詩經的小文，也很有意思，文云：

「女曰鷄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鷄鳴皆是也。溱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敘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近世說詩唯姚首源及郝蘭皋夫婆頗有思致，關於女曰鷄鳴亦均未想到，蒿菴所說算是最好。關於溱洧，姚氏云：

「序爲淫詩，此刺淫詩也，篇中士女字甚多，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郝氏則云：

「序云，刺亂也。瑞玉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濱，士女游觀，折華相贈，自擇婚姻，詩人述其謠俗爾。」王夫人所說新闢而實平妥，勝於姚君，詩人述其謠俗與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大意相同，而蒿菴復以絃索曲子比三百篇，則說得更妙，閉話二卷中此小文當推壓卷之作了，我舉上邊評退之語，或尚不免略有意氣存在，若此番的話大約可以說是大公無私了罷。

廿五年三月廿八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關於焚書坑儒



雅笑三卷，題李卓吾彙輯，姜肇昌校訂，併序。卷三有坑儒一則云：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驢山礪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墮之以土，皆壓死。」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瓜冬實儒者必多饒舌，豈非明王。」又云：

「儒者凡談說此等事原可厭，宜坑，秦始皇難其人耳。」這究竟是否出於李卓吾之手本屬疑問，且不必說，但總是批總得很妙，其痛惡儒生處令人舉雙手表同意也。金聖歎批西廂水滸，時常拉出秀才來做呆鳥的代表，總說宜扑，也是同樣的意思，不過已經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爲什麼呢？秦之儒生本來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們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韻的朋友，得到賦得瓜冬實的好題目怎能不技痒，如或覺得可厭，「扑」也就很夠了，那麼大規模地伏機發機未免有點小題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題大做也不只是坑儒這一件，焚書的辦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寥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論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三云：

「吾以爲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後又申言之曰：

「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詩書者爲聰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爲耗其聰明才辨之具，况吾有爵祿以待其後，後有所圖而前有所耗，人日僣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爲法所愚天下之人無不盡愚於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無爲矣，尙安事焚之而殺之也哉。」又云：

「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爲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爲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自四出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爲妨吾之所爲，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我們讀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讀經次之，焚書坑儒最下。蓋考八股則必讀經，此外之書皆不復讀，卽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統一醇正，尙安事殺之坑之哉。至於得到一題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標新立異以爭勝，卽所謂人人各異，那也是做八股中應有之義，李卓吾以爲討厭可也，若明太祖與寧燕宮必能諒解諸生的苦心而點頭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見儒生如此熱心於文章，正應歡喜獎勵，

使完成八股之制藝，立萬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殺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國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無道，焚書以絕八股的材料，坑儒以滅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運一厄，其後歷代雖用文章取士，終不得其法，至明太祖應天順人而立八股，至於今五百餘年風靡天下，流澤孔長焉。破承起講那一套的八股爲新黨所推倒，現在的確已經沒有了，但形式可滅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國本位文化之一，可以誇示於世界者歟。新黨推倒土八股，趕緊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識時務之爲俊傑耶，抑本能之自發，或國運之所趨耶。總之都是活該。諸君何不先讀熟一部四書味根錄，吾願爲新進作家進一言。

（選自宇宙風）

## 關於雷公

在市上買到鄉人孫德祖的著作十種，普通稱之曰寄龕全集，其實都是光緒年間隨刻隨印，並沒有什麼總目和名稱。三種是在湖州做教官時的文牘課藝，二種是詩文詞，其他是筆記，即寄龕甲志至丁志各四卷，共十六卷，這是我所覺得最有興趣的一部分。寄龕的文章頗

「多規模史漢及六朝駢儷之作」，我也本不大了解，但薛福成給他作序，可惜他不能默究桐城諸老的義法，不然就將寫得更好，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過我比詩文更看重筆記，因為這裏邊可看的東西稍多，而且我所蒐的同鄉著作中筆記這一類實在也很少。清朝的我只有俞蛟的夢厂雜著，汪鼎的雨韭菴筆記，汪璵的松烟小錄與旅譚，施山的薑露菴筆記等，這寄龕甲乙丙丁志要算分量頂多了。但是，我讀筆記之後總是不滿意，這回也不能是例外。我最怕讀逆婦變豬或雷擊不孝子的記事，這並不因為我是贊許忤逆，我感覺這種文章惡劣無聊，意思更是卑陋，無足取耳。冥報之說大抵如他們所說以補王法之不及，政治腐敗，福淫禍善，乃以生前死後彌縫之，此其一，而文人心地褊窄，見不愜意者即欲正兩觀之誅，或為法所不問，亦其力所不及，則以陰譴處之，聊以快意，此又其二。所求於讀書人者，直諒多聞，乃能立說著書，啓示後人，今若此豈能望其為我們的益友乎。我讀前人筆記，見多記這種事，不大喜歡，就只能拿來當作文章的資料，多有不敬的地方，實亦是不得已也。

寄龕甲乙丙丁志中講陰譴的地方頗多，與普通筆記無大區別，其最特別的是關於雷的紀事及說明。如甲志卷二有二則云：

「庚午六月雷擊岑墟魯氏婦斃，何家樓何氏女也，性柔順，舅姑極憐之，時方孕與，小姑坐廚下，小姑覺是屋熱不可耐，趨他室取涼，才踰戶限，霹靂下而婦殛矣。皆曰，宿業也。或疑其所孕有異。既而知其幼喪母，其叔母撫之至長，已而叔父相繼歿，遺子女各一，是嘗贊其父收叔田產而虐其子女至死者也。皆曰，是宜殛。」

「順天李小亭言，城子峪某甲事後母以孝聞，亦好行善事，中年家益裕，有子矣，忽爲雷殛。皆以爲雷誤擊。一鄰叟慨然曰，雷豈有誤哉，此事舍余無知之者，今不須復祕矣。」據叟所述則某甲少時曾以計推後母所生的幼弟入井中，故雷殛之於三十年後，又申明其理由云：「所以至今日而後殛之者，或其祖若父不應絕嗣，俟其有子歟，雷豈有誤哉，於是衆疑始釋，同聲稱天道不爽。」又乙志卷二有類似的話，雖然不是雷打：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錢塘潮八月十八日臨安民俗大半出觀。紹興十年秋，……潮至洶涌異常，橋壞壓溺死數百人，既之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同治中甬江浮橋亦觀此變。橋以鐵索連巨船爲之，維繫鞏固，往來者日千萬人，視猶莊達焉。其年四月望郡人賽五都神會，赴江東當過橋，行人及止橋上觀者不啻千餘，橋忽中斷，巨船

或漂失或傾覆，死者強半。……徐柳泉師爲余言，是爲夷粵燹後一小劫，幸免刀兵而卒罹此厄，雖未徧識其人，然所知中稱自好者固未有與焉。印之潛氏所記，可知天道不爽。」又丙志卷二記錄西箴述廣州風災火災，其第二則有云：

「學使署有韓文公祠，在儀門之外，大門之內，歲以六月演劇祠中。道光中劇場災，死者數千人。得脫者僅三人，其一爲優伶，方戴面具跳魁罡，從面具眼孔中窺見滿場坐客皆有鐵索連鎖其足，知必有大變，因託疾而出。一爲妓女，正坐對起火處，遙見板隙火光熒然，思避之而坐最上層，紆回而下恐不及，近坐有捷徑隔闌干不可越，適有賣瓜子者在闌外，急呼之，告以腹痛欲絕，債負之歸，謝不能，則卸一金腕闌昇之曰，以買余命，隔闌飛上其肩，促其疾奔而出，賣瓜子者亦因之得脫。」孫君又論之曰：

「三人之得脫乃倡優居其二，以優人所見鐵索連鎖，知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豈數千人者皆有夙業故繫之使不得去歟。優既不在此數，遂使之窺見此異，而坐下火光亦獨一不在此數之妓女見之，又適有不在此數之賣瓜子者引緣而同出於難，異哉。然之三人者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有知之者云賣瓜子者事孀母孝，則餘二人雖賤其必有大善亦可以類推而知。」

我不憚煩地抄錄這些話，是很有理由的，因為這可以算是代表的陰譴說也。這裏所說不但是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而且天道不爽，雷或是火風都是決無誤的，所以死者一定是該死，即使當初大家看他是一好人，死後也總必發見什麼隱惡，證明是宜殛，翻過來說，不死者也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必有大善無疑。這種歪曲的論法全無是非之心，說得迂遠一點，這於人心世道實在很有妨害，我很不喜歡低級的報應說的緣故一部分即在於此。王應奎的柳南隨筆卷三有一則云：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不可不知所懼哉。」尤其說得離奇，這在民俗學上固不失為最為珍奇的一條資料，若是讀書人著書立說，將以信今傳後，而所言如此，豈不可長太息乎。

陰譴說——我們姑且以雷殛惡人當作代表，何以在筆記書中那麼猖獗，這是極重要也極有趣的問題，雖然不容易解決。中國文人當然是儒家，不知什麼時候幾乎全然沙門教（不是佛教）化了，方士思想的侵入原也早有，但是現今這種情形我想還是近五百年的事，即如

陰騭文感應篇的發達正在明朝，筆記裏也是明清最利害的講報應，以前總還要好一點。查太平御覽卷十三雷與霹靂下，自列女後傳李叔卿事後有異苑等數條，說雷擊惡人事，太平廣記卷三九三以下三卷均說雷，其第一條亦是李叔卿事。題云列女傳，故此類記事可知自晉已有，但似不如後代之多而詳備。又論衡卷六雷虛篇云：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屋室，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屋室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咆哮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又云：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由此可見人有陰過被雷擊死之說在後漢時已很通行，不過所謂陰過到底有些什麼就不大清楚了，難道只是以不潔食人這一項麼。這裏我們可以注意的是王仲任老先生他自己便壓根兒都不相信，他說：



「建武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案此四字不可解，太平御覽引作鄞縣二字）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天殺之。」御覽引桓譚新論有云：

「天下有鸛鳥，郡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意見亦相似。王桓二君去今且千九百年矣，而有此等卓識，我們豈能愛今人而薄古人哉。王仲任又不相信雷公的那形狀，他說：

「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之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這條唯理論者的駁議似乎被採納了，後來畫雷公的多給他加上了兩扇大肉翅，明謝在杭在五雜俎卷一中云：

「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鷄，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聲也。」謝生在王後至少相隔一千五百年了，而確信雷公形如母鷄，令人想起封神傳上所畫的雷震子。鄉言解頤五卷，養齋老人著，但知是寶坻縣人姓李，有道光己酉序，卷一天部第九篇曰雷，文頗佳：

「易說卦，震爲雷爲長子。鄉人雷公爺之稱或原於此乎。然雷公之名其來久矣。素問，帝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道乎？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焉。又藥中有雷丸雷矢也。梨園中演劇，雷公狀如力士，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蠹。其曰雷聞百里，則本乎震驚百里也。曰雷擊三世，見諸說部者甚多。左傳曰，震電馮怒，又曰，畏之如雷霆。故發怒申飭人者曰雷，受之者遂曰被他雷了一頓。晉顧愷之憑重桓溫，溫死，人問哭狀，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故見小孩子號哭無淚者曰乾打雷不下雨。曰打頭雷，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也。曰收雷了，仲秋之月雷始收聲也。宴會中有雷令，手中握錢，第一猜著者曰劈雷，自己落實者曰悶雷。至於鄉人聞小考之信則曰，又要雷同了，不知作何解。」我所見中國書中講雷的，要算這篇小文最是有風趣了。

這里我連帶地想起的是日本的關於雷公的事情。民間有一句俗語云，地震打雷火災老人家。意思是說頂可怕的四樣東西，可見他們也是很怕雷的，可是不知怎的對於雷公毫不尊敬，正如並不崇祀火神一樣。我查日本的類書就沒有看見雷擊不孝子這類紀事，雖然史上

不乏有人被雷震死，都只當作一種天災，有如現時的觸電，不去附會上道德的意義。在文學美術上雷公却時時出現，可是不大莊嚴，或者反多有喜劇色彩。十四世紀的「狂言」裏便有一篇雷公，說他從天上失足跌下來，閃壞了腰，動彈不得，請一位過路的庸醫打了幾針，大驚小怪的叫痛不迭，總算醫好了，才能飛回天上去。民間畫的「大津繪」裏也有雷公的畫，圓眼獠牙，頂有雙角，腰裹虎皮，正是鬼（oni），惡鬼，非鬼魂）一般的模樣，伏身雲上，放上一條長繩來，挂着鐵錨似的鉤，去撈那浮在海水上的——一個雷鼓。有名的滑稽小說東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意即徒步旅行）後編下記老年朝山進香人的自述，雷公跌壞了在他家裏養病，就做了他的女婿，後來一去不返，有雷公朋友來說，又跌到海裏去被鯨魚整個地吞下去了。我們推想這大約是一位假雷公，但由此可知民間講雷公的笑話本來很多，而做女婿乃是其中最好玩的資料之一，據說還有這種春畫，實在可以說是大不敬了。這樣的洒脫之趣我最喜歡，因為這里有活力與生意。可惜中國缺少這種精神，只有太平廣記載狄仁傑事，（五雜俎亦轉錄，）雷公為樹所夾，但是救了他有好處，也就成為報應故事了。日本國民更多宗教情緒，而對於雷公多所狎侮，實在却更有親近之感。中國人重實際的功利，宗教心很淡薄，

本來也是一種特點，可是關於水火風雷都充滿那些恐怖，所有紀載與說明又都那麼慘酷刻薄，正是一種病態心理，即可見精神之不健全。哈理孫女士論希臘神話有云：

「這是希臘的美術家與詩人的職務，來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這是我們對於希臘神話作者的最大的負債。」日本庶幾有希臘的流風餘韻，中國文人則專務創造出野蠻的新的戰慄來，使人心愈益麻木痿縮，豈不哀哉。（選自宇宙風）

## 明末的兵與虜

### 拜環堂尺牘

偶然得到拜環堂文集殘本一冊，會稽陶崇道著，存卷四卷五兩卷，都是尺牘，大約是崇禎末刻本。我買這本破書固然是由於鄉曲之見，一半也因為他是尺牘。心想比別的文章當較可觀，而且篇數自然也多，雖然這種意思未免有點近於買蘿蔔白菜。看信裏所說，似乎在天啓時做御史，忤魏忠賢落職，崇禎中再起，在兵部及湖廣地方做官。在兩篇尺牘裏說起「石

簣先叔」，可以知道他是陶望齡的堂姪，但是他的運氣似乎比老叔還要好一點，因為遍查海甯陳氏所編的禁書總錄不曾看見這部集名，在這裏邊講到「奴虜」的地方實在却並不少。陶路叔的文章本來也寫得很好，但是我們看了第一引起注意的乃是所說明末的兵與虜的情形。這里可以抄引一二，如卷四復李茂明尚書云：

「天下難題至京營而極矣，亂如棼絲，兼投之荆棘叢中，敗爛如腐船，又沉入汪洋海底，自國朝來幾人能取而整理之。是何一入老公祖手不數月，聲色不動，談笑自若，而條理井然。去備兵營，掘狐狸之窟也，窟不難掘，而難於羣狐之不號。以糧定軍，如補有箍，乃今片板不能增入矣。而糧粟以營爲據，不聚蟻而聚羊肉，蟻將安往。又梁充發之弊，諸寶杜盡矣。」又與陸鳳臺尚書云：

「京師十月二十七日已後事想已洞悉。京軍十萬，如塵羹土飯，堪擺不堪嚼。當事者恐櫻聖人怒，欲以半爲戰半爲守，弟輩堅執不可，始作乘城之計。弟又謂乘城無別法，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此蓋指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事也。又與黃鶴嶺御史云：

「國家七八十年不用兵，持戟之士化爲弱女。今雖暫遠都城，而永平遵化非復我有，所

恃無恐惟高皇帝在天之靈耳。」卷五與馬大將軍云：

「虜騎漸北，志在遯逃，但飽載而歸，不特目今無顏面，而將來輕視中國益復可虞。目下援兵雖四集，爲鼠者多，爲虎者少。」又卷四答文太青光祿云：

「虜之蟠踞原非本心，無奈叛臣扣其馬首，使不得前。此番之去謂之生於厭則可，謂之生於畏則不厭。」復李茂明尙書更簡明地說道：

「城自完，以高皇帝之靈而完，非有能完之者。虜自去，以厭所欲而去，非有能去之者。」卷四答荆璞岩戶部云：

「奉教時尚未聞虜耗也，一變而至此，較之庚戌（一六一〇）其時十倍，其破城毀邑則百倍，而我師死於鋒鏑之下者亦百倍。內愈久而愈糜，外愈久而愈悍，中國之長技已見，犬羊之願欲益奢，此後真不知所稅駕矣。弟分轄東直門，正當虜衝，易章縫爲韎韜，餐星寢露者四旬，今日始聞酋旌北指，或者奴亦厭兵乎。」又一書蓋在一年後，全文云：

「記東直門答手教時五指欲墮，今且執拂驅暑矣。日月洵易邁，然虜不以客自處，我亦不以客處虜，任其以永遵作臥榻而軒臥自如。朝士作高奇語，則轟然是之，作平實語則共詆

以爲恇怯。不知河水合後亦能如此支吾否？而司馬門庭幾同兒戲，弟言無盡，止付長歎，想台臺所共嗟也。」高奇語卽今所謂高調，可見此種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又有致毛帥（文龍）一書，說的更淋漓盡致，今錄其一部分於下：

「當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疎，彼狡我拙，彼合我離，彼捷我鈍，種種皆非敵手，及開鏖一陷，不言守而言戰，不言戰而且言剿。正如衰敗大戶仍先世餘休，久駕人上，鄰居小民窺見室中虛實，故來挑搆，一不勝而怒目張牙，詫爲怪事，必欲盡力懲治之。一舉不勝，墻垣戶牖盡爲摧毀，然後緊閉門扇，面面相覷，各各相讎。」這一個譬喻很有點兒辛辣，彷彿就是現今的中國人聽了也要落耳朵吧。以上所說是抗清的一方面。卷四與梅長公巡撫云：

「虎踞永遵未必無歸志，奈衿紳從叛者入胡則有集枯之虞，舍胡則有赤族之患，所以牽纏不割耳。」又與陸鳳台尙書云：

「世廟虜警，其來其去不越十六日。奴初闖入時舉朝踰皇皇，料其不能久居，亦或與庚戌等，孰至蟠踞至此。總之白養粹等去中國則爲亡虜，不去中國卽得赤族，此所以牽挽不舍耳。」又通傳元軒本兵云：

「奴虜披猖，闖入內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將卒當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縉紳下及走卒，甘心剪髮，女請爲妾，子願稱臣，牽挽不放胡騎北去者四越月於茲，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髮之欲豎也。」

陶路叔的文章不知道說他是那一派好，大抵像王謔菴而較少一點古怪吧。在這兩卷尺牘裏就有好些妙語，如卷四通張葆一巡撫云：

「弟處此譬之老女欲與羣少年鬥脂競粉，不特粗眉不堪細畫，亦覺宿酒不比新筍。高明何以教之？」又與張人林年丈，說家叔榮齡鄉薦後不得意，在睦州做廣文先生，有二云：

「壽昌在睦州，猶身中之尻，不特聲名文物兩浙所絕無，卽齒莧赤米不可倖致。日者攜其眷屬往，不一月而紛紛告歸，如逃寇然。」卷五答鄒九一年兄云：

「某五年俗吏，當奇荒之後，扶餓孳之頸而求其生不得，益覺宦途滋味淡如冰雪。」又答許芳谷撫台云：

「猶憶爲兒時從先祖於貴署，東偏書室前荔枝石大如魚舟，後園垂柏高可十尋，不識至今在否。江右諸事約略如淺灘船獨木橋，苦無轉身地，不知粵西何如也。」這些文字都寫得



不壞，自有一種風趣，却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新反陳，如王百穀之流那樣。書中又有兩封信全篇均佳，卷一與天台山文心大師云：

「山中別時覺胸中口中有無數唱和語，而一抵家隻字全無，甚哉有家之累也。葦菜越，以此味壓江南，乃天台亦產之，鶴背上又帶出許多來，益惹妬矣。尊作細玩字字清冷，序語不敢辭，或合諸刻彙成一集，抑部珠片金，且零星現露耶，便中幸示之。日者所惠籐杖被相知者持去，又見所造葉笠甚佳，敢乞此二物以爲山行勝具，不以我爲貪否？一笑。」卷五與王遂東工部云：

「江右相聞後至今又三載，榮俸及瓜，嬌鶯尚坐故枝，何也？荆去家四千里，去留都三千里，與翁台隔越遂同化外。小兒書來云，輸金大邀寬政，晉謁之下飲以羅綺，濃情眷眼俱出格外，弟何施而受此賜，感謝感謝。拙荆不禁遭連鬢鬚，荆南何地，有舊藩又有新藩，有水客又有陸客，有部使又有內使，舊江陵一血手濺及弟衣，遂欲與之共流，鑑湖味如蜜，欲嘗不可，奈之何哉。徐善伯差滿將行，喜吳金堂爲之維，尚有故鄉聲氣，不然幾孤另煞也。茲遣視小兒，手勒附謝。小兒質弱，卽試未必售，山妻臥病，家間乏人，意欲稍傍宮牆卽令

還里，當事者倘加羈縻，猶望翁台一言鬆之也，并懇。此信係寄謔菴的，說也奇怪，文字也有點像文飯小品中物了。剃髮匠怕連鬢鬚原是俗語，至今還有這句話，遂欲與之共浣云云，乃點不好句讀，究竟不知道是共浣鑑湖呢，還是鑑湖味如蜜，無論如何總覺得不大容易懂。這兩卷書百三十六頁中有不少好文章好材料，很值得把他抄出來，若是照舊小說的說法，恐怕還會在夢裏看見有人紅袍紗帽來拜呢。但是，陶路叔生於明季，亂談國事，居然無妨，而且清朝也沒有找到他，列入禁書，這全是他自己的運動，却與我輩無干的了。

（選自宇宙風）

## 記海錯

王漁洋分甘餘話卷四載鄭簡菴新城舊事序有云：

「漢太上作新豐，并移舊社，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則鄉亭宮館盡入描摹也。沛公過沛，置酒悉召父老諸母故人道舊，故爲笑樂，則酒瓢羹碗可供笑謔也。郭璞注爾雅，陸佃作埤雅，釋魚釋鳥，讀之令人作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也。」這是總說鄉里志乘的特色，但我對於紀風物的一點特別覺得有趣味。小時候讀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與花鏡等，所以後來成爲一種習氣，喜歡這類的東西。可是中國學者雖然常說格物，窮植物終於沒有成爲一門學問，直到二十世紀這還是附屬於經學，卽詩經與爾雅的一部分，其次是醫家類的本草，地志上的物產亦是其一。普通志書都不很著重這方面，記錄也多隨便，如宋高似孫的剡錄可以說是有名的地志，裏邊有草木禽魚詁兩卷，佔全書十分之二，分量不算少，但只引據舊文，沒有多大價值。單行本據我所看見的有黃本驥的湖南方物志四卷，汪曰楨的湖雅九卷，均頗佳。二書雖然也是多引舊籍，黃氏引有自己的三長物齋長說好許多，汪氏又幾乎每條有案語，與純粹輯集者不同。黃序有云：

「仿南方草木狀，益都方物略，桂海虞衡志，閩中海錯疏之例，題曰湖南方物志。」至於個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歡郝懿行的記海錯，郭柏蒼的海錯百一錄五卷，閩產錄異六卷，居其次。郭氏紀錄福建物產至爲詳盡，明謝在杭五雜俎卷九至十二凡四卷爲物部，清初周亮工著閩小記四卷，均亦有所記述，雖不多而文辭佳勝，郝氏則記山東登萊海物者也。

郝懿行爲乾隆後期學者，所注爾雅其精審在邢邵之上。晒書堂文集卷二與孫淵如觀察書

〔戊辰〕有云：

「嘗論孔門多識之學，殆成絕響，唯陸元恪之毛詩疏，剖析精微，可謂空前絕後。蓋以故訓之倫，無難鉤稽搜討，乃至蟲魚之注，非夫耳聞目驗，未容置喙其間，牛頭馬脾，強相附會，作者之體，又宜合諸。少愛山澤，流觀魚鳥，旁涉天條，靡不覃研鑽極，積歲經年，故嘗自謂爾雅下卷之疏，幾欲追蹤元恪，陸農師之埤雅，羅端良之翼雅，蓋不足言。」這確實不是誇口，雖然我於經學是全外行，却也知道他的箋注與衆不同，蓋其講蟲魚多依據耳聞目驗，如常引用民間知識及俗名，在別人書中殆不能見到也。又答陳恭甫侍御書（丙子）中云：

「賤患偏痴，三載於今，邇來體氣差覺平復耳。以此之故，蟲魚輟注，良以慨然。比緣閒廢，聊刊瑣語小書，欲爲索米之費，（七年無俸米喫，）自比鈔胥，不堪復甌，只恐流播人間作話柄耳。」即此可見他對於注蟲魚的興趣與尊重，雖然那些宋瑣語、晉宋書故的小書也是很有意思的著作，都是我所愛讀的。蜂衙小記後有牟廷相跋云：

「昔人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余謂磊落人定不能注蟲魚耳。浩浩落落，不辨馬牛，那有此靜中妙悟耶？故願與天下學靜，不願學磊落。如有解者，示以蜂衙小記十五則。」

牟氏著有詩意，雖不得見，唯在郝氏詩問中見所引數條，均有新意，可知亦是解人也，此跋所說甚是，正可作上文的說明。寶訓八卷，蜂衙小記，燕子春秋各一卷，均有牟氏序跋，與記海錯合刻，蓋郝君注蟲魚之緒餘也。

記海錯一卷，凡四十八則，小引云，「海錯者禹貢圖中物也，故書雅記厥類實繁，古人言矣而不必見，今人見矣而不能言。余家近海，習於海久，所見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鄉，興言記之。所見不具錄，錄其資考證者，庶補禹貢疏之闕略焉。時嘉慶丁卯戊辰書。」王善寶序云：

「農部郝君恂九自幼窮經，老而益篤，日屈身於打頭小屋，孜孜不倦。有餘閒記海錯一冊，舉鄉里之稱名，證以古書而得其貫通，刻畫其形亦畢肖也。」此書特色大略已盡於此，即見聞真，刻畫肖耳。如土肉一則云：

「李善文選江賦注引臨海水土異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二十足，多食。余案今登萊海中有物長尺許，淺黃色，純肉無骨，混沌無口目，有腸胃。海人沒水底取之，置烈日中，濡柔如欲消盡，淪以鹽則定，然味仍不鹹，用炭灰醃之

卽堅韌而黑，收乾之猶可長五六寸。貨致遠方，啖者珍之，謂之海蓂，蓋以其補益人與人蓂同也。臨海志所說當卽指此，而云有二十足，今驗海蓂乃無足而背上肉刺如釘，自然成行列，有二三十枚者，臨志海欲指此爲足則非矣。」閩小記海錯百一錄所記都不能這樣清爽。又記蝦云：

「海中有蝦長尺許，大如小兒臂，漁者網得之，俾兩兩而合，日乾或醃漬貨之，謂爲對蝦，其細小者乾貨之曰蝦米也。案爾雅云，鱽大蝦。郭注，蝦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爲<sup>x</sup>。北戶錄云，海中大紅蝦長二丈餘，頭可作杯，鬚可作簪，其肉可爲膾，甚美。又云，蝦鬚有一丈者，堪拄杖。北戶錄之說與爾雅合。余聞榜人言，船行海中或見列桅如林，橫碧若山，舟子漁人動色擗眉，相戒勿前，碧乃蝦背，桅卽蝦鬚矣。一此節文字固佳，稍有小說氣味，蓋僅聞自難免張大其詞耳。五雜俎卷九云：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閩小記卷一「龍蝦」一則云：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初在會城，曾

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賡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橋舌。海錯百一錄卷四記蟲其一「龍蝦」云：

「龍蝦卽蝦魁，目睛隆起，隱露二角，產甯德。嶺表錄異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鈣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彎環，亦長尺餘，熟之鮮紅色，名蝦杯。蒼案，甯德以龍蝦爲燈，居然龍也，以其大乃稱之爲魁。僕人陳照賈呂宋，船頭突駕二朱柱，夾舶而趨，舶人焚香請媽祖棍三擊，如檠燭對列，閃灼而逝，乃悟爲蝦鬚。南海雜志，商舶見波中雙檣搖蕩，高可十餘丈，意其爲舟，老長年曰，此海蝦乘鬚曝雙鬚也。洞冥記載有蝦鬚杖。舉此則龍蝦猶小耳。」將這四篇來一比較，郝記還是上品，郭錄本來最是切實，却仍多俗信，如記美人魚海和尚撒尿鳥之類皆是，又閩產錄異卷五記豕身人首的鯨神，有云，「山精木魅，奇禽異獸，難以殫述，」書刻於光緒丙戌，距今才五十年，但其思想則頗陳舊也。郝記中尚有蟹，蛇，海盤纏，海帶諸篇均佳，今不具引。

晒書堂詩鈔卷上有詩曰拾海錯，原注云，「海邊人謂之趕海，」詩有云：

「漁父攜筠籃，追隨的稚子，逐蝦尋海舌，淘泥拾鴨嘴，（海舌即水母，蜆形如鴨嘴，）細不遺蟹奴，牽連及魚婢。」郝詩非其所長，但此數語頗有意思。晒書堂文集，筆錄及諸所著述書中，則佳作甚多，惜在這裏不能多贅。清代北方學者我於傅青主外最佩服郝君，他的學術思想彷彿與顏之推思想總有點近似，切實而寬博，這是我所喜歡的一個境界也。郝氏遺書龐然大部，我未能購買，但是另種也陸續蒐到二十種，又所重刻雅雨堂本金石例亦曾得到，皆可喜也。

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寶 存

胡式鈺的寶存四卷從前時常看到，却總沒有買，因為不是價貴，就是紙太劣。其實這種書的價錢本來不會怎麼貴的，不過我覺得他不能值這些，那就變成貴了，前幾天才買了一部，在還不算貴的範圍內。這書刻於道光辛丑，距今才九十五年，正是清朝學術中落時期，其時雖然也有俞理初夔定菴魏默深蔣子瀟等人來撐撐場面，就一般的知識講未免下降了。我



們讀寶存時頗有此感，自然就是在乾嘉時也是賢愚不齊，不見得人人都有見識，只是到了袁季更易感到，或者由於主觀也不可不知。

寶存分爲書詩事語四類，其「語寶」一卷列舉俗語的出典，如恆言錄之流，而範圍較寬，最無可非議。「詩寶」所談間有可取，「書寶」多衛道之言，可謂最下；「事寶」則平平耳，大抵多講報應怪異，一般文人的「低級趣味」都如此，不必單責胡氏也。卷一論東坡非武王，閻百詩議子游子夏，錢莘楣議程伊川，卷二論人或嗤昌黎以文爲詩，皆大不以爲然，其理由則不外「何得輕議大賢人」，其議論可想見了。說詩處却有佳語，如卷二云

「楊升菴謂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予常怪修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此升菴薄子美厚孫綽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孫綽言之始足信，孫綽又本何書歟？且詩境實真，使其時鶯非啼竹而強言之，謂前人會有此說，特因襲而已。前人未有此說而我自目擊其境，斯言之正親切耳。吾且謂子美當日有目中之鶯啼修竹，而不必有孫綽之鶯啼修竹可也。固哉，升菴之說詩也。」又有云：

「予題湯都督琴隱圖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請括字來歷，予曰，史皇造字卽來歷，前人經史等載籍豈別有來歷耶。」這都說得很好，有自己的見識。但是這自信似乎不很堅，有時又說出別樣的話，如云：

「唐葉適詩云，應嫌屐齒印蒼苔。按漢杜林高節不仕，居一室，階有綠苔，甚愛之，輒謂人曰，此可以當鋪翠耳。人有躡屐者，曰，勿印破之。蓋葉詩印字本此。」書眉上有讀者批曰，「卽無本亦好。」此讀者不知係何人，唯卷首有一印，白文四字云，「咸弼過目」，蓋卽其名也。又有一條云：

「朱慶餘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杜牧詩云，空堂停曙燈。停字當本陸機演連珠，蘭膏停空，不思銜燭之龍。」批曰，「此等字在作者只知用來穩愜，不必先有所本，乃偶然暗合也。」批語兩次糾正，很有道理。胡氏論詩極推重陶公，有云：

「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好淵明詩。式銓謂吾於詩人無不好，尤好淵明詩。吾於詩人詩各有好有不好，有好無不好唯淵明詩。」語雖稍籠統，我却頗喜歡，因爲能說得出愛陶詩者的整個心情也。

卷三所記有關於民間信仰風俗者，亦頗可取。如記傭工趙士觀談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七圖陳宅所仙有云：

「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聞往聽，鬼穉予土觀，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數語。頃之謂其家人，我同榔，爾等當回家飯也，耕傭無不聞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門關，來時聲喜，去時聲悲，必囑其家人曰，爲善毋惡，陰司有簿記之。」這是很好的關於死後生活的資料，如鬼門關（據云其地甚苦），鬼同榔休息，陰司有簿記善惡，皆是也。又一則云：

「世間婦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惡，故與人仇，灶詛之，有求，灶禱之。又歲杪買錫，擇穀草之實製焙和之，俟新歲客來佐茶，故買錫於臘。臘月二十四日錢灶神上天，遂用錫，薦時義也，乃謂恐神訴惡，藉膠其口，何鄙說之可笑乎。然俗之爲惡概可想見。」此一節也記得頗有意思，只是末尾說得太是方巾氣，其實未必一定爲惡，人總怕被別個去背地裏說些什麼，此種心理在做媳婦的一定更深切地感到，也難怪她們想用大麥糖去膠住那要說閑話的人的嘴吧罷。

卷一「書寶一」的第一條是講考證的，雖然講得很有趣，可是有點不對。其文曰：

「晉書，賈充有兒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充就而拊之。世說云，充就乳母手中鳴之。拊鳴各通，蓋謂拊其兒作鳴嗚聲以悅之也，猶荀子拊循之喼嘔之義，然鳴字耐味。杜牧之遺興詩，浮生長忽忽，兒小且嗚嗚。」拊鳴原是兩件事，我烈世說作鳴是對的，晉書後出，又是官書，故改作較雅馴的拊字罷了。查世俗頂有勢力的康熙字典和商務辭源，嗚字下的確除嗚嗚等以外沒有他訓，但欠部裏有一個歇字，字典引說文云，一曰口相就也。案說文解字八篇下云：

「歇，心有所惡若吐也，從欠，烏聲。一曰歇歇，口相就也。（段註，謂口與口相就也。）歇，歇歇也，從欠，龠聲。嘖，俗歇，從口從就。」辭源續編始出一歇字，引說文爲訓，而嘖字始終不見，我把正續編口部從十一畫至十三畫反覆查過，終於沒有找到這個字。查廣韻嘖下云，歇嘖，口相就也。玉篇嘖下云，嗚嘖也。到這裏，口旁的嗚字已替代了欠旁的字，雖然正式當然是連用，但後來大抵單用也可以了。這裏說後來，其實還應該改正，因爲單用的例在隋唐之前。世說新語下「惑溺第三十五」卽其一。佛經律部的四分律藏卷四十

九時云：

「時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內住，見他夫主共婦鳴口，捫摸身體，捉捺乳。」這部律是姚秦時佛陀耶舍共竺法念所譯，在東晉末年，大約與陶淵明同時，所以這還當列在宋臨川王的前面。唐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八亦有云：

「問言少女何意毀籬，女人便笑，時鄔波難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徧抱女身，嗚啞其口，捨之而去。」據此可知嗚字當解作親嘴，今通稱接吻，不知何來此文言，大約係接受日本的新名詞，其實和文亦本有「口附」(kuchizuke)一字，勝於此不古不今的漢語也。

(選自宇宙風)

## 食味雜詠注

今年廠甸買不到什麼書，要想買一本比較略爲好的書總須得往書店去找，而舊書的價近來又愈漲愈貴，一塊錢一本的貨色就已經不大了。好在有幾家書店有點認識，暫時可以賒欠，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拏幾本來看罷，有看了中意的便即蓋上圖章，算是自己的東西了。

這裏邊我所頂喜歡的是一册食味雜詠，東墅老人嘉善謝墉撰，有門生阮元序，道光中小門生阮福刊。據石韞玉後序，乾隆辛丑主會試，士之不第者造爲蜚語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香亭到口直卽，吞坐此貶官，但此二語實出寄園寄所寄中，兩公之姓相合，故翟璩者移易其詞以騰口說耳云。東墅老人自序云：

「乾隆辛亥夏養疴杜門，因思家鄉土物數種不可得，率以成吟，於是連續作詩，積五十人首，而以現在所食皆北產也，復卽事得四十三首，共成一百一首，各係數言於題下。蓋墉家世習耕讀，少時每從老農老圃談樹藝，當名辦物，多以目驗得之，又鄰江海介五湖，水生陸產咸易致之，考其性味，別其土宜，不爲丹鉛家勦說所淆。中年以北游之後食味一變，而輟車驛路，爰好諮諏，京城顧役者無問男女皆田家也，園人御者皆知稼穡，下至老嫗亦可詢之，以是辨南北之異宜，析山澤之殊質。又少多疾病，時學醫聚藥，參之經傳，證以見聞，或有疑義輒爲詮注。陶斯詠斯，絕無關於喜愠，游矣休矣，非假喻於和同。詩成，彙錄之，方言里話，敢附博物哉，庶其以擊壤之聲，入采風之末云爾。」

序文末尾寫得不漂亮，也是受了傳統的影響，但是序裏所說的大約都是實情，我所喜歡

的部分實在也還是那些題下的附注，本文的詩却在其次。古人云買櫝還珠，我恐怕難免此請，不過這並無妨礙，在我看來的確是這櫝要好得多，要比詩更有意義，雖然那些注原是附屬於詩的，如要離詩而獨立也是不可能。阮雲臺序中有云：「此卷爲偶詠食品之詩，通乎雅俗，然考證之多，非貫徹經史蒼雅博極羣書者不能也。」可謂知言。我同時所得尚有王鳴盛練川雜詠，併錢大昕王鳴韶和作共一百八十首，朱彝尊鴛鴦湖權歌百首，譚吉璉和作百十八首，楊揄芙蓉湖權歌百首，併劉繼增惠山竹枝詞三十首爲一卷。這些詩裏也大都講到風物，只是缺少注解，有注也略而不詳，更不必說能在丹鉛家勦說之外自陳意見的了。以詩論，在我外行看去，似朱竹垞最佳，雖然王西莊錢竹汀的有幾句我也喜歡。如朱詩云：

姑惡飛鳴觸曉烟，紅霞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萼盈筐不取錢。注云：「姑惡鳥名，露月最多。野薔薇開白花。田家籬落間處處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澤髮。」又云：

鴨餌鮓小漉微鹽，雪後爐頭酒價廉，聽說河豚新入市，簞蒿荻筍急須拈。注云：「方回題竹杖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餌鮓。」王詩云：

西風策策碧波明，菰雨蘆烟兩岸平，暮汐過時漁火暗，沙邊覓得小娘羶。注引宋吳惟信

元王逢簡句外，只云「俗呼蠶爲小娘蠶。」以上注法或是詩注正宗亦未可知，不過我總嫌其太簡略，與食味雜詠相比更是顯然，南味五十八首之十六日喜蛋，題注甚長，今具錄於下：

「古無蛋字，亦無此名，經傳皆作卵，音力管反。說文，蜚，釋云，南方夷也，從虫延聲，徒旱切，在新附文之首，是漢時本無此字，故叔重不載而徐氏增之。玉篇仍說文不收，廣韻則亦注爲南方夷，至唐書柳文皆以爲蠻俗之稱，集韻並載蠶，要皆不關禽鳥之卵。今自京師及各省凡鳥卵，皆呼爲蛋，無稱爲卵者，字從虫從延，本以延衍卵育取義，蛋則延省也。考說文卵字部內有𦍋字，卵不孚也，徒玩切，與蛋爲音之轉，蓋古人呼不以之孚雞鴨之卵而徒供食者卽以孚之不成之卵名之，因而俗以蛋抵𦍋也。隋唐前無蛋字，亦無此名。元方回詩曰，秀州城外鴨鰓鮑，卽今嘉興人所名之喜蛋，乃鴨卵未孚而殞，已有雛鴨在中，俗名哺退蛋者也。市人鱸去細毛，洗淨烹煮，乃更香美，以哺退名不利，反而名之曰喜蛋，若鴨鰓鮑者則又以喜蛋名不雅而文其名。其實秀州之鴨鰓鮑乃說文𦍋字之鐵注脚也。」詩中又有注云：

「喜蛋中有已成小雛者味更美。近雛而在內者俗名石榴子，極嫩，卽蛋黃也。在外者曰



砂盆底，較實，卽蛋白也。味皆絕勝。」第二十九首爲鮮鱉，注云：

「鱉子說文玉篇俱無，亦不見他書，廣韻始收，注云蚌屬。蓋卽周官狸物羸蠹之類，味勝蜆蛤，若以較西施舌則遠不逮矣。」詩中注云：

「鱉本江海所產，而西湖酒肆者乃卽買之湖上漁船，乘鮮烹食極美。同年王穀原與麴生交莫逆，每寓杭鄉試時邀同游西湖，取醉酒家，有五柳居酒肆在湖上，烹飪較精，穀原嗜食鱉，謂爲此乃案酒上品，卽醉鱉亦絕佳，因令與煮熟者並供之。此景惘然。」第三十首爲活蝦，詩中有注兩則，均瑣屑有致，爲筆記中之佳品。

「家鄉名漁家之船曰網船。漁婦曰網船婆。夏秋魚蝦盛時，網船婆簑笠赤脚，與漁人分道賣魚蝦，自率兒女攜蝦桶登岸，至所識大戶廚下賣蝦，易錢迴船，不避大風雨。」

「南中活蝦三十年前每斤不過十餘文，時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須大錢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猶鮮者，以用者多，亦須二百左右，然大率撈之濁水中，其生於清水者更不易得。」

適值那時所得的幾部詩詞裏也還有類似的題詠，可謂偶然。其一是全祖望的句餘土音，

係陳銘海補注本，其第五卷全是詠本地物產，共有六十九首，只可惜原注補注都不大精詳。四賦四明土物九首之一爲荔枝蠶，詩下原注云：

「浙東之蠶皆女兒蠶也，而荔枝則女兒之佳者」。上文所云小娘蠶蓋卽一物，吾鄉土俗蠶不尙大者，但不記得有什麼別名，只通稱蠶子耳。馮雲鵬著紅雪詞甲乙集各二卷，乙之一中有禽言二十二章，禽言詞未曾見也，又有詠海錯者二十五章，其十四至十六皆是蠶，曰竹蠶，些女兒蠶，曰筆管蠶，却無注。其第二詠白小，有注云：

「卽銀魚，杜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記事珠以爲麩條，非也。吾通產塔影河者佳，不亞於鶯脰湖。」食味雜詠南味之五云銀魚，注云：

「色白如銀，長寸許，大者不過二寸，鄉音亦呼兒魚，音同泥，銀言白，兒言小也。此魚古書不載，羅願雅於王餘膾殘云又名銀魚，膾殘雖相類，然大數倍，不可混也。」詩中注云：

「銀魚出水卽不活，漁家急暴乾市之。有甫出水生者以作羹極鮮美，鄉俗名之曰水銀魚，以別於乾者」。

東市老人對於土物之知識豐富實在可佩服，可惜以詩為主，因詩寫注，終有所限制，假如專作筆記，像郝蘭皋的記海錯那樣，一定是很有可觀的。至於以詩論，則謝金團的銀魚詩與馮晏淫的白小詞均不能佳，因係用典制題做法，詠物詩少佳作，不關二公事也。倒還是普通一點的風物詩可以寫得好，如前所舉權歌即是，關於白小可舉出吾鄉孫子九一絕句來：

南湖白小論斗量，北湖鯽魚尺半長，魚船進港麴船出，水氣著衣聞酒香。孫子九名垓，有退宜堂詩集四卷，此詩爲過東浦口占之第二首，在詩集卷一中。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選自文飯小品）

## 談變態性及賣淫制度

五月十九日以後這四五天的東京報紙都揭載一件奇怪的殺人案，每天幾乎佔去整頁的紙面，彷彿大家的注意全集中在這裏，連議院裏的嚼舌頭與國技館的摔殼子的記事相形之下也有點黯然無色了。這件事本來很簡單：男女二人住在旅館流連幾天之後，忽然發見男的被絞死，女的逃走了。可是奇怪的是，死者的男根全被割去，在左腿及墊布角上有血書大字云

「只有定吉二人」。警察查出死者石田吉藏年四十二歲，是酒樓的主人，女的阿部阿定，三十二歲，是那裏的女招待。過了兩天，阿定也已捕獲了。假如這只是怨恨或妬忌的謀殺，那麼這件事也就完了。然而不然。警察在阿定身邊搜出三封遺書，因為她本想到生駒山上去自殺的，這也不足為奇，但其中一封却是給死者吉藏的，其文曰：

「我頂喜歡的你現在死了成為我的所有了。我也就去。」信封上寫道：「我的你，加代寄。」加代當然是她那時所用的名字，關於你字却要少少說明。日本語裏有好幾個你字，這一個讀作「阿那太」的字除平常當作客氣的對稱以外還有一點別的意思，即是中流家庭用為妻稱夫的代名詞，像這裏用法又頗近於名詞了。警察問她為什麼殺死石田，她所說的理由是如此：

「我喜歡石田，喜歡得不得了。我不願讓別的女人用指頭來碰他一下，我想將他絕對地成為我的所有物。所以把他殺了。」又據報說，石田睡時阿定常以細帶套其頸，隨時可絞，石田了不恐怕。十七日未明阿定戲語云，「我喜歡你，索性殺了也罷？」石田答說，「好吧，且殺了看。」阿定遂下手，石田漸苦悶，乃中止，至夜中又決心，終於絞死。其時石田

似亦知覺。假如稍有嫌惡的表示，或出聲呼喚，則阿定即認爲無愛情，將不再殺害，但石田最後亦只頻呼加代不止，毫不畏避，以至於死云。

這件事一看有點奇怪，但是仔細分析也只是一種情死，用新的名詞是「死之勝利」。這裏唯一的奇特是男根切取，可以說是屬於變態心理的。報載日本警視廳衛生部技師金子準二博士的談話云：

「這完全是疼痛性淫亂症。(Algotagnie) 有撒提士謨思(案或譯他虐狂)與瑪淑希士謨思(被虐狂)，但大抵多是兩者混合的。這可以算是變態性慾的集合吧。」專門家的話我們外行未便妄下雌黃，不過據我想恐怕還是弗帖息士謨思(庶物崇拜)的分子爲多罷。看這事件的動機在於愛的獨佔，記得中國筆記(紀曉嵐的?)中也有過類似的事，有新夫婦嚴妝對綵，正是所謂「心中死」也。佛牙，聖骨，平人遺髮，以分代全的紀念物世中多有，男根稍爲別致了，但生殖崇拜的「林甘」(Lingam)甚爲普遍，遺跡是處可見，實在也不能說怎麼太古怪，知駱駝自腫背則不必疑是怪馬，而新聞上所謂「夜會鬻之妖女」亦止未必如此耳。眞君在東京留學，屢次來信歎息於中國報紙上社會新聞之惡劣，常舉日本報章的盜賊小記

事爲例，更有風致與情意，以爲不可及，此固是事實，但是這回他們也大顯其江湖訣，濫用肉麻艱澀的文句，以咏歎此桃色慘案，大可與中國蕩爽矣，以言其差亦止五十步與百步而已。二十五日讀賣新聞載神近市子的一篇小文，說得最好，却非一般新聞記者所能知也，其文云：

「在尾久旅舍的情夫殺害事件，因其手法的殘忍與奇怪的變態性，自發現以至逮捕的三日間，市民的興趣差不多都被吸收到那邊去了。

但是逮捕了以後，這殺人事件的變態性雖然還是一點都沒有變化，可是其殘忍乃是全然有不同的內容，這事却是明白了。蓋其殘忍並不是如以前所想像似的出於憎惡，實乃愛著之極的結果，女的愛情歸向於現代一種代表模型即堂驩（Don Juan）式的男子之結果，因了女的欲求與男的自由立場的相異而生之間隙乃使得女的那種變態性更進於濃厚，遂致發生與常識幾乎完全相反的，即因愛而殺的結果來了。

事件的內容既然明白，我想世間一般對於這女人大概會原諒她吧。而且也會有人是這樣看法，這是代表着對於獵奇求新不知厭足的男子之女性的危懼與不安，也即對於這事的女性

的復讎吧。但是，這或者不如說是自然假手於這女人來復讎，更爲正確亦未可知。

變態性這事因其性質上的關係我們不大能夠看到，但這在社會的底裏流動着，使許多男女苦惱着，那正是事實。這雖是本能之病的表現，可是這也是事實，找尋刺激不知厭的有閑階級的男性以及非以供給此項刺激求生存不可的女性，這兩羣的同時出現，更是異常的把變態性助長起來了。

這一個女人的出現就是在這樣歪曲了的性生活之很長的連續過程中各處發生的現象之一，看去好像是極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實在却是儘有發生的理由而起來的。」

神近女士是日本的一個新思想家，最初我看見她所譯南非須萊納耳著的婦女與勞動，二十年前曾因戀愛關係刺大杉榮未死，下獄兩年，那時所著的一本書也曾看過。前年我往東京，在藤森成吉家裏見到她，思想言論都很好，這上邊所說的也很平正，有幾點更有意義，如第三四節均是。中國萬事都顯得麻木，但我還記得民國十九年五月的新晨報上S. C. Y. 女士的一篇文章，七日報上便有副刊編輯主任聲明去職，接着登有報館的徵文啓事，因爲文章很妙，全抄於下：

「本報主張男女平權，對於提高女子地位尊重女子人格之文向所歡迎。本月四日副刊婦女特刊登有離婚與暗殺一文，與本報素日宗旨不合，一時失慎，致淆觀感，抱歉萬分。茲擬徵求反對離婚與暗殺的名作，藉蓋前愆，如婦女界有能將一部分偏激女子憎惡男子之心理公平寫出，尤為踴躍。」後來徵來的名作如何，因為不會保留，說不清了，那篇偏激的文章仔細讀過，雖是出於憎惡的方面，但這總也是表示女性的危懼與不安，正是事實。其次據報上所說，阿定從十五歲起與男子廝混，做過藝妓娼妓女招待，直到現在算來已有十七年之久。非以供給此項刺激求生活不可，在這樣歪曲了的性生活裏，變態真是儘有發生的理由，不，或者不發生倒要算是例外吧。伊凡勃洛赫 (Iwan Bloch) 所著現時的性生活 (一九二四年英文本) 第二十一章是論淫虐狂 (即 Al Solagnie，譯語均未妥適) 的，有這樣的話：「由長久繼續的性欲過度而起的感覺木鈍乃需要凶殘之更強烈的刺激。正如在蕩子或娼婦，這感覺的木鈍發生一種他虐的傾向。」不限於他虐，這也可以作別的變態之說明。尾久事件裏的變態至少有一半要歸於後天的那種性生活 即使有一半歸於阿定的先天的氣質。賣淫的制度是人類以外的生物界中所沒有的事情，在這裏邊我真不知道他究竟發見了他自己



獨有的幸福呢還是詛咒。從這裏培養出來的結果，梅毒其一也，變態心理又其一也，我們不跟了弗洛伊特學舌，也知道性生活實在是人生之重要的一部分，這一歪曲了便一切都受影響。古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有理解的一句名言，實亦即是常識。但是這個原是離之則雙美合之則雙傷，各有其軌道的，奈何寄飲食於男女之中，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這種辦法真是非普通獸類所能想得出來的了。水滸傳記白玉英賣唱的上場詩有云：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正是古已有之，我所說的也是有所本，不過說得稍爲詼諧罷了。

對於賣淫制度也有些人表示反對，特別是宗教方面的人，想設法禁止。不過他們多有點看錯，往往以爲這些女人本來可以在家納福的，却自喜歡出來做這生意，而又不見得會有買主來的，所以只要一禁就止，就都回家去安分過日子去了。我們不要笑宗教家頭腦冬烘，我們的官大抵也是如此，只要看種種禁娼的方法就可知道。真正懂得這道理的要算那些性學家，然而這又未免近於「危險思想」，細按下去恐怕不但是壞亂風俗而且還有點要妨害治安吧。在法西斯的國家所以要禁遏性學，柏林性學研究院之被毀正是當然的。幸虧中國不是法西斯的民主國，還不妨引用德國性學大師希耳息弗耳特博士 (Dr. Magnus Hirschfeld) 的

話來做說明。他在一九三一年作東方之游，從美國經過夏威夷列濱日本中國爪哇印度埃及以至帕勒斯丁與敘利亞，作有游記百二十八節，題曰男與女，副題曰「一性學家之世界旅行」。我所見的是一九三五年的英譯本，第十二至二十九節都是講中國的，十七節記述他在南京與衛生部長劉博士談話，有關於賣淫的一段很有意思，抄錄如下：

「部長問，對於登記妓女，尊意如何。你或當知道，我們向無什麼統制的辦法。我答說，沒有多大用處。賣淫制度非政府的統制所可打倒，我從經驗上知道，你也只能停止牠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記並不能防止花柳病。從別方面說，你標示出一羣人來，最不公平的侮辱她們，因為賣淫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犧牲。也是使用她們的男子或是如中國常有的爲了幾塊銀元賣了她們的父母之犧牲也。部長又問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遏止賣淫呢，我答說，什麼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廣遠的，更深入於社會學的與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第十一節離開日本時有一篇臨別贈言也很有意義，今只抄錄其與上邊的問題有關的一段於後：

「第一，要跟着時代的軌道，教育你們的婦女成爲獨立的人格。她們現在大抵都還不是獨立人，只是給男子的非常可愛的玩物。你不應該使將來還有這種日子，那時你們的女子可

以當做活貨物出售，這樣讓她再去賣她自己的身子。假如我是一個性學家而不戳穿你們國家組織上的這個創口，那麼我就是害了你們了。」

無論他對中國說的那麼冷淡，對日本說的那麼熱烈，他的意思還是一樣。因為對於人性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其意見總是那麼平和而激烈，為現今社會所不能容受。再想到神近女士的小文，議論明達，大家却未必多相信她，我真覺得這個世界有點像倒豎着似的。我也感覺在這事件裏變態儻算是變態，阿定的確很有可以同情的地方，或者比那報道的新聞記者還不大可厭惡，——對於他們自然也找得到可以原諒之點，而這恰與阿定相同，就是他們是被不幸的職業與環境所害了。中國有過陶思瑾劉景桂各案，雖然供給報紙以很好的「桃色」材料，不知怎的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其理由尚待考，今不具論。

廿五年六月六日在北平（選自宇宙風）

## 急進的妓女

七月十四日東京讀賣新聞載宇都宮電話，十三日有游客在鬼怒川溫泉名所瀧見茶屋發見

遺書，查有男女二人投水自殺，新聞標題曰：「一夜的共枕忽成爲鬼怒川的情死，共鳴於患難的娼女與汽車夫。」男的是清原某，開汽車爲業，貧病無以爲生。女人名小林富美子，年二十四歲，神奈川縣厚木町人，去年六月以金七百圓抵押於深川州崎的宮梅川下處爲娼，改名云明美。據報上說：

「她是很急進的妓女，曾經以赤化的嫌疑至於受過神奈川縣警察部的審問。十三日她在鄉間的父親還寫信給下處的王人，說富美子感染赤化，請賜監督云云，甚至父母方面也被白眼。她大約深感到人世的苦辛，偶有共過一夜的男子提出死的勸誘，便應其請。據說十一日傍晚對人說出去寄信，飄然的走掉了。」這段新聞很給我好此思索的機會，但是第一聯想到的是中國的宰白鴨問題。陳其元的庸間齋筆記卷三云：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憲局嘗訊二同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駭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縣官吏

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籬局差。」

我重複看了上文這兩節，不禁大有感動。所感有二，一是東方的父母之尊嚴，一是爲孝子孝女之不容易。俗語說「男盜女娼」，這是世間罵人算最兇惡的一句話了。豈意天下竟有這樣的事，非如此不足以盡孝乎。普通人看二十四孝圖說，已經覺得很難了，自己思量可以做到的大抵只有拏了蒲扇去扇枕席這一件事吧，如上邊所說，則其難又超出大舜之上，差不多是可以與哪吒三太子的割肉還母拆骨還父相比的一種難行苦行了。讀錢沃臣著樂妙山居集，蓬島樵歌續編七七註云：

一市兒有以錫製人形者。七修類稿云，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事物紀原，有仙人鴛鴦等樣糖精。俗婦女好佛，設瑜伽口，施食薦亡，屑米爲孩兒狀伴佛，名曰獲喜，謂婦人食之宜男，謊人財物，又有作佛手樣，即觀音大士施手眼之誣。愚謂虎狼不忍食其子，子而食之，忍乎？食之而求其生，得乎？往往讀書明理者亦爲所惑，異哉。我找到這節，原來是作「獲喜」施食時用手掌狀的類。

食)的資料的，現在引用了來，恰好又可以作慈孝不能兩全的證明。子女賣了本來這件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一方面還生怕他翻供出來，有負富戶的委託，一方面又因她感染赤化，要請下處主人監督，都能徹底的行使其權威，很可表示東方嚴峻的古風，雖然這太偏重宗法，在常情看來未免於人情物理均有未安處。「急進的妓女」，這一句話驟然聽了覺得奇怪，可是轉側一想，這不但並不奇怪而且還是當然。試問天下還有誰該比妓女最先怨恨這現代社會制度的呢？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但是衣食不足，不知榮辱，這種生活固然不好，却總還是動物的，若是賣淫(亦即是強姦之一種)則是違反自然的行為，乃是動物以下的了。弱肉強食還不失為健全的禽獸的世界，使人賣淫求食，如我從前談諧的說，寄飲食於男女之中，那是禽獸所沒有的，所以是禽獸不如。普通一般道學家推想娼妓的來源，以為一定是有一班好外的婦女，飽暖思淫欲，特來寄住下處尋點野食，都是山陰公主武后一流人，要想禁止她們只銷一道命令，或令佩帶桃花章以示辱，就會掃興回家去的。這種想像若是實在，固然足令道學家搖頭歎息，我却覺得這倒還好，因為至少這是她們自願，而出於本能的需要的墮落也總還在自然的範圍以內。可惜事實並不如此，我不知道統

計，我想她們大抵都是合法的由其家族的有權者賣出來幹這生意，她們大約也未必比較在閨閣裏做小姐夫人的姊妹們特別不貞潔。這生活實在比做白鴨也差不許多，只好在留下一條性命，究竟螻蟻尚且貪生，不來幸她也只索活下去，結果是或者習慣了，正如凡事都可以習慣，或者便怨恨，如不敢怨父母，那麼自然就怨社會。於是這成了問題，做了孝女的不能再做忠良了，忠孝不能兩全，害得老太爺在鄉下蹶腳着急，趕緊寫信託烏龜監督他的女兒，不要走入邪路，……這種情形想起來真是好玩得很，竟不知道這是一幕喜劇還是悲劇也。

關於娼妓，我的意見是很舊的。賣淫我以為並不是女人所愛幹的事，雖然不幸她們有此可能。昔康南海反對廢止拜跪，說天生此膝何用，另外又有人說，人的頸子長得細長如壺盧，正好給人家來砍，覺得甚是冤枉，此二者亦是同樣的不幸。我最佩服德國性學大師希耳須弗耳特在東方游記男與女裏所說的話，關於中國賣淫問題的我曾經抄譯過一段，在南京與衛生部長劉瑞恆博士的談話：

「部長問，對於登記妓女，尊意何如？你或當知道，我們向無什麼統制的辦法。我答說，這沒有多大用處。賣淫制度非政府的統制所可打倒，我從經驗上知道，你也只能停止他

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記並不能防止花柳病。從別方面說，你標示出一羣人來，是最不公平的侮辱她們，因為賣淫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犧牲，也是使用她們的男子或是如中國常有的爲了幾塊銀元賣了她們的父母之犧牲也。部長又問，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遏止賣淫呢？我答說：什麼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廣遠的，更深入於社會學的與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這些廣遠的改革是怎樣的呢，他沒有說，或者因爲是近於危險思想的緣故呢，還是對了大官反正說也無用，所以不說的呢，均未可以。他對於女人的人身賣買這事大約很是痛心，臨別對於日本的勸告在厲行人口政策注意生育節制以免除侵略之外也就只是希望停止這賣身惡習。游記第七節中云：

「現在日本有女人賣買的生意麼？國際間是沒有了，如大家所信，但是在國內還是非常發達。經過重複證明之後我們才敢相信，父母往往只爲了幾百圓錢願意把自己的半長成的女兒賣到妓院裏去。雖然他們婉曲的稱之曰租出，不過事實還是一樣，爲了若干的錢，依照女人的容色而定，他們便把女兒交出去，去幹混雜的性關係的事。

此後這是女人的義務去賺回她所值的這些錢來。在每次被性的使用了之後，從她給妓



老板賺來的金錢中間劃出極小的一個分數，記在她的名下。這樣總要花好幾年的光陰才能抵清那筆欠款，若不是她找到一個人，他肯去與老板商妥，贖她出來。這是日本娼妓的唯一的夢，因為她們並不是喜歡幹這生意，却只承受了當作一種子女的義務，為她們所不能也不想逃避的。」後面記有去訪問娼妓藝妓的記事，有一段很有意思：

「我在穴森的妓院得到一個很可紀念的經驗，這地方是參拜的靈場，離橫濱不遠，有一座古廟供養稻荷神，狐狸是他的神使。正如普通在聖地的近旁一樣，此地也有許多歡樂之家，那些參拜者很熱心地去拜訪，在他們放下了祭品說過了祈禱之後。

在這樣的一家裏，我的同伴——他說日本話同德文一樣的流暢，介紹我於女郎們說是從德國來日本的一位學者。（關於德國她們在大戰時是聽過了很多的。）圍了清白的火盆坐着的我們一行中有一妓女請翻譯問我：是否我能夠從手掌上看出未來休咎。我答說，不會從手掌上，但會從臉上看。

她們於是用了種種問題圍攻我了。她們還要多久留在這妓院裏？她們將來可以嫁人麼，那麼什麼時候：她們會有小孩麼，那麼幾個？她們的生着病的母親會好麼？還有許多別的種

種問題。我研究她們的臉，特別是嘴邊的一圈，告訴她們一兩句話，都顯明地給了一種印感。女郎一個個的進來，隔壁妓院的女郎也來了，用人們被叫了來，女主人們也出現了，總而言之，一時有點走不出這地方的情形。使我特別感動的是那小高森的羞慚愁苦的臉，她剛在前一日被她母親送到這裏來，在幾小時前被破了童貞的。我告訴她，在幾年之內會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那時她蒼白的小臉才明朗一點，像是一個聖母的臉。」無論在日本的江戶繁昌記或是中國的秦淮畫舫錄裏，都找不出這類文章，「西儒」終不可及也。半生所讀書中性學書給我影響最大，靄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鮑耶爾，凡佛耳台，希耳須，弗耳特之流，皆我師也，他們所給的益處比聖經賢傳爲大，使我心眼開擴，懂得人情物理，雖然結局所感到的還是「怎麼辦」(Ordo dielati?)這一句話，不抄福音書而重引契耳尼舍夫斯奇，可見此事之更難對付了。英詩人凱本德有言，婦女問題須與勞動問題同時解決，這話大約是不错的，但是想到賣淫與男權制度(Patriarchia)有關，那麼無論有何改變，也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女同志着實未可樂觀耳。

## 女子的去路

離開故鄉以後，有十八年不會回去，一切想必已經大有改變了吧。據說石板路都改了馬路，店門往後退縮，因為後門臨河，只有縮而無可退，所以有些店面很扁而淺，櫃臺之後剛容得下一個夥計站立。這倒是很好玩的一種風景，獨自想像覺得有點滑稽，或者簷前也多裝著蹩腳的廣播收音機，吱吱喳喳地發出非人間的怪聲吧。不過城郭雖非，人民猶是，莫說一二十年，就是再加上十倍，恐怕也難變化那裏的種種瑣屑的悲劇與喜劇。木下柰太郎詩集食後之歌裏有一篇石竹花，民國十年曾譯了出來，收在陀螺裏，其詞云：

「走到薄暮的海邊，

唱著二上節的時候，

龍鍾的盲人跟著說道，

古時人們也這樣的唱也！

那麼古時也同今日沒有變化的，

人心的苦辛，懷慕與悲哀。

海邊的石牆上，

淡紅的石竹花開著了。」

近日承友人的好意，寄給我幾張紹興新聞看。打開六月十二日的一張來看時，不禁小小的吃了一驚，因為上面記著一個少女投井的悲劇。大意云：

「城東鎮魚化橋直街陳東海女陳蓮香，現年十八歲，以前曾在城南獅子林之南門小學讀書，天資聰穎，勤學不倦，唯不久輟學家居，閑處無俚，輒以小說如三國志等作為消遣，而尤以劉香女一書更百看不倦，其思想因亦為轉移。民國二十年間由家長作主許字於嚴某，素在上海為外國銅匠，蓮香對此婚事原表示不滿，唯以屈於嚴命，亦無可如何耳，然因此態度益趨消極，在家常時茹素嗔經，已四載於茲。最近聞男家定於陰曆十月間迎娶，更覺抑鬱，乃於十一日上午潛行寫就遺書一通，即赴後園，移開井欄，躍入井中自殺。當赴水前即將其所穿之黑色哩嘰鞋脫下，擱於井傍之樹枝上，遺書則置於鞋內。書中有云，不願嫁夫，得能清稿了事，則反對婚姻似為其自殺之主因，遺書中又有今生不能報父母辛勞，只得來生犬馬

圖報之語，至於該遺書原文已由其外祖父任文海攜赴東關，堅不願發表全文云。」

這種社會新聞恐怕是很普通的，爲什麼我看了吃驚的呢？我說小小的，乃是客氣的說法，實在却並不小。因爲我記起四十年前的舊事來，在故鄉鄰家裏就見過這樣的少女，拒絕結婚，茹素誦經，抑鬱早卒，而其所信受愛讀的也即是劉香寶卷，小時候聽宣卷，多在這屠家門外，她的老母是發起的會首。此外也見過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劇的顯晦大小雖不一樣，但是一樣的暗淡陰沈，都抱著一種小乘的佛教人生觀，以寶卷爲經史，以尼菴爲歸宿。比種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雖然爲時光所掩蓋，不大顯現出來了，這回忽然又復遇見，數十年時間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別一意義的今昔之感。比數十年中有甲午戊戌庚子辛亥諸大事，民國以來花樣更多，少信的人雖不敢附和謂天國近了，大時代即在明日，也總覺得多少有些改變，聊可慰安，本亦人情，而此區區一小事乃即揭穿此類樂觀之虛空者也。

北平未聞有宣卷，寶卷亦遂不易得。湊巧在相識的一家舊書店裏見有幾種寶卷，劉香女亦在其中，便急忙去拏了來，價頗不廉，蓋以希爲貴歟。書凡兩卷，末葉云，同治九年十一月吉日曉庵氏等敬刊，板存上海城隍廟內翼化堂善書局，首葉刻蟠龍位牌，上書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四句，與普通佛書相似。全部百二十五葉，每半葉九行十八字，共計三萬餘言，疏行大字，便於誦讀，唯流通甚多，故稍後印便有漫漶處，書本亦不闊大，與幼時所見不同，書面題辛亥十月，可以知購置年月。完全的書名爲「太華山紫金鎖兩世修行劉香寶卷」，敘湘州李百倍之女不肯出嫁，在家修行，名喚善果，轉生爲劉香，持齋念佛，勸化世人，與其父母劉光夫婦，夫狀元馬玉，二夫人金枝，婢玉梅均壽終後到西方極樂世界，得生上品。文體有說有唱，唱的以七字句爲多，間有三三四句，如俗所云攢十字者，體裁大抵與普通彈詞相同，性質則蓋出於說經，所說修行側重下列諸事，卽敬重佛法僧二寶，裝佛貼金，修橋補路，齋僧佈施，周濟貧窮，戒殺放生，持齋把素，看經念佛，而歸結於淨土信仰。這些本是低級的佛教思想，但正因此却能深入民間，特別是在一般中流以下的婦女，養成她們一種很可憐的「女人佛教人生觀」。十五年前曾在一篇小論文裏說過，中國對於女人輕視的話是以經驗爲本的，只要有反證這就容易改正，若佛教及基督教的意見，把女人看作穢惡，以宗教或迷信爲本，那就更可怕了。劉香女一卷完全以女人爲對象，最能說出她們在禮教以及宗教下的所受一切痛苦，而其解脫的方法則是出家修行，一條往下

走的社會主義的路。卷上記劉香的老師真空屈在福田菴說法，開宗明義便立說云：

你道男女都一样 誰知貴賤有差分

先說男子怎樣名貴，隨後再說女子的情形云：

女在娘胎十個月 背娘朝外不相親

娘若行走胎先動 娘胎落地盡嫌憎

在娘肚裏娘受獄 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 嫌我女子累娘身

爺娘無奈將身養 長大之時嫁與人

嫁人的生活還都全是苦辛，很簡括的說道：

公婆發怒忙陪笑 丈夫怒罵不回聲

剪碎綾羅成罪孽 淘籬落米罪非輕

生男育女穢天地 血裙穢洗犯河神

點脂搽粉招人眼 遭刑犯法爲佳人

若還堂上公婆好

週年半載見娘親

如若不中公婆意

娘家不得轉回程

這都直截的刺入心坎，又急下棒喝道：

任你千方并百計

女體原來服侍人

這是前生罪孽重

今生又結孽冤深

又說明道：「男女之別，竟差五百劫之分，男爲七寶金身，女爲五漏之體。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樂，由他做主。既成夫婦，必有生育之苦，難免血水，觸犯三光之罪。」至於出路則只有這一條：

若是聰明智慧女

持齋念佛早修行

女轉男身多富貴

下世重修淨土門

我這裏仔細的摘錄，因爲他能夠很簡要的說出那種人生觀來，如我在卷上所題記，悽慘抑鬱，聽之令人不歡。本來女子在社會上地位的低盡人皆知，俗語有做人莫做女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之語。汪悔翁爲清末奇士，甚有識見，其二女出嫁皆不幸，死於長毛時，故對於婦



女特有創見。乙丙日記卷三錄其「生女之害」一條云：

「人不憂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憂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後又說明其害，有云：

「平日壻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無限煩惱。壻家有言不敢校，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氣，己不敢校，遂爲衆人之下。」此只就一私情」言之，若再從「公義」講，又別有害：

「通籌大局，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故其所舉長治久安之策中有下列諸項：

「弛溺女之禁，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家有兩女者倍其賦。嚴再嫁之律。廣清節堂。廣女尼寺，立童貞女院。廣僧道寺觀，唯不塑像。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又有云：

「民間婦女有了錢，則貧者不養女而溺女，富者始養女嫁女，而天下之貧者以力相尙者不才者皆不得取，而人少矣，天下之平可卜。」梅翁以人口多爲禍亂之源，不愧爲卓識，但其方法側重於女人少，至主張廣溺女之法，則過於偏激，蓋有感於二女之事，對於女人的去

路只指出兩條最好的，即是死與出家，無意中乃與女人佛教人生觀適合，正是極有意義的時。悔翁又絮絮於擇壻之難，此不獨爲愛憐兒女，亦足以表其深知女人心事，因愛之切知之深而欲求徹底的解決，唯有此忍心害理的一二下策矣。劉香女卷以佛教爲基調，與悔翁不同，但其對於婦女的同情則自深厚，唯愛莫能助，只能指引她們往下走去，其態度亦如溺女之父母，害之所以愛之耳。我們思前想後良久之後，但覺得有感慨，未可贊同，却也不能責難，我所不以為然者只是寶卷中女人穢惡之觀念，此當排除，此外真覺得別無什麼適當的話可說也。

往上走的路亦有之乎？英詩人卡本德云，婦女問題要與工人問題同時解決。若然則是中國所云民生主義耳。雖然，中國現時「民生」只作「在勤」解，且俟黃河之清再作計較，這裏只替翼化堂充當義務廣告，勸人家買一部劉香寶卷與乙丙日記來看看，至於兩性問題中亦可藏有危險思想，則不佞未敢觸及也。

廿五年六月廿五日，於北平。（選自宇宙風）

# 合衆書店新書目錄

上海東路一四三號

魯迅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小仲馬著 夏康農譯 茶花女	洋裝一冊	實價六角
沫若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高爾基傑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八角
茅盾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現代名人書信	洋裝一冊	七角五分
巴金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現代應用文大全	洋裝一冊	實價八角
達夫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現代交際大全	洋裝一冊	實價八角
老舍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歐陽修散文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二角
冰心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韓柳散文選	洋裝一冊	一角八分
丁玲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新文學概論講話	洋裝一冊	二角二分
周作人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現代文學研究	洋裝一冊	實價二元
葉紹鈞代表作選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楚霸王故事	洋裝一冊	二角五分
高爾基代表作	洋裝一冊	實價八角	伍子胥故事	洋裝一冊	二角五分
現代文選	洋裝一冊	實價一元	英文英法作文典	洋裝一冊	六角五分
魯迅：雜感集	洋裝一冊	實價七角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一)	洋裝一冊	三角五分
魯迅：二心集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二)	洋裝一冊	實價九角
魯迅：散文集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	狐狸緣	洋裝一冊	實價二角
魯迅：拾另集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	切餘灰	洋裝一冊	一角七分
魯迅的蓋棺論定	洋裝一冊	實價四角	新軍歌一百首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
郭沫若：童年時代	洋裝一冊	三角五分	現代軍歌新集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
張資平：青年的愛	洋裝一冊	五角五分	大衆軍歌百曲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

# 現代十大名家代表作

選名家最近傑作

魯迅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沫若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茅盾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周作人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老舍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巴金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達夫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葉紹鈞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冰心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丁玲代表作選 實價五角

集傑作中之代表

版權所有 (C)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再版

周作人代表作選

(全書一冊)

實價國幣

一元二角

編輯者 張均

發行者 全球書店

出版者 全球書店

印刷者 全球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355B

